

中國國民黨叢書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上卷

馮自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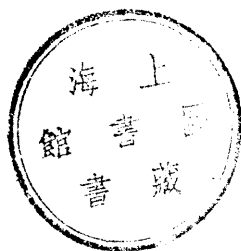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中國國民黨叢書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上卷

馮自白著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6 25948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中國國民黨叢書敘言

本黨創立五十餘年；自與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胥由總理艱難締造，期以負荷建國大業。滿清顛覆，民國紀元，封建勢力，興替不一。一時代有一時代之革命任務，本黨靡不肩其艱鉅，而全力以赴。此五十年間，革命精神，炳如日星，而史實浩瀚，追述匪易，時日久遠，老成凋謝，史跡淹滅，整理益難。本黨同志，恐俱有伏生百歲言不可曉之感。本叢書之編輯，實不可一日緩矣。

世界各民族之復興，莫不有其中思想之導引。我國處茲抗戰建國同時並進之際，凡我同胞，俱能激發良知，堅強抗戰信念者，實賴本黨總理所倡導之三民主義，與總裁堅苦卓絕之奮鬥精神所感召。本叢書之目的，即在加強國民對本黨之認識，使全國國民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堅固凝結，共赴抗戰建國之大任。

由上所述。本叢書之編輯，要在發揚本黨之光榮歷史，闡明總理之遺訓，暨總裁之偉大言行，與夫我革命諸先進之革命理論，俾全國民衆以三民主義爲鵠的，確立共同之信念，以奠定民族復興之始基。茲乃蒐集資料，博採羣言，依歷史之演變，辨性質之異同，分爲

下列四篇：（一）與本黨歷史有關之事件，如與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之文獻等；（二）總理與諸先進所發表之一切革命理論；（三）總裁歷次發表對內對外之重要言論；（四）中外學者發揚本黨主義之論著；俾讀者手此叢書，即可窺得本黨史實及有關本黨著述之全豹。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其五志以達道義居首。劉知幾廣以三科，立有「明罪惡」之目。蓋書而不法，何以示後？彰善癉惡，古賢所尚。本叢書之取材，自以道德文章允可昭垂後世者為限，雖在黨國會獲虛譽，今已叛變辱節者，衆已共棄，罪不可贖，此類文件，自在屏棄。

本叢書之編輯，專屬草創，見聞未廣，徵集斯難。辛亥以前，年代久遠，本黨文獻，既多遺逸。民元以後，迭遭變亂，亦復散失，纂編斯集，僅俱粗規，蕪略簡略，在所難免，惟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則所望假以時日，旁求博採，則補遺益陋，謹俟賢哲，探蹟索隱，有待大雅矣。

章序

自亡清義和團之變，而革命黨始興；至武昌倡義，凡十一年；自武昌倡義至於今，又十七年；事狀紛拏，未嘗有信史，故舊或勸余爲之，余猶豫未下筆，蓋身不與其事者，非審問則不敢言；身與其事者，所見乾沒枝戾之事亦多矣，書其美不隱其惡，或不足以爲同志光寵，是以默而息也。南海馮自由，與同盟會最久，又嘗爲稽勳局長，以其所見，又徧訪故舊，而作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雖未周悉，然阿私之見少矣。其以開國前名者：以爲情有誠僞，事有輕重，事後之所爲者，不得與事前比；且將以前之艱難，曉示後進，使無敢悔者舊、擅興作也。夫天下、神器也，有異族逼處於此幾三百年，猝然欲還吾所固有者，此非一手一足之所勝任可知已。是故提倡之與實行，其功相衡，其人亦衆多，莫適爲主。當提倡時，小小舉兵，固有焉，而皆獲其邊垂，事不久長；及夫據形勢，擣中堅，往往實行者自爲之，謂不在提倡者度中，誠不可！若乃起某時，攻某地，發令而告，刻日而會，則非提倡者所能與也。且事常有素所驟忽，或異同錯雜其間，而卒有成就者，斯固始慮所不及也。光復會比於同盟會，其名則隱，然安慶一擊，震動全國，立懦夫之志，而啓義軍之心，則徐錫麟爲之也。孫、

黃存同盟會，所見頗異，時多謂黃迂闊不足應變，然廣州之役，震動侷于安慶，而爲武昌事先驅，則黃興、趙聲爲之也。譚人鳳、宋教仁、素親黃興，廣州之役，則二子以爲輕舉，黃興亦不肯聽其言，然還入中原，引江上之勢，而合武昌之羣黨，未半歲遂以集事，則譚人鳳、宋教仁爲之也。共進會出同盟會後，黃興在日本東京，聞之不怡；與其首領焦達豐爭辯，焦亦抗言不肯屈；然武昌之起，黃興所不與知也。譚宋雖和會其人，乃謂舉兵當俟三年後，及決策奮起，後引湘中，而前舉漢上，豪帥制兵，齊勢並舉，則焦達豐爲之，而自孫武以下，率兼入共進會者也。自徐錫麟死，光復會未有達者；李燮和乃流寓爪哇一教員耳，而能復振其業，返歸滬海，與湘軍東伐者相結。江南製造局之役，事敗氣燄，乃以數百人宵突其門而舉之！上海一下，江浙次第反正，則李燮和爲之也。徐錫麟趙聲最先死，達豐事成亦遽死，教仁與人鳳又次第死，而燮和乃陷入帝制，爲世詬病。故自民國九年以後，知當時實事者已少，夸誕之士，乃欲一切籠爲己有，亦曷足怪乎？且革命者，非常之事，固志士仁人之所憤也；開國以還，惟禁錮起抗帝制，有恢復功；其餘或事易不足數，或其始頗循名義，而終自負其言。操之太蹙，則于國家人民，禍福未可知也。自由之爲此，蓋痛生民之無告，念亂流之不已，謂其本皆由不窺前事致之，亦可謂發憤有作者矣。余于開國前後諸大事，聞其謀與

其役者頗衆，雖不敢謂有功，自視亦庶幾無疚；獨民國二年，以宋教仁之死，同志發憤與中央政府抗，余亦頗與焉。稽之大法，蓋不可以爲至當矣。顧其時清故恭親王潛謀復辟，因緣張勳，與南方人士相聞，同志不深觀其利病，欲因勢就居之，余力言其非始已。不然，與宗社黨同污，所謂志士者竟安在耶？此猶可以自慊者也。綜觀開國以來十餘年中，贊帝制，背民國，延外患，參賄選，及諸背義賣友之事，革命黨之不肖者皆優爲之，獨復辟事不與，則事前訓練之功猶不可沒，此余所願舉以告天下者也。

民國十有七年七月章炳麟序。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萱野長知致著者書

自由先生閣下：久違久違，想念之至！弟近亦脫離政界，不爲一切之競爭；現方從事礦山探掘。所說中華革命運動，革命黨從事于此，數十年於茲矣！而革命大業得以屹然於世界者，其經過歷史，千頭萬緒，無一非諸同志慘憺經營斷頭流血之收穫物也。閣下夙與孫公中山同志首唱革命，南船北馬，三十餘年，民國前後革命之役，靡不參與其間，故於公祕事實均知之最稔；今有志編輯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在閣下確爲惟一之編輯適任者也。刻成之時，可以彰潛德之幽光，慰故人于泉下，亞洲之紙價，必因之昂騰，可預決矣。但弟所希望者有三：（甲）毋偏于廣州及廣東人；（乙）毋誤第一次革命之真相；（丙）毋忘同盟會前後各省同志之苦心運動，如克強、教仁、人鳳、諸兄之歷史，及諸老同志之事實。另封寄呈寫真一枚，卽弟于潮州失敗後，與許雪秋、喬義生、方漢城、諸兄逃亡汕頭時攝影者，弟所藏一二三之三次革命紀念材料極多，現在整理中，大著出版時，請先惠一本，弟當亟行翻譯發表，以餉邦人。此候暑安！

弟萱野長知。 七月三十一日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

自序

中華民國成于革命黨之手，此世人所公認也。今距民國建元十有七年矣，爲問四萬萬人中能言民國創作之歷史者幾何人乎？環顧海內外，能答此問者，蓋寥落若晨星之可數焉。嗚呼！此真民國存亡之一大關鍵也。夫水有源，木有本，身爲民國國民，而于國家締造之艱難，乃茫然無所知，則欲其克盡國民之天職。相與愛護而光大之也，不亦難哉！由此可知近年共產異說得以流毒于中土，而一般青年學子紛然爲赤俄作虎狼者，誠非無故矣。余維民國歷年肇亂之原因，由於國人愛國心之缺乏，而愛國心之缺乏，則由於革命開國史之未備，斯固革命黨後死者未了之責也！余革命黨之一員也，行年十四（乙未），卽獲訂交孫逸仙、陳少白，兩先生於余父之文經商店，自與中會以迄同盟會大小數十役，什九與聞其事，且主持香港中國日報有年，民元長臨時稽助局時，於各省革命事跡之調查，尤不遺餘力，故三十年來寶藏革命時代之各種筆記報章表冊等等，爲數至夥，宜乎可以從事於革命史之編輯矣；其所以遲遲未克蕆事者，則以余於民二七月贛甯二次革命之役，嘗爲袁世凱逮捕繫獄，所存文卷，亦多墮穢助局檔案而致散失，是以有願未逮，憾也何如！乃觀輓近人心變幻，與時俱進，

禮義廉恥，蕩然無存，益覺編輯革命史之舉爲刻不容緩。於是重行搜集舊稿，並廣徵故舊同志所經過之事實，筆之於書，凡三十餘萬言，題曰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所以定名開國前者，卽明示辛亥前後革命事跡之輕重大小爲不容混淆也。余不敢謂此取材之豐富出於一切載籍之上，然自信此書實較出版以前之任何記載爲詳細確實，此余可以負責公言者也。又此書以急於付梓之故，未能向故舊同志一一探求事實，掛一漏萬，誠所不免，補苴罅漏，請俟異日。海內外諸同盟，其有短篇隻字，列舉所知，以匡余不逮者乎？余引領望之！

民國十七年四月馮自由自序於上海。

本書大意

一、本書定名開國前者，以民元南京參議院制定臨時稽勛局官制，有開國前及開國時之區別，著者前掌稽勛，卽以此爲標準，規定乙未廣州失敗至辛亥八月武昌起義以前諸役爲開國前，從武昌起義至民元新正南京政府成立爲開國時，從南京政府成立至三月統一政府成立爲開國後。（例如辛亥八月前捐餉一元，可抵南京政府成立前捐餉十元，又可抵統一政府成立前捐餉百元。）本書之編輯，亦從斯義，以武昌起義之日爲止。至於開國時記載，亦當另行徵集，繼續出版。

一、本書以香港中國日報、及著者歷年筆記、民元臨時稽勛局調查表冊爲底本，著者于庚戌冬（清宣統二年）嘗彙集藏稿，撰一文曰中國革命之種種運動，載諸雲高華埠大漢日報、及舊金山大同日報，約四五萬言，爲庚戌以前最翔實之革命記事。此稿不幸于民二七月袁世凱派兵大搜稽勛局時，同時散失。而求諸美洲二報，亦復無存，故本書之編輯，不得不另起爐竈，重行搜集材料。

一、本書最有力之助者，爲老友陳君春生；陳君任中國日報筆政最久，生平有珍藏舊書報癖，

著有滿清二百年來失地記、漢滿民族戰史、客民源出漢族論、諸書，皆極有價值之作；其人志節清高，不求聞達，民國以來，未列仕籍，近年竟致窮無立錫，求一噉飯地而不得，亦可慨矣！民八某月聞著者有搜羅革命史料之志，乃舉其多年保存之中國報及各種書報盡以見惠，就中多屬碩果僅存之舊稿，彌足寶貴，匪獨令本書生色不少，他日正史有成，當亦拜其嘉賜也。

一、中山先生自傳頗有錯漏，最著者，如甲辰（清光緒三十年）東京軍事學校之組織，丁未（清光緒三十三年）汕尾連械之失敗，及乙巳（清光緒三十一年）著者被派赴香港辦理黨務、務報務等事，均一字不載；又如丙午（清光緒三十二年）喬君義生偕法武官過南京，僅結識巡警局同志蔡某等數人，而自傳謂趙伯先約營長以上皆往見；又戊申（清光緒三十四年）河口之役，黃君克強親入軍中，數日始出，人所共知，而自傳謂克強至半途即被法官扣留遣送，一似克強足跡並未履及河口也者，凡此諸點，皆與事實不符。著者八年前已請中山先生據實修正，先生謂須俟修革命史時始可詳細補入，且屬著者廣集史料，以資考證。今中山先生逝矣，修正之責，著者義不敢辭，一得之愚，想亦為參與諸役同盟所樂聞也！

一、本書材料搜集二十餘年，無一字無來歷，除著者躬親參與者外，如與中會事實，係得自中山先生及陳少白、謝讚泰、（著有英文中國革命祕史，敘述與中會事頗詳，載香港南華早報，另有單行本。）尤列、諸君；華興會及同仇會事實，係得自劉揆一君；歐洲同盟會事實，係得自賀之才、史青、朱和中、諸君；防城鎮南關欽廉河口諸役事實，係得自黃克強、王和順、黃明堂、諸君；武昌發難事實，係得自宋教仁、譚人鳳、孫武、鄧玉麟、吳醒漢、潘公復、諸君；其他諸役，或根據舊報筆記，或探詢關係人員，皆一一據實述載，無一毫私見存焉。

一、東京同盟會本部經過，以劉揆一、何天炯、二君知之最詳，而黨冊盟書則概存何君手，民十三何君有革命史衡之編纂，求助于著者，并以無赫齋主名義致函諸老友、徵求革命事實，旋退處興寧鄉中，從事著述，乃所業未竟，而病死于鄉，故老凋謝，良可痛嘆！聞遺稿材料極富，著者已請何君介弟天瑞以其遺稿見贈，俟寄到時，即當另印專本，以餉同志。

一、本書以同盟諸老友敦促出版，急於付梓，故未暇將原稿向每役關係者一一徵求意見，而每段敘述事實，往往雜亂無章，亦未能加以藻飾，掛一漏萬之嫌，疊床架屋之誚，自知

不免，容俟續版時再行訂正。

一、本書大體脫稿已久，以尙須向參與諸役各老友徵求材料，藉資考證，往往因一二事實或地方年月日小故，稽延時日；加以著者數年來忙于商業，無暇執筆，僅能于持籌握算之餘，稍事文字生活，近年所接海內外同志催促全書出版之函，不下千數，尙祈諒之。

一、本書所載光復會及丁未安慶紹興二役紀事，多取材于戊申年陶君成章所著浙案紀略。此文初登緒緬甸仰光光華日報，繼復轉載于新加坡中興日報，兩報皆同盟會機關報也。陶君爲光復會主要人物，所述自較他人爲特詳，著者不敢掠美。

一、近人著中國國民黨史稿所載丁未九月汕尾運械事件，謂「萱野運械失敗，遂運往台灣寄存，後由二辰丸運往香山，是爲二辰丸之交涉案。」云云，殊屬失實。此役爲著者躬親參與，所有香港匯款派人各事皆曾一手經理，故知之最詳。當日運載革命黨軍械失敗之日輪辛運丸歸抵長崎，卽受日政府嚴重監視，所載軍械亦被扣押。二辰丸軍械查係澳門奸商柯某私運營利之物。與革命黨實風馬牛不相及，不可不辯。又是役在汕尾担任用帆船接械者爲許雪秋君，史稿誤作鄧慕韓君，亦宜更正。

一、辛亥八月防城一役，革命軍進至靈山卽失敗解散，並未到達廣西境界。丁未九月二日孫

中山先生致南洋同志函。（見近人所編總理全集第三集一一五頁）有八月初五六兩日連破橫州永淳兩縣等語，實屬傳聞之誤。蓋當時最初揭載此項消息者爲上海各報專電，香港中國日報卽據爲宣傳資料，及後始知爲絕非事實，此係著者在中國日報編輯任內之事，應負責更正，以符史義。

一、查乙未廣州一役捐助巨款者，尙有香港富商余育之君，時國人視謀反作亂甚于蛇蝎，而余君獨能釀資萬數千元，尤屬難能可貴。當時掌理興中會財政者爲楊衢雲君，後人以余君義捐非孫中山先生經手，遂未爲之表彰，殊欠公允。余君破產已二十餘年，現充上海冠生園招待員，世人誰復知此老爲三十年前富甲香港之革命黨老前輩耶。近人言黨統者多持門戶之見，甚或數典忘祖，以曾出大力之興中會員如余君者，尙且湮沒無聞，則慨助徐錫麟君以巨資之許仲卿君，更無論矣。此種褊狹之見解，著者殊不敢從同，容俟本書上編修訂時，更補敘余君釀款事，以彰義舉。

一、孫中山先生于乙巳同盟會成立後，是年冬曾遊歐洲一次，至丙午三月始由法國馬賽港首途東歸，有陳楚楠君所藏著者致南洋同志書可證。（見本書第二十九章）本書上編漏載此事，容後補敘。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目錄

章序

萱野長知致著者書

自序

本書大意

第一章 中國革命之動機……………一

革命之趨勢 孫中山先生略歷 檀島華僑之資助 楊衢雲略歷

第二章 興中會……………六

孫楊之聯合 宣言書之頒佈 中外人之贊助 會長之選舉 革命方略之會議
失敗後之活動 孫楊之會長問題

第三章 乙未廣州之役……………一四

起事之籌備 失敗之原因 黨人之就義 黨人之出險 朱洪寶黨問題 譚鍾
麟之奏摺

第四章 橫濱興中會及中和堂……………二六

孫總理到日情形 興中會與中和堂 大同學校與華僑學校

第五章 丙申孫總理歐美之遊……………三一

孫總理二次到檀 初次遊美之成績 倫敦使館之被囚 師友營救出險

第六章 革命保皇兩黨之衝突……………三五

兩黨衝突之原因 廣滬兩派之盛衰 戊戌後康黨之氣焰 謝康之聯合運動
孫梁攜手之經過 檀島保皇會之成立 日本志士之入獄 唐部對康梁之惡感
各地黨報之鏖戰

第七章 東京留學界之革命潮…………… 四六

自動的革命思想 最初之出版物 勵志會與廣東獨立協會 學生會館與亡國
紀念會 新年團拜之演說 拒俄義勇隊之成立 革命軍事學校之組織 革命
書報之日盛 湘學生與華興會 陳天華議請立憲

第八章 庚子李鴻章之獨立運動…………… 五一

劉學詢之活動 香港總督之善意 兩廣獨立之失望

第九章 正氣會及自立會…………… 五七

唐才常與兩黨 留學生之參加 正氣會之成立 自立會與國會

第十章 庚子秦力山大通之役……………六二一

起事之籌備 大通之佔領 自立軍之失敗

第十一章 庚子唐才常漢口之役……………六五

起事之佈置 海外之匯款 擁張獨立之破裂 漢口機關之失敗 沈蕙新堤之失敗 湖南之黨獄 黨人之出險 保皇會之報 書 張之洞之奏摺

第十二章 庚子惠州三洲田之役……………八一

發動之籌備 總理入惠之被阻 三洲田之根據地 第一次之大捷 新安虎門之停頓 第二次之大捷 博羅之響應 第三次之大捷 第四次之大捷 運械計畫之頓挫 革命軍之解散 清吏之奏摺 楊衢雲之被害

第十三章 庚子史堅如謀炸德壽……………九二一

史堅如略歷 入黨之決心 革命之運動 暗殺之佈置 被逮時情形 清吏之
文告

第十四章 壬寅支那亡國紀念會……………一〇〇

留學生與亡命客 章太炎略歷 紀念會之發起 紀念日之各地情形

第十五章 壬寅洪全福廣州之役……………一〇七

洪全福略歷 謝讚泰與容闈 李紀堂之資助 外人之同情 起事之策略 事
洩之原因 黨人之生死

第十六章 上海志士及蘇報案……………一一四

新學書報之先河 經元善與唐才常 龔超之獄 作新社與大陸報 張園之拒
俄大會 反對王之春之通電 教育會與愛國學社 四民公會與國民議政會
鄒容之革命軍 章太炎之駁康書 蘇報之歷史 清吏捕人之運動 蘇報案發

生情形 會審公廨之審訊 章鄒案之原告問題 章鄒案之判決 國民警鐘二報之繼起

第十七章 癸卯周雲祥臨安之役……………一三〇

保瀆會與周雲祥 清吏之激變 臨安之佔領 雲祥之抱負

第十八章 癸卯東京革命軍事學校……………一三三

孫總理與留學界 日野與軍事學校 校內之規制及學科 解散之原因

第十九章 甲辰孫總理歐美之遊……………一三六

檀島黨報之創辦 大同日報之改組 洪門總註冊之成績 總理之對外宣言

第二十章 革命黨與洪門會黨之關係……………一四四

洪門之源流及派別 洪門之祕密記號 致公堂與保皇黨 革命黨與哥老會

致公堂與孫總理 橫濱之三點會 加拿大政公堂之殊勛 與革命無關之洪門團體

第二十一章 甲辰馬福益長沙之役…………… 一五二

禁止愛國之反感 黃軫與劉揆一 最初之籌備 華興會與同仇會 起事之策
略 黨人之出險

第二十二章 甲辰萬福華鎗擊王之春…………… 一五六

萬福華鎗歷 鎗擊王之春情形 黃興等之被逮 審訊與判決

第二十三章 香港中國報及同盟會…………… 一六〇

革命報之元祖 鄭貫一與新聞界 陶模與洪全福 兩黨報之筆戰 粵路風潮
與禁報 同盟會之組織 黃克強與吳崑 康同壁之涉訟 三民主義之來源
同盟會之活動 丁戊兩年之軍務 天討案與二辰丸案 民生書報社之發展

南方支部與新軍之役 時事畫報之復活 馮自由之遊美 辛亥一年之活動
革命之三時期

第二十四章 歐洲同盟會…………… 一七四

湖北學生與留歐學生 留歐學生與孫總理 比京革命團體之組織 德法二國
之革命團體 總理之外交活動 王發科等之叛盟 新革命團體與公民黨 新
世紀報與無政府黨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

第一章 中國革命之動機

革命之趨勢

孫總理略歷

檀島華僑之贊助

楊衢雲略歷

【革命之趨勢】 吾國自太平軍興以後，種族思潮，磅礴全國，滿虜二百數十年之基業不絕如縷；雖洪氏中道挫折，而反清復漢之思想，已深潛於秘密會黨之間，牢不可拔，其動機殆成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之勢矣。及甲申（清光緒十年）甲午（清光緒二十年）二役之敗，割地喪師，民怨沸騰，有識之士，漸知非變法不足以圖強，非革命不足以救國，於是有所謂革命維新之政治團體出焉。主張驅除滿族，創立民國之政治團體，曰興中會；其首領為孫中山（以下簡稱總理）楊飛鴻兩先生。主張保存清室，變法圖存之政治團體，曰強學會，其首領為康有為。孫楊（楊原籍福建）康三氏，皆粵人也。其初兩派對於國事，宗旨均頗接近，孫於乙未（清光緒二十一年）廣州發難之先，嘗赴天津，上書李鴻章，條陳改革，而康之弟廣仁，

及其徒何章、陳千秋，於戊戌（清光緒二十四年）政變之前，亦嘗詣孫楊磋商合作，故當日兩派如聯合謀國，原非不可能之事；顧孫以不見納於李鴻章，知清廷漢大員不足與謀，遂與楊飛鴻同組織興中會，爲革命之原動力；康則於戊戌政變後，深感清帝知遇，創設保皇會以竭其犬馬戀主之誠；由是革命保皇兩黨，勢同水火，此四百餘州之革命大舞臺，遂由興中會領導前進焉。

【孫總理略歷】興中會首領孫文、字逸仙、又號德明、粵之香山人也。乙未年亡命日本，嘗從東俗，自號中山樵，或稱高野長雄，近人所稱中山，卽其留日時別號也。總理少有大志，廣交遊，居常最好搜索太平天國遺事，年二十，肄業於廣州博濟醫院，與同學鄭士良號弼臣者交最密，鄭爲三點會員，於秘密會黨中交遊頗衆，後此總理運動會黨起事，以鄭之力爲多也。翌年轉學於香港雅麗士醫院，每於學課餘暇，日以提倡排滿爲事，時聞而附和者，僅得陳少白、黃詠襄、尤列、楊鶴齡、陸皓東、等數人而已。陳與總理同學，交誼最密；黃乃香港議政局議員黃勝之子，頗負時望；尤任香港華民政務司署書記，屬洪門黨籍；楊與總理同鄉，有先代遺業楊耀記商號在香港歌賦街，總理常假該店爲議論時政之所；陸爲上海歸客，與總理爲總角交，且同日受耶教洗禮；總理得此數同志爲輔，覺吾道不孤，鼓吹益

力。癸巳年以全校第一名畢業醫學，遂懸壺於廣州澳門兩地，並創設二藥肆。在廣州洗基者名東西藥房，在澳門康公廟前者名中西藥房。時粵中西醫極少，而總理獨以醫術顯名，尤精解剖術，就診者戶限為穿，藥肆營業因而鼎盛。時尤列方任廣雅書局內之廣東輿圖局測繪生，因得借用該書局內南園之擴風軒為秘密聚會所。孫尤與陸皓東、魏友琴、鄭士良、程耀宸、程奎光、程壁光、數人恒假其地談論國事。總理率先提議創設團體，為進行機關；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衆贊成之。然是時同志寥寥，尙無如何具體之組織也。總理自是日與鄭士良尤列等聯絡會黨，交結官紳，藥肆資本及治病所得，均移作交遊之費。又以見嫉於澳門葡醫，竟為葡官禁止在澳開業，而藥肆貿易遂以不支。總理丁此困厄，乃忽萌上書李鴻章，條陳變法之思想，自草底稿，就商於香港同志陳少白等。時值甲午中東戰役，清軍連敗，全國震驚。總理乃偕陸皓東赴上海，謁王韜與商時政。王為介紹於李鴻章幕府洋務文案羅豐祿，總理至天津，攜其改革時政意見書求謁，李絕拒不見。總理於是失望而有檀香山之行。

【檀島華僑之贊助】 檀香山又稱夏威夷羣島，華人稱其首都曰檀香山正埠。有華僑約四萬人。總理之兄眉、號德彰，在夏威夷羣島所屬之茂宜島營畜牧業數十年，有牛千數百頭，士人咸以茂宜王稱之。甲午年冬總理至檀香山，以反清復漢事商諸舊日親友，是時華僑風氣

尙極閉塞，聞其言者多爲掩耳。居數月，僅得同志數十人，第一次假卑涉銀行華經理何寬寓所開會，列席者有何寬、李昌、黃華恢、劉祥、劉壽、劉卓、曹彩、黃亮、鄧蔭南、鄭金、程蔚南、鍾木賢、李祿、宋居仁、許直臣、鄭照、鍾宇、李安邦等十餘人，卽由總理提議定名曰興中會。隨舉總理爲會長，永和泰號司事黃華恢爲司庫，李昌等爲幹事。并發起募捐起義軍債，規定成功日加倍償還，約得款數萬元。其兄德彰協助尤力。無何，中東戰事告終，國人以馬關條約之恥辱，異常憤激，總理認爲有機可乘，乃偕鄧蔭南聯袂東返。舟過日本橫濱，藉船上售物商陳清之介紹，結識旅日僑商馮鏡如紫珊兄弟，及譚發三人，付與興中討論章程一大束，託其廣爲宣傳，馮氏兄弟願設立革命團體於橫濱，以爲祖國革命之聲援。總理離日未久，會所隨而成立。乙未廣州失敗後，革命黨員多借日本爲遁逃藪，卽濫觴於此時。

【楊衢雲略歷】

興中會首領楊飛鴻，原名合吉，字肇春，又號衢雲，原籍福建漳州府海澄

縣三都鄉人也。生於辛酉年（清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幼從父清水讀於鄉；年十四，投香港國家船廠學習機械，因失愾，斷右手中三指；於是轉習英文，卒業後任香港灣仔國家書院教授，旋充招商局書記長及新沙宜洋行船務副經理等職。其爲人仁厚和藹，急公好義，尤富於愛國思想，以性好任俠。嘗從拳師習技擊術，雅有心得；自甲申中法戰役之敗，卽有

志於反清復漢，嘗於粵中物色同志，無應之者。庚寅年（清光緒十六年）與友人謝讚泰、劉燕賓、陳芬、黃國瑜、羅文玉、周超岳、溫宗堯、胡幹之、等十六人，發起輔仁文社於香港，以開通民智爲宗旨。初假劉燕賓所辦之炳記船務公司爲會議所。至壬辰年二月十五日（清光緒十八年），始設機關於百子里第一號二樓，楊被選爲社長。此會內容雖未含有政治上激烈之性質，然仍時不免香港警察之窺伺也。謝讚泰字聖安、粵之開平縣人，其父日生爲澳洲著名僑商，屬洪門黨籍，時以滿虜吞滅華夏之歷史訓迪其子讚泰讚葉二人，皆讚泰幼承家訓，恒以繼承先志爲務。聞楊有志反清，遂與訂交。輔仁文社之成，端賴其力。及乙未春間，總理自檀島返香港，欲聯合各地同志，結合新團體，以經營粵事，知楊謝等有輔仁文社之設，且屬舊識。因與商議組黨大計，楊謝亦以勢力薄弱，非開新途徑，無以伸張勢力，遂欣然從之。因有擴大與中會之組織。

第二章 興中會

孫楊之聯合 宣言書之頒布 中外人之贊助 會長之選舉 革命方略之會議

失敗後之活動 孫楊之會長問題

【孫楊之聯合】 甲午 孫總理在檀島已極力籌餉，爲革命進行之需，及歸香港，即與鄭士良、陸皓東、黃詠襄、陳少白、楊鶴齡、尤列、諸人擬聯絡全省革命同志，擴大興中會之組織，以利進行；因聞楊衢雲、謝讚泰等所設輔仁文社宗旨相同，遂與接洽組黨事件，楊謝及文社社員周昭岳等贊成之，且願取消舊社名義，爲新團體成立之表示；於是孫楊兩派遂於乙未正月二十七日合併爲一，仍定名曰興中會，設總機關於士丹頓街十三號，榜其名曰乾亨行；凡入會者須一律宣誓，其誓詞曰：「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衆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鑒察。」會所成立後，會衆遂分途活動，總理駐廣州專任軍事，楊衢雲駐香港專任後方接應及財政事務，黃詠襄復捐送蘇杭街大樓房一所爲黨中公費，售之得資八千餘元，又有富商余育之者，亦捐資萬數千元，乙未一役頗得其力。

【宣言書之頒布】 興中會成立後，即頒布宣言書及章程十條，以資號召。因避清英二國官吏干涉，文中祇言救亡，仍未敢公然排滿及明示合衆政府之宗旨也。其文如下：

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齒於列強；濟濟衣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奮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哉！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繁，蠶食鯨吞，已見數於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他族。用特集志士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仰諸同志，盍自勉旃，謹訂章程臚列於左：

一、會名宜正也 本會名曰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散設各地。

二、本旨宜明也 本會之設，專爲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中國今日政治日非，綱維日壞，強鄰欺侮百姓，其原皆由衆心不一，祇圖目前之私，不顧長久大局，不思中國一旦爲人分裂，則子子孫孫世爲奴隸，身家性

命且不保乎？急莫急於此！私莫私於此！而舉國憤憤，無人悟之，無人挽之，此禍豈能倖免？倘不及早維持，乘時奮發，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從以淪亡，由茲泯滅！是誰之咎，識時賢者，能無責乎？故特聯結四方賢才志士，切實講求當今富國強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力為推廣，曉諭愚蒙，務使舉國之人，皆能通曉，聯智愚為一心，合遐邇為一德，羣策羣力，投大遺艱，則中國雖危，無難救挽，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也。

三、志向宜定也 本會擬辦之事務，須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材，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等事，皆當惟力是視，逐漸舉行，以期上匡國家，以臻隆治，下維黎庶，以絕苛殘，必使吾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為滿志；倘有籍端舞弊，結黨行私，或畛域互分，彼此岐視，皆非本會志向，宜痛絕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

四、人員宜得也 本會按年公舉辦理人員一次，務擇品學兼優才能通達者，推一人為總辦，一人為幫辦，一人為管庫，一人為華文案，一人為洋文案，十人為董事，以司會中事務；凡舉辦一事，必齊集會員五人，董事十人，公議妥善，然後施行。

五、交友宜擇也 本會收接會友，務要由舊會友二人薦引，經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確知大義，有心愛戴中國，肯爲其父母邦竭力，維持中國，以臻強盛之地，然後由董事帶之入會，必要當衆自承其甘願入會，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國危局，親填名冊，並卽繳會底銀五元，由總會發給憑照收執，以昭信守，是爲會友。若各處支會，則由該處會員暫發收條，俟將會底銀繳報總會討給憑照，然後換交。

六、支會宜廣也 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仿照章程，隨處自行立會，惟不能在一處地方分立兩會，無論會友多至幾何，皆須合而爲一；又凡每處新立一會，至少須有會友十人，方算成會；其成會之初，所有繳底領照各事，必須託附近老會代爲轉達總會，待總會給照認妥，然後該支會方能與總會互通消息。

七、人材宜集也 本會需材孔亟，會友散處四方，自當隨時隨地物色賢才，無論中外各國人士，倘有心益世，肯爲中國盡力，皆得收入會中，待將來用人，各會可修書薦至總會，以資贊助，故今日廣爲搜集，乃各會之職司也。

八、欸項宜籌也 本會所辦各事，事體重大，需欸浩繁，故特設銀會，以資鉅集，用濟公家之急，兼爲股友生財捷徑，一舉兩得，誠善舉也。各會友好義急公，自能惟力

是視，集腋成裘，以助一臂。茲將辦法節略於後：每股科銀十元，認一股變萬股，皆隨各便，所科股銀，由各處總辦管庫代收，發給收條爲據，將銀暫存銀行，待總會收股時，卽彙寄至總會收入，給發銀會股票，由各處總辦換交各友收存，開會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於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愛國之誠，當踴躍從事，比之捐頂子，買翎枝，有去無還，洵隔天壤！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

九、公所宜設也 各處支會當設一公所，爲會員辦公之處，及便各友時到敍談，講求興中良法，討論當今時事，致究各國政治，各抒己見，互勉進益，不得在此博奕遊戲，暨行一切無益之事，其經費由會友按數月捐支。

十、變通宜善也 以上各款，爲本會開辦之大綱，各處支會自當仿爲辦理，至於詳細節目，各有所宜，各處支會可隨地變通，別立規條，務臻妥善。

【中外人之贊助】 興中會之革命計劃，大得香港律師何啓、及德臣西報記者黎德 (Thomas H. Ruid) 士茂西報記者鄧勤 (Chesury Duncan) 二英人之助，兩報對於清朝政治之抨擊頗爲盡力，鄧勤曾因鼓吹華人反對政府，爲香港民政長官傳往告誡；何啓爲吾國人在英國畢業法律之老前輩，時任香港議政局議員，常在中西各報發表中國改革之政見，名重一

時，對於孫楊等之進行，常參預大計，惟祇允從中暗助，而不願列名黨籍；與中會之英文對外宣言，即推舉英人黎德及高文（T. Cowen）二人起草，而由何啓謝讚泰修訂之。此乙未九月二十一日（陽歷一八九五年十月九日）事也。附錄乙未七月初十日楊衢雲致謝讚泰英文函如下：

謝讚泰仁兄鑒：吾等擬今日往訪何啓博士及德臣西報記者黎德君，黎德君當能與吾等以良好之指導，請兄于赴杏花樓以前，先到弟之事務所，何啓博士已語吾等同訪黎德君矣。

弟楊衢雲。一八九五年八月二十九號。

【會長及總統之選舉】與中會初成立時，衆以事屬草創，規模未備，故會中主要職員久未確定，然事實上已分配爲二大任務：關於廣州軍事之運動，總理任之；香港之接應及財政之調度，楊衢雲任之；至是年八月廿二日因廣州運動成熟，熱次發難，衆乃投票舉選會長，名之曰「伯理璽天德」，此職即起事後之合衆政府大總統也。時會中分孫楊二派，競爭頗烈，總理不欲因此惹起黨內糾紛，表示退讓，結果楊衢雲當選。至廣州軍事，仍由總理主持一切。楊則在香港担任募集同志及接濟餉械等事。

【革命方略之會議】 是年二月間，孫楊諸人日在乾亨行商議攻取廣州計劃。二十日（陽曆三月十六日）開會，議決挑選健兒三千人，由香港乘船至廣州起事之方法；陸皓東提議用青天白日旗，以代滿清之黃龍旗，亦於是日通過；同時復有人報告：謂日本駐港領事言中國革命黨如果舉事，日政府可以暗助。至七月初八日，因省中籌備已竣，而乾亨行頗有偵探窺伺，遂宣佈將該行取消。初九日孫楊諸人假西營盤杏花樓開會，何啓及西報記者黎德亦在座，衆推何啓主席，是日議決攻取方略甚詳，黎德允担任運動英國政府承認中國革命政府，不加干涉。

【失敗後之活動】 九月重陽日發難之舉既完全失敗，總理偕陳少白鄭士良赴日本，旋設興中會於檳濱；楊衢雲則赴越南西貢，復漫遊新嘉坡、墨特拉斯、科命布、卡爾格達（印度），尊尼士堡，及彼得馬尼十堡（南非洲）各埠，所至皆設興中分會，得同志黎民占、霍汝丁、陳南、等多人，成績頗優。丙申十月始由非洲東歸，旋復用中國合衆政府名義，印發各種傳單分寄長江沿岸各省及海外各埠，以廣宣傳。

【孫楊之會長問題】 興中會自乙未敗後數年，會長一職仍由楊衢雲肩任，並未改選；惟在楊南遊期間，與各省會黨及日本志士之交際，概由總理任之，故總理已不啻爲事實上之會

長；及己亥冬，畢永年與哥老會龍頭李雲彪、楊鴻鈞、張堯卿、辜天祐、等有聯合各秘密會黨奉孫中山先生爲首領之議，遂有人諷楊辭職讓孫，期免黨內糾紛，適楊於是年十二月廿四日乘日輪鎌倉丸至香港，遂以此徵求謝讚泰同意，謝亦贊同，楊於是提出辭職，並薦總理白代。未幾、興中、三合、哥老、三會代表在香港開會，同舉總理爲總會長，並特製總會長印章，由日人宮崎寅藏齎往橫濱，上諸總理，其所以特稱總會長者，卽明示總理之被舉，由於三會之公意，與普通會長不同也。及庚子三洲田義師失敗，楊亦被清吏刺殺，興中會自是停止軍事活動，無所發展，總理至乙巳始聯合各省同志另組中國同盟會。

第三章 乙未廣州之役

起事之籌備

失敗之原因

黨人之就義

黨人之出險

朱洪寶黨問題

譚鍾麟之奏摺

【起事之籌備】 興中會既成立，孫總理、楊衢雲、鄭士良、黃詠襄、陳少白、陸皓東、謝讚泰、尤列諸人，遂決議着手革命運動，謀先襲取廣州為根據地，由各人認定任務，分途進行，總理至羊城，初以醫術納交於軍政各界，督撫司道以其學術優越，咸器重之，總理因是得以高談時政，放言無忌，雖語涉排滿，而聞者僅目為瘋狂，不以為意，繼復假振興農務為名，創設農學會為起事機關，並設分機關於雙門底王家祠雲崗別墅、及東門外鹹蝦欄張公館二處，政界要人不知底蘊，亦多列名贊助焉。籌備半載，漸臻成熟，遂定期九月重陽日發難，先由朱洪寶撰討滿檄文，何啟及英人鄧勤起草對外宣言，城中防營及水師泰半聯絡就範，附城各處綠林，如北江之大砲梁，香山隆都之李杞侯艾存等，均預約屆時集合，省河南北分設小機關數十處，并購小火輪二艘為運輸用；其計畫擬在香港招集會黨三千人，初八晚乘河

南輪船進省，並用木桶裝載短鎗，充作士敏土，瞞報稅關，初九早抵省垣時，齊用刀斧劈開木桶，取出鎗械，首先向城內各重要衙署進攻，同時埋伏水上及附城各處之會黨，則分爲北江、順德、香山、潮州、惠州、數大隊，分路響應，更由陳清率領炸彈隊在各要區施放炸彈，以壯聲勢，預定以紅帶爲號，口號爲除暴安良四字，一切計畫，頗爲周密。

【失敗之原因】時黨員朱洪之兄應生向辦清平局事務，知其弟列名黨籍，恐被牽累，竟用朱洪名義，託該局勇目某將黨人舉動密稟緝捕委員李家焯，以期將功贖罪；李得報，一面派兵士監視總理行動，一面親赴督署稟報；是日總理方赴某大紳宴會，見有兵勇守伺左右，知事不妙，乃笑語座客曰：「此輩其來捕余者乎？」放言驚座，旁若無人，宴後歸寓，兵士皆熟視無覩焉。粵督譚鍾麟聞李家焯報告有人造反，急問何人，李以孫某對，譚大笑曰：「孫乃狂士，焉能造反？」堅不肯信。李失意而退。及初八日，楊衢雲在港以佈置尙未完備，遽通告延期二日；至初十晚派丘四、朱貴全、率領散處新安、深、圳、鹽田、沙頭各地集中九龍之會黨二百餘人，搭保安輪船晉省，然在延豫期間，已爲駐港偵探章寶珊所偵知，遂電告粵吏，使爲戒備；同時黨軍所私運短鎗六百餘桿亦爲海關發覺。譚督於初十日聞報，極形恐慌，急調駐長洲之營勇一千五百人回省防衛，並令李家焯率兵至王家祠、鹹蝦欄等處捕獲黨人

陸皓東、陳耀臣、程懷、劉次、梁榮、等五人，及軍器軍衣鐵釜等物。又命營官親捧王令，督同弁勇四出兜拿，就地斬首。總理于是晨開報事洩，即急電香港楊衢雲以止辦二字，令阻止所派之二百人勿來，詎此電到達時，人及鎗枝均已下船，無從阻截，楊祇得復電以得接太遲貨已下船請接之十字。詎保安輪船由香港動輪後，黨人所備用之洋鎗七箱，偶因他故，船中貨物移易位置，七箱之上忽爲多數雜貨所積壓，臨時無法取用；黨人失此武器，如缺左右手。及該輪抵廣州時，南海縣令李徵庸已率兵在碼頭嚴密截緝，捕獲丘四、朱貴全、等四十餘人，餘黨知大事已去，一閃而散。譚督以事關重大，特令南番兩縣嚴刑審訊，欲藉此大興黨獄。

【黨人之就義】 黨人被逮後，均視死如歸，直認殺滿興漢不諱，尤以陸皓東供詞爲慷慨激昂。李令提訊，叱陸使跪，陸不爲屈，慨然索紙筆認供，振筆直書，其辭曰：

吾姓陸、名中桂、號皓東，香山翠微鄉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返粵，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憑弔中原，荆榛滿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淚之何從也！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乃由滬返粵，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

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爲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務求警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污吏，劣紳廢儒，靦顏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卽曰我輩踐土食毛，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擄我子女玉帛，試思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猶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爲恩澤乎？要之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爲我漢人當頭一棒、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公羊旣歿，九世含冤，異人歸楚，吾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李令以陸措辭激烈，且不肯供開同黨，遂以非刑研罰，凡釘插手足鑿齒等刑，次第施之，慘不忍言！死而復甦者數次，仍堅不肯供及黨人，且曰：「汝雖嚴刑加諸我，但我肉痛心不痛，汝其奈我何！」旋有美國領事親訪南海縣署，謂陸某乃電報繙譯生，絕非亂黨，伊可爲之保證，李令以供辭示之，美領無言而退。至九月二十一日，譚督遂令營務處籤提陸皓東、朱貴全、丘四、三人至校場加審。李令頗敬陸爲人，特飭人衣以長衣；其曾任廣東水師統帶之程奎光一人在營務處受軍棍六百，死；程耀宸禁大有倉後，死；餘外六十餘人，一律

指爲愚民被惑，每名發給川資一元，分別遣散。另懸重賞購拿黨首孫文、楊衢雲等，其告示照錄如下：

乙未九月南番兩縣告示

現有黨匪	名曰孫文	結有匪黨	曰楊衢雲	起黨謀叛	擾亂省城	分遣黨羽
到處誘人	借口招勇	煽惑愚民	每人每日	十塊洋錢	鄉愚貪利	應募紛紛
數日之前	聽得風聲	嚴密查訪	派撥防營	果獲匪犯	朱丘陸程	經衆指證
供出反情	紅帶爲記	口號分明	鎗械旗幟	搜出爲憑	謀反叛逆	律有明刑
甘心從賊	厥罪維均	嚴拿重辦	決不從輕	城廂內外	兵勇如林	搜捕亂黨
決不饒人	惟彼鄉愚	想充勇丁	不知禍害	貪利忘身	一特迷惑	概予施恩
丟去紅帶	急早逃奔	回歸鄉里	安分偷生	免遭擒獲	身首兩分	特此告示
剴切簡明	去逆效順	其各凜遵				

乙未十月廣東按察使告示及賞格

欽命廣東等處提刑司按察使兼管全省驛傳事務加三級紀錄十次張、爲懸賞購拿事：照得土匪孫文糾結夥黨，暗運軍火，約期在省城滋事一案，當經拿獲匪犯陸皓東等多名審辦；

惟尙有首要各匪孫文等在逃未獲，亟應懸賞緝拿！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諭閩屬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如有拿獲後開賞格有名匪犯解案，一經訊明，定卽如數給予花紅銀兩。銀封存庫，犯到卽給，慎勿懷疑觀望；至此外案內被誘匪徒，准其改過自新，免予深究。如能拿獲後開首要各匪犯解案，仍一律給賞，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計開 賞格

孫文卽逸仙香山縣人花紅銀一千元

楊衢雲香山縣人本籍福建花紅銀一千元

朱浩清遠人湯亞才花縣人以上三百元

王質甫江西人陳煥洲南海縣人侯艾泉香山縣人劉秉祥清遠縣人李亞舉香山縣人吳子材潮州人魏友琴還善縣人李芝南海縣人以上二百元

夏亞伯新會縣人陳少白卽變石新會縣人莫亨順德縣人黃麗彬清遠縣人以上一百元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 日示

【黨人之出險】先是 總理與鄭士良、陳少白、歐鳳墀、尤列、侯艾存、等知事已洩，遂卽先後離省，其存在羊城雙門底聖教書樓後福音堂之各種黨冊檄文及刀剪短鎗等物，概已

投諸井中。鄭陳等同抵港，以 總理未到，疑爲被逮；總理於以後三日，尙匿跡廣州城內，因搜索嚴密，未敢外出；十餘日後，始僱小火輪從間道赴澳門，歐鳳墀、朱洪、同舟至港。時黨人多疑是役失敗由於朱洪告密所致，咸爲切齒。歐鳳墀乃舉朱兄應生冒名舉發始末，代爲力辯；然黨人對朱終不能釋然。未幾，粵吏派遣委員赴香港要求英官引渡革黨，港督乃判令孫文楊衢雲陳少白三人出境五年；於是總理偕陳少白鄭士良東渡日本，楊衢雲則南遊印度及非洲各地，餘人皆匿居香港澳門，暫停活動。

【朱洪賣黨問題】朱洪賣黨告密一事，黨人恨之徹骨，至民國元年香港中國日報已遷館廣州，嘗著有紀念九月九日一文，仍指朱爲賣黨罪魁，攻擊甚力；歐鳳墀時居香港，乃投書爲朱辯白，題曰「乙未年廣州革命失敗說」。中國報按語謂歐君方代其友辯白，洵不愧忠厚遺風，但朱洪旣爲革命同志，而不能大義滅親，徇兄之志，而冒賣黨之大不韙，此心究何以大白于天下乎云云。朱于乙未後以爲黨人所不容，乃赴北京創設報館，卽北方著名之北京日報是也。照錄歐函全文如下：

天下有蒙不白之冤，欲辯之旣無可辯，忍受之又不甘受，惟有負責引匿，任人吐罵者，其爲乙未年九月九日將革軍黨情密報前清兩廣總督之朱洪乎？蓋是役革軍之失敗也，莫

不衆口一辭曰：西關清平局勇目某出朱淇親筆賣友書信，稟報緝捕委員李家焯，故初十日僞督譚鍾麟方下捕拿黨人之令，是以功敗垂成，陸君皓東等就義。程君曜臣瘐死獄中，黨人遠竄，波及妻孥，凡屬同志，皆切齒朱淇，以其甘爲漢奸，眞狗彘不食其餘矣！此就事實上表面而觀，證據確鑿，朱淇縱有蘇秦之舌，亦不能自脫罪名；而孰知其中鈞心鬥角，有非外人所能洞悉者？余當日耳聞目見，知之獨詳，倘仍效金人之三緘，將無以大白於天下也！用敢和盤托出，以待秉持公道者之評議焉。

溯是年九月初十日午刻，羊城內機關部黨人被拿數名之凶耗甫傳至河南，余驚聞之下，卽離寓所，偕尹增文楷僱艇渡河，奔投博濟醫局，藉爲遁逃之藪；幸慶嘉約翰先生念舊情殷，容余二人在局藏匿，終宵不能成寐，詰朝不敢步出局門；正在籌畫如何搬遷尹家眷口及二子一女前往香港避禍之際，忽見朱淇攜同一幼子踉蹌而來，備述昨日在城內機關部逃出情形，並謂於急遽中，僅將自撰討滿檄文底稿焚毀，其餘黨人名冊無暇顧及，想此時已入清官手中，則彼此均大不了等語。談次，知余有香港之行，甚爲許可，匆勿別去。是晚余攜老少男女數口經附夜輪離鄉，獨留尹增文未行耳。翌日抵港，行裝甫卸，卽探訪老友王君煜初於道濟會堂；瞥見座中有朱淇父子先在，因知其昨夜同船來港者。

未幾聞港官有驅逐孫君逸仙陳君少白楊君衢雲出境之說，急偕朱洪馳赴孫君寓所，已不及見，蓋早經附火船往東洋而去矣。此後港中同志僅有朱洪一人，與余朝夕過從，遙探省城研訊黨人消息而已。望後數日，朱洪手持一信來告余曰：此胞兄自省寄來之家書也；其內容常爲先生陳之：緣家兄應生向辦清平局事務，局內有勇目某、實日遇事生風，不安本分，此次清官能知革命起事，皆由該勇目稟報者，家兄知我名列黨籍，舉家徬徨，將有封產業拘親屬之恐慌，故家兄窮思極想，設法解救，不得已僞托我名，致該勇目一信，係將革軍舉動機關部住址開出，着密稟緝捕局委員者，隨請其到家，許以厚謝，囑將此信補呈到官，並稟稟稱若無朱洪此信通知在先，則大局不堪設想，朱洪雖屬黨人，不啻自行檢舉，亦可以將功贖罪等語。該勇目因貪重賄，一一照行，而李家焯竟一時被其瞞過，已將我名從黨冊剔除，且令我即日回省，不致令人疑及在逃，是爲至要云云。朱洪言竟，復對余曰：此計不過家兄爲身命起見，於同志絕無妨害，問心本無不安，但恐他日孫君等徒聽一方面之詞，直以此信爲實有之事。則雖剖心明志，亦不能邀見諒於吾黨矣！奈何奈何。久仰先生素見重於人，遇有機會，盡爲我證明之。感且不朽矣！余思其兄應生平日於官場最工運動，今爲營救骨肉之故，出此手段，當在意料之中；且

木已成舟，不便多議，惟有唯唯諾諾，應允其所付託而已。以上所述情形，一字不虛，可知朱洪所作所爲，不特在可疑之列，且居然有墨信爲憑，又何怪人言嘖嘖，謂其爲賣友圖功破敗大事哉！然其鑄成此大錯者，本出自其兄騰生之詭謀，先在省組織完全，然後函使朱洪由港返省，而見李家焯，以實其事也。朱洪之罪在此，朱洪之冤亦在此矣。自是十餘年來，曾舉此事向同志中屢次力代申辯，無如聽者均以先入爲主，反有笑余受朱洪所愚者。噫！如果朱洪於初十之前已將黨情密報清宮，何必十一日掣子到醫局見訪？又何必乘夜赴港避禍？更何必在港淹留數天，後至乃兄信來，始回省耶？明理君子，誠平心思之，當不至人云亦云，其置朱洪於無以自容之地也！昨閱中關報，有春醒先生所著紀念九月九日論說一段，痛擊朱洪，幾無完膚，余甚惜之；故追述當年真情，以代面告。至於能取信與否，非余所敢知，不過勉盡人要不克之友道耳。

【譚鍾麟之奏摺】是役也：粵督譚鍾麟以所轄省會地方發生重大變故，恐受清廷嚴厲處分，故案發多日，仍匿不上聞，詎粵籍京官聞之，竟據以入奏，清廷于十月十六日嚴諭譚督，令將首犯迅速捕拿；譚周童狼狽，乃諱稱黨人目的在劫奪開好餉銀，並無大志，而將陸皓東等倒滿興漢之供詞，一字不載。茲併照錄譚督覆奏廣州拿獲黨人情摺原文如下：

奏爲覆陳九月間廣州拿獲土匪情形奏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諭，有人奏廣東盜風日熾，請飭嚴緝一摺：據稱九月間香港保安輪船抵省，附有土匪四百餘名，潛謀不軌，經千總鄧惠良等探悉前往截捕，僅獲四十餘人，訊據供稱爲首孫文揚衢雲，其約有四五萬人潛來省城，尅期起事，現在孫楊首逆據巖，黨類尙多，竊恐釀成巨患等語；著嚴密訪查，務將首犯迅速捕擊，以期消暴未萌等因，欽此，遵旨寄信前來。臣查粵俗好謠，每因小故，轉相附會，張大其詞，以搖惑人心，羣不逞之徒，乘機煽騙掠奪以取利，此他省所未有也。本年九月初，廣州謠傳高州惠州匪徒擊散後成集香港，衆四五萬，將攻省城，人言藉藉，府縣營弁紛紛面稟，臣謂此等匪徒一擊卽散，首匪已誅，尙何能爲？高州距香港千里，惠州亦數百里，萬衆持械經過，各州縣關卡無一見者，香港一隅驟增數萬人，何處棲止？每日需米數百石，何人供給？鄉村又不聞有搶掠者，食從何來？此必有匪人欲煽惑居民遷徙，乘機搶奪之事，切宜鎮定，勿涉張皇，但嚴查保甲，稽查奸宄，多購眼線密訪，匪蹤務當敗露，省城巡防勇丁及城外兵丁五六千人，尙復何慮！旋據管帶巡勇知縣李家焯率千總鄧惠良等於初十日在雙門底王家祠擊獲匪夥陸皓京程懷程次三名，又於鹹蝦欄屋內擊獲程耀臣梁榮二名，搜

出洋斧一箱，共十五柄，十一日香港保安輪船搭載四百餘人抵省登岸，李家焯率把總曾瑞璠等往查獲朱桂銓邱四等四十五名，餘匪聞擊奔竄，經海關稅務司與蓋廠委員於輪船起獲紅毛泥桶，內裝小洋鎗二百零五枝，子藥八十餘匣，當飭府縣提把隔別研訊；據陸皓東供：香山縣人，與福建人在香港洋行打聽之楊衢雲交好，因聞閩姓廠在省城西關收武會試闖姓費數百萬，該處爲殷富聚居之區，欲謀劫搶，令楊衢雲在港招五百人乘輪來省，孫文在城賃屋三處，分住陸皓東等，經理分給紅帶洋鎗等事，所購洋斧因西關柵欄堅固，用以劈開柵欄，卽派人把守街口兩頭，拒絕兵勇，先雇商船在河邊等候，搶得洋銀，卽上輪船駛赴香港，本定初九動手，因招人未齊，改爲十二，不料初十日巡勇訪拏破案，孫文卽已潛逃；又提截獲之四十餘名分別審訊，據供皆在香港傭工度日，聞楊衢雲言省城現有招勇，每月給餉十圓，先給盤費附輪到省，各給紅帶一條爲號，不意上岸卽被截住。實係爲招勇而來，並不知別事；反覆推詰，各供如前。復飭營務處覆審無異。臣查此案係孫文楊衢雲爲首，陸皓東邱處四朱桂銓知情同謀，潛備軍械，分給紅帶，煽惑愚民，罪無可追，當於九月二十一日將陸皓東三犯卽行正法，以定人心；仍嚴密購拏孫文楊衢雲，務獲到案；其不知情各犯，飭府縣分別辦理，謠風頓息，四境晏然。所有辦理此案情形，遵旨據實陳覆，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第四章 橫濱興中會及中和堂

總理到日情形 興中會與中和堂 大同學校與華僑學校

【總理到日情形】 乙未廣州一役敗後，總理偕鄭士良、陳少白、二人至日本橫濱，時該處已有革命團體之組織，馮鏡如、馮紫珊、譚奮初、等遂召集同志僑商二十餘人開會歡迎，共商善後方法，決議正式成立興中分會，設會所於橫濱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並選舉馮鏡如爲會長，趙明樂爲司庫，趙嶧琴爲書記，馮紫珊、溫遇貴、溫炳臣、陳才、鄭曉初、陳和、梁達卿、黎煥瑛、等爲幹事，規模粗具，會務日有起色；是時中日和議告成，清政府新派公使領事將次入境，外間遂有日政府允許引渡革命黨之謠傳；總理亦以一時未能活動，乃與陳少白同斷髮改裝，決意遠遊美洲，向華僑籌募鉅資，爲捲土重來之計；因向華僑同志商借五百元充旅費，詎各同志多以有心無力對，僅由馮氏兄弟捐助五百元爲贈。總理得資，乃以百元給鄭士良回國，使收拾餘衆，備圖再舉，另以百元給陳少白作易服費，然後隻身再渡檀島。關於總理初到日本情形，民國九年馮紫珊曾致函其姪自由，敘述其事頗詳，茲附錄如左：

以資考證：

(前略)再者賢任前與愚叔甚爲親愛，凡有要事，亦到致生商酌，彼自有生以來，於兄弟叔姪之情最愛，或者因黨見，爲嫌疑而間疎，未可料也。愚叔雖蠢，祇知有國恥，絕不知黨見爲何物；叔因在橫濱被日人投石，親受其辱，迨得聞中山由檀羅國，道經橫濱，託陳清帶許多傳單塊街，聲明準九月起旗作反。殺滿洲佬，復明之本旨；愚叔得聞之下，即使陳清請孫先生擇街一會，以紓同志之情，後陳清回話：孫先生云，船期出帆在即，不能久留，囑各同志立即組織會所，取名義興會，以作後援云云。不料九月事敗，中山少白弼臣三人逃往橫濱，寓五十三番，叔與奮初同去相見，斯時方運動同志二十餘人，趙明樂管財政，嶧琴爲書記，叔爲幹事，汝父爲議長，其餘爲鄭曉初、溫遇貴、溫分煥、墀達卿、陳才、陳和、等，此會成立，設在一百七十五番，不料日清戰後，馬關和約已成，欽差領事再派，中山向叔陳及他三人在日本不便，因他係國犯，倘欽差到任後，有權運動日政府將三人引渡，更有連累各會友不便之慮，務須各同志籌五百元，俾他三人擇路而逃云云。叔斯時請各國志商量辦法，不料各人講到簽銀兩字，無一人答應，叔再三問之，各人面面相向，斯時激到愚叔大憤，用大義責彼云：今日孫先生

滿腔熱血，救同胞於水火，國家將亡，匹夫有責，應該自己挺身去辦，況今日孫先生因事不成，仍望再接再厲乎？若先生有差池，誰能繼之？將此言遍告一番，亦無動聽。逼不得已，叔憤極、出言大責：若各位不允集腋成裘，以救三先生出關者，就算我一人出之便是。即答應孫先生云：該五百元準明日十二點鐘送上，決不食言！以此語散會。

叔初時以此五百元作國恥犧牲，不料中山迨後寄回，此乃中山之忠厚處也。在後楊衢雲被人行刺，孫先生念他剩落孤兒寡婦，養口無靠，開東籤題，先生着陳才拈束到叔處簽捐，各人所簽不過三五元八元十元而已，叔見他係爲國身亡，落筆簽八十元，後爲先生贊羨，吩咐陳才叫我時常去傾談；自始以來，凡在火車與路上見面，無一不握手爲歡，絕無意見也。孫先生得五百元，一百交少白製衣轉裝，叔薦他在文經代汝父編輯字典；一百交弼臣回港；三百中山回檀使用。此事是否，問先生料必記憶矣。叔時常欲見先生一面，以全友道，多年舊雨，曾共一方，惟他現爲總統之貴，未知念及故友否？欲去而不政，便中望賢姪代爲致候可也。不妨言及叔之現况。（下略）叔輩珊。十二月十三。

【興中會與中和堂】總理離日後，陳少白乃移居山下町五十三番文經商店，助馮鏡如編輯華英字典，由馮月酬筆資六十元。未幾、楊衢雲尤列先後東渡，總理在倫敦使館脫險，

亦卽來日，於是會務日盛，黨員漸衆。陳少白曾一度渡台灣，得同志馬文秀趙滿潮等數人，楊衢雲設帳授徒，藉資糊口。尤列發起中和堂，專聯絡工界，從之者頗不乏人。丁酉（清光緒二十三年）秋間，僑商集議於中華會館，提議組織學校，以振興華僑子弟教育，總理薦梁啓超爲掌教，康有爲以梁不能來，改薦徐勤承乏。徐勤既至，日爲康黨培植勢力，所聘教員如梁啓田、湯覺頓、陳蔭農、盧湘父、陳默庵、鍾卓京、林奎、諸人，皆康明徒侶，大都出身科舉，長於文學，其交際手段遠在革命黨之上；大同學校董事原以與中會員居多數，至是日與徐勤等往還，耳濡目染，輒爲所化。及戊戌七月，清帝厲行變法，召用康梁，橫濱康徒莫不彈冠相慶，而僑商亦多趨炎附勢，漸與與中會脫離關係；於是橫濱之與中會遂有江河日下之勢矣！惟中和堂以工界爲本會，位員多宗旨純一，淡于權勢，雖非與中會嫡系，而能屹然與保皇會相對抗，至民國成立後，猶持久弗衰，有足多者。其後尤列在南洋新嘉坡、檳榔嶼、吉隆坡、壠羅、怡保、芙蓉各埠，組織中和堂分部，在同盟會成立以前，南洋之革命團體當以中和堂爲最早。

【大同學校與華僑學校】大同學校於戊戌後，已成保皇會機關學校，華僑子弟非隸保皇會籍者，輒被排擠，因是橫濱之與中會員及耶穌教徒三江幫各團體，乃合組一學校，顏曰華

僑學校。先後延趙澤琴、郭外峯、翟美徒、廖占庵、胡毅生、梁博君、等充校長教員等職，隱然與大同學校各樹一幟；此外神戶華僑所立學校，亦分兩派，此種界限至今日猶未能消除。

第五章 丙申孫總理歐美之遊

總理再遊檀島 初次遊美之成績 倫敦使館之被囚 師友營救出險

【總理二次到檀】總理於乙未失敗後避地日本，居橫濱未久，卽有檀香山之行。檀島爲舊遊之地，親戚故舊旣不乏人，且有與中會之設立，總理因欲擴張黨勢，並募款爲第二次之發動，然時當新敗，和者寥寥，居檀數月，遍遊夏威夷羣島，力勸僑胞贊助革命，效果絕少。因聞旅美華僑人數較衆，大可聯絡爲助，遂於丙申（清光緒二十二年）正月離檀赴美。

【初次遊美之成績】美洲華僑風氣之蔽塞，較檀島尤甚，旅檀華僑以香山人爲多，粵人與外人交際，亦以香山人爲易接近，故香山人實得外洋風氣之先。總理初次在檀籌款，泰半得自香山人，卽因香山人較他處人爲開通也。美洲華僑以新寧、新會、開平、恩平之四邑人佔大多數，其頑固守舊之習慣，及崇拜官僚之思想，遠過於內地。總理初到美時，在舊金山登陸後，乃乘火車橫過美洲大陸，以達太平洋西岸之紐約，沿途經沙加緬度，芝加哥各城市，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向華僑痛言革命救國之真理，欲其熱心時事，合力救亡，

然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且以總理爲謀反大逆，視同蛇蝎；其肯與往還者，僅耶穌教徒數人而已。又是時華僑所立會館堂號各種團體，星羅棋布，各以邑界姓界爲標幟；就中以洪門致公堂爲團體最大，會員最衆，其宗旨爲反清復明，卽閩粵兩省所盛行之三合會支派也。總理以其宗旨相同，在粵時因與鄭士良等交遊，於該會內容亦知大概，故對於洪門人士，嘗苦心孤詣，勸其實行革命排滿之主張，與內地革命黨聯合進行，共舉大事；然致公堂會員對於洪門之本來面目，早不了解，所謂反清復明四字，僅於入闈（洪門稱加盟爲入闈）時循例言之，彼等固亦不知何所取義！故總理卽以宗旨所在，彼等皆瞭然不能置答，惟彼等雖遺忘其政治之意義，而於手足相顧，患難相扶之情誼，則敬謹遵守，歷久勿替；此其團體所以能擴大鞏固，屹然爲華僑各團體之冠也。總理居美四月，漸爲駐美清使館及領事署中人所悉，對總理行止，極爲注意，總理得友人報告，謂使館有不利於彼之消息，且以留美多時，無可活動，始決計赴英。

【倫敦使館之被囚】八月二十五日（陽歷十月一日）抵倫敦，改名陳文，字載之，寓克賴旅館。知其師康德黎（James Gantlie）及毛生（Mauson）兩醫士返英已久，乃往訪之，相見甚歡，康寓狄汪色街四十六號，鄰接中國使館，總理每日造康寓敘談，因於途上與使館

隨員鄧琴齋邂逅，鄧與總理爲舊識，他鄉遇故，頗與往還，鄧之友人亦以鄉誼之故，漸相結識，但不知爲孫某耳！九月初五，（陽歷十月十一日）總理偶過使館門外，遇同鄉數人於道，各以粵語問訊，並邀總理入室，略敘鄉誼，總理從之。入門後，卽被二人挾持登樓禁諸室中，旋有使館顧問英人馬凱尼（Halliday Marcarterney）入室，詢以是否爲孫文，總理應之；馬謂中國政府現欲得汝，予得駐美公使來電，知汝乘麥遮士狄輪船來英，故設法留汝於此，以待後命云云。總理被禁六日，屢設法求館中英人僕役通信於康德黎、毛生兩醫士求救，均爲使館職員搜去，不得達，偵察愈嚴密；鄧琴齋亦託故入候，表示好感，然其用意在於查探總理之行動，非有所愛於總理也。時駐英公使龔照琬已得清廷許可，出資三十萬元租定克來公司輪船，囚送總理回國獻功，出發有日，總理束手無策，偶與英僕名柯爾者閒談，語涉耶穌教，因思得一計，卽以書聞土耳其皇殺戮阿美尼亞耶穌教徒否？柯爾點頭；總理乃告以自身爲耶穌教徒，爲仇教之中國皇帝所嫉視，久欲捕而殺之，如土耳其皇之戮殺阿美尼亞人者然，今使館奉中國皇帝之命捕予，卽欲解送本國，置諸死地，因英國政府素重人道，保護宗教，故將予秘密拘囚，不欲聞諸外間，致生阻力，閣下如能仗義解救，不獨爲中國之福，亦大足爲耶穌教徒及英政府之助！請三思之。柯爾聞言，首肯者再，且令

作密函投諸煤窠中，乘間取去。

【師友營救出險】 柯爾夫婦持 總理密函分謁康德黎、毛生兩醫士，極爲盡力，康毛乃多方設法，遍謁蘇格蘭場警長及外交部中人，請其援助，外警兩署初不信有此等事，於是更延私家偵探密查使館舉動，地球報聞之，卽據實登載，並批評英政府外交之失體及中國使館之不法，於是英相沙士勃雷侯因此向中國公使大開交涉，其初馬凱尼堅不承認，龔使且謀在使館內掘地道，移 總理於別處，繼以英外部確查中國使館有租克來公司輪船事，形勢愈趨嚴重，而倫敦市民對此事尤形鼓譟，至是遂不得不於九月十八日（陽歷十月二十三日）恢復 總理之自由，以禮送其出館。當 總理離使館時，館外羣衆萬頭聳動，咸欲瞻仰此中國革命黨首領之豐采，各報訪員爭相記載，得 總理一言，奉爲至寶，而 總理之名亦以大顯。總理脫險後，遊歷德法比諸國，考察政治數月，旋返日本。

第六章 革命保皇兩黨之衝突

兩黨衝突之原因 橫濱兩派之盛衰 戊戌後康黨之氣燄 謝康之聯合運動 孫
梁攜手之經過 檀島保皇會之成立 日本志士之入獄 唐部對康梁之惡感 各
地黨報之筆戰

【兩黨衝突之原因】 革命黨與保皇黨宗旨不合，盡人而知；惟保皇會首領康有爲梁啓超初亦以救國二字爲號召，戊戌以前，康創強學會於北京，梁辦時務報於上海，提倡新學，名動一時，於國內政治之革新及青年思想之進步，亦有相當之關係，斯固不可磨之事實也。故革命先進如 總理、楊衢雲、陳少白、章太炎、等，於保皇會成立前，與康梁徒侶往還不絕；總理衢雲少白在香港澳門間，嘗與康廣仁、何易一、陳千秋、商略革命，且薦梁啓超充橫濱華僑學校校長，太炎則與梁啓超同任時務報記者，後復助梁充上海廣智書局編纂，當時兩黨固非不可同治一爐，而致力於國事也。嗣保皇會成立，旋復改稱帝國憲政會，其保救清帝，反對革命之言論，公言不諱；於是革命黨目康徒爲漢奸，斥之曰忘親事仇，殘同媼異，海內外兩黨機關報遂大開論戰，勢同敵國，至辛亥民國告成，而猶未已！

【橫濱兩派之盛衰】 興中會在海外分會，除檀島外，即以日本橫濱爲首屈一指。總理及陳少白楊衢雲于乙未失敗後，常逗留橫濱，假該處爲第二次活動之策源地。時橫濱會員百數十人，多屬著名僑商，丙申冬、鄭汝磐、馮鏡如、等有組織學校，以教育華僑子弟之議，欲由祖國延聘新學之士爲教員，以就此商于總理，總理乃薦梁啓超充任，並代定名曰中西學校；蓋與中會員從事於教育界者絕少，而康有爲則講學二十年，徒侶廣衆。總理既與康同任國事，則辦學延師，自不能不假助於康也。鄭持總理介紹函赴上海，謁康於旅次，康以梁啓超方任時務報記者，薦徐勤爲代，並助以陳默庵、陳蔭農、湯覺頓，且謂中西二字不雅，更爲易名大同，親書大同學校四字門額爲贈。徐勤既抵日本，初與孫陳時相過從，引爲同志，然徐搗教育權，與僑商朝夕酬酢，友誼日深，且有同學教員爲輔，交際漸廣，而在興中會方面，則總理奔走各埠，無暇專注橫濱，僅有陳少白楊衢雲一二人來往東京橫濱間，從事接洽，自不免有相形見絀之勢；故徐勤在日本年餘，而橫濱之孫康兩黨漸成反客爲主之局。

【戊戌後康黨之氣燄】 戊戌變事起，康梁師徒亡命東京，總理陳少白以同屬逋客，特親往慰問，並商以後合作問題，然康得清帝之眷顧，以帝師自居，目革命黨爲逆不道，

深恐爲所牽累，故託事不見，是爲兩黨日後軋轢之最大原因。未幾，橫濱有保皇分會之設，僑商之興中會員泰半加入，大同學校且有不容孫某到校之標語，梁啓超發刊清議報於橫濱，大倡勤王之說，由是兩黨交惡日甚，當時徐勤曾致書日人宮崎，力辯無攻訐總理之事，錄其原函如下：

宮崎先生左右：睽別幾月，音問杳然。僕到港已得見貴領事，到澳得與田野氏晨夕接談，頃由粵返，學校事頗繁，未能親自來談，乞諒之，前聞田野氏云，貴邦人士咸疑僕大攻孫文，且疑天津國民報所刊中山樵傳，係出自僕手，聞言之下，殊堪驚異，僕與中山樵宗旨不同，言語不合，人人得而知之；至於攻訐陰私之事，令人無以自立，此皆無恥小人所爲，僕雖不德，何忍爲之？而貴邦人所以致疑者，此必有一二人造爲浮言，以惑貴邦人聽聞耳！僕實絕無此事也。今支那之局，譬之海舟遇風，其勢將覆，而舟人猶復互相爭鬥，以任其溺滅，雖下愚之人，不致若是；貴邦人咸具血誠，乃心東亞，特以此相規勸，僕實感禱不止；而猶斤斤以自辯者，蓋欲洗不白之冤，而釋四方之疑也。先生人望所宗，惓惓於僕，故敢以此相告。先生事暇，乞到學校一談。康師梁王二友皆託仁宇之下，僕等他日以報之？大同學校又蒙犬養先生爲名譽校長，危而復安，而功德

更不可言狀！專此，敬問大安。田野松岡二氏在澳甚安。弟徐勤叩稟。中歷三十日。

【謝康之聯合運動】 丙申正月初九日，謝讚泰應陳錦濤梁瀾芬之宴，初識康有爲之弟廣

仁於香港品芳酒樓；席間，謝痛言兩黨聯合救國之必要，廣仁極首肯，是年九月，謝與康有

爲會晤於惠升茶行，所談不得要領；丁酉八月，謝約廣仁會於公園，廣仁謂其兄非忠心扶

滿，不過欲以和平革命方法救國，現時大臣如張之洞等咸贊成其主張，故不便與革命黨公然

往還，致招疑忌，孫口躁妄無謀，最易債事，楊衢雲老成持重，大可合作，彼當力勸其兄與楊

聯合救國等語。無何，廣仁死於戊戌八月之變，康有爲梁啓超同亡命日本，謝復致書康梁歸

徒，重申前議，並介紹楊衢雲與之接洽，康赴美洲後，楊於己亥四月二十八日，由馮鏡如介

紹與梁啓超會談於橫濱山下町五十三番文經商店，事後楊馳函告謝，謂梁不願早事聯合，祇

言各宜先向自黨運動，以待時機；要之康黨素來夜郎自大，當卑視留學生及吾黨，且欲使吾

黨仰其鼻息；究其實學，尙遠不如胡禮垣著之新政安衡；此種人非真愛國者，與之合作，實

爲有害無利云云。謝初於運動兩黨聯合事，極爲熱心，嗣聞楊言，始意氣蕭索，知難而退。

【孫梁攜手之經過】 康有爲離日赴美後，己亥（清光緒二十五年）夏秋間，梁啓超因與

總理往還日密，漸贊成革命，其同學韓文舉、歐集甲、張智若、梁子剛等主張尤形激烈，

於是孫康兩派合併之計劃，擬推總理爲會長，而梁副之；梁詰總理曰：如此則將置康先生於何地？總理曰：弟子爲會長，爲之師者，其地位豈不更尊？梁悅服。是年梁至香港，嘗訪陳少白，殷殷談兩黨合辦事，並推陳及徐勤起草聯合章程，獨徐勤、麥孟華暗中反對甚力，移書康有爲告變，謂卓如漸入行者圈套，非速設法解救不可；時康在新嘉坡，得書大怒，立派葉覺邁攜款赴日，勸令梁即赴檀島辦理保皇會事務，不許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瀕行約總理共商國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以檀島爲與中會發源地，力託總理爲介紹同志，總理坦然不疑，乃作書爲介紹其兄德彰及諸友。

附錄當日梁啓超致總理函三通如左：

（其一）捧讀來示，欣悉一切，弟自問者狹隘之見，不免有之，若盈滿則未有也；至於辦事宗旨，弟數年來，至今未嘗稍變，惟務求國之獨立而已；若其方略，則隨時變通，但可以救我國民者，則傾心助之，初無成心也。與君雖相見數次，究未識各傾肺腑，今約會晤，甚善甚善。惟弟現寓狹隘，室中前後左右皆學生，不便暢談，若枉駕，祈於下禮拜三日下午三點鐘到上野稱養軒小酌敘譚爲盼。此請大安。

弟名心叩。十八。

(其二) 逸仙仁兄鑒：前日承惠書，弟已入東京，昨晚八點鐘始復來濱，知足下又枉駕報館，失迎爲罪！又承今日賜饌，本當趨陪，惟今晚六點鐘有他友之約，三日前已應允之，不能不往，尊席祇得恭辭，望見諒爲盼。下午三點鐘欲造尊寓，談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並約楊君衢雲同談尤妙。此請大安。

弟卓如。

(其三) 逸仙仁兄足下：弟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今已十日，此間同志大約皆已會見，李昌兄誠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黃亮卓海何寬李祿鄭金皆熱心人也。同人相見皆問兄起居，備致殷勤，弟與李昌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爲欣慰。令兄在他埠，因此埠有疫症，彼此不許通往來，故至今尚未得見，然已彼此通信問候矣。弟此來不無從權辦理之事，但兄須諒弟所處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輩既已訂交，他日共天下事，必無分岐之理，弟日夜無時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時日，弟必有調停之善法也。匆匆白數語，餘容續布。此請大安。

弟名心叩。一月十一日。

【檀島保皇會之成立】 己亥十一月，梁啓超抵檀，持總理介紹書謁僑商李昌鄭金何寬卓海諸人，頗受歡迎，旋赴淺宜島，訪總理之兄德彰，德彰招待優渥，且令其子阿昌執弟子禮，隨梁赴日留學；梁居檀數月，漸以組織保皇會之說進，謂名爲保皇，實則革命，僑商

不知其詐，多入彀中，捐助漢口起事軍餉逾華銀十萬元；總理聞之，謂梁失信背約，馳書責之，然已無及。自是檀島興中會員多爲保皇會所用，與橫濱興中會員如出一轍。

附錄當日梁啓超致孫眉函二通如下：

（其一）孫眉仁兄同志閣下：拜別以來，忽經旬日，每念厚誼，未嘗或忘；近日北京事益急，各國西報日日揚言必當救皇上，廢西后，而唐山來書，預備既足，亦指日起事，此誠今日最大機會也。弟因現時外交之事甚要，欲急往美，本擬十號搭阿士梯耶前往，因太急，不能得船位，而昨日多力船來，接有香港新嘉坡兩電，皆催弟即刻回唐，又別有一電催會項也。弟尙未定行止，然弟意究以往美爲要，因唐山事有弟不爲多，無弟不爲少，美國事則惟弟就近前往乃可也，故現時仍往美爲多。阿昌隨行之議既決，望閣下即遣其尅日前來大埠，以便同往，弟約在二十號之船，必啓行矣。今日得接德初兄來書，內附閣下所惠隆儀五十元，謝謝！閣下前爲公事，既已如此出力，復多所餽贈，於弟誠不敢當也。本月四號大埠本會請酒，集者百三十餘人，道咸值理數名皆到，是日共加捐六千餘銀；今日鍾木賢黃亮又各加三千元，（四號之席兩位已各加捐千元），可謂踴躍之至。人心如此，大事何患不成，望告各同志即將會款迅速收集，急需匯歸，以應

急需，是所切盼；弟啓超頓。七月七號。太夫人尊前望代弟請安。楊納兄眉允兄處望代傳電問候。

（其二）孫眉仁兄同志：阿昌到埠，得接手書，欣悉一切。弟本擬搭二十號之船往金山，乃於本日唐山金山船同時到埠，接有新嘉坡電文兩封，上海香港日本信函多件，皆催弟即日歸國辦事，不可少延貽誤。弟看此情形，必是起義在即，有用着弟之處，再四籌度，不能不改而東歸，決於明日搭日本丸東返矣。弟此行歸去，必見逸仙，隨機應變，務求其合，不令其分，弟目間必能做到也。至弟既東行，行蹤無定，所有阿昌相隨之義，似可作罷論，蓋東方無甚可開見識之事，而阿昌現當就學之年，似仍當令其入書館，勝於東歸也。此子循良，弟甚愛之；望其勉學成就，他日共事之日正長也。至於令姪各同志捐項，仍望趕收趕匯，因唐山急催弟歸，其事機之急可知，其需款之急更可知矣！匆匆，手此告別，卽頌義安。楊納譚允諸兄望打鋼線代弟問好告別。

弟啓超頓 七月十七日

【日本志士之入獄】

庚子某月，日人宮崎寅藏語

總理，謂彼於康有爲有恩，聞康近到

新嘉坡，擬親往遊說，使其拋棄保皇主義，聯合革命，總理以爲不易；宮崎固請，乃許

之。香港康徒聞宮崎曾赴粵謁李鴻章，遽電告康，謂宮崎奉李鴻章命來南洋行刺，請慎防；康以告新嘉坡英官，故宮崎至新埠二日，即被警察逮之入獄，總理到自越南，聞其事，乃親訪英總督說明底蘊，始獲釋放，自是日本志士所唱道孫康合作之議，始廢然拋棄，而兩黨更無合作之望矣。

【唐部對康梁之惡感】 庚子漢口一役，唐才常與林圭（述唐）、秦鼎彝（力山）、等均與總理有合作之約，雖以勤王為號召，實則利用康有為在海外籌款而已。故漢口大通既先後蹉跌，秦鼎彝陳猶龍（桃癭）諸人以保皇會捐款用途不明，謂其阻誤義師，攻擊甚力，康梁即徒疑為革命黨主使，銜恨益深；時梁啓超嘗有從此披髮入山之憤言。甲辰（清光緒三十年）、總理二次遊美，舊金山保皇會竟嗾使美國海關譯員阻其登岸，即含一種報復性質。

【各地黨報之筆戰】 自是以後，海外各埠革命黨與保皇黨之衝突，日益劇烈；東京政聞社之開幕，及徐勤在小呂宋與新嘉坡之演說會，均被革命黨員搗亂破壞；兩黨機關報之大開筆戰，尤無時無地無之；茲就雙方筆戰之海外各埠兩黨機關報，表列其報名地點年代當事人姓名如下：

革命黨	地點	年代	當事人	保皇黨	地點	年代	當事人
-----	----	----	-----	-----	----	----	-----

中國報 香港 辛丑

陳少白 黃世仲 陳思仲 嶺海報 廣州 辛丑 胡衍鶚

中國報 香港 乙巳以後

馮自由 陳春生 朱執信 商報 香港 乙巳以後 徐勤 伍憲子

民生日報 檀香山 甲辰

程蔚南 張孺伯 新中國報 檀香山 甲辰 陳懋儀 梁文卿

大同報 舊金山 甲辰

唐瓊昌 劉成禺 文興報 舊金山 甲辰 梁朝杰 梁君可

民報 東京 丙午

章太炎 胡漢民 汪精衛 朱執信 新民叢報 橫濱 丙午 梁啓超

中興報 新嘉坡 丁未

田杜鵬 周紹軒 張紹軒 汪精衛 南洋總匯報 新嘉坡 丙午 徐勤 伍憲子

自由新報

檀香山

丁未以後

盧飛信
溫雄飛

新中國報

檀香山

丁未以後

陳繼儼
梁文鼎

華英報

雲高華

戊申

周天霖
崔通約

日新報

雲高華

戊申

何卓競
黃孔昭

大漢報

雲高華

庚戌

馮自由

日新報

雲高華

庚戌

梁文卿

少年報

舊金山

庚戌

黃繼五
黃芸蘇

世界報

舊金山

庚戌

梁朝杰
梁君可

第七章 東京留學界之革命潮

自動的革命思想 最初之出版物 勵志會與廣東獨立協會 學生會館與亡國紀念會 新年團拜之演說 拒俄義勇隊之成立 革命軍事學校之組織 革命書報之日盛 湘學生與華興會 陳天華議請立憲

【自動的革命思想】留日學生之提倡革命，始於己亥庚子兩年，其時學生不滿百人，而主張根本改革之激烈論者，殆過半數；就中如戢翼震（元丞）、沈翔雲（虬齋）、林圭、秦鼎彝、馮自由、鄭貫一、馮斯燮、黎科、傅慈祥、蔡良寅（松波）、李烘寰、田邦璿、蔡忠浩、吳祿貞、吳念慈、劉道仁、鄭葆丞、蔡成煜、等數十人，莫不高唱排滿之說；康有為門下如梁啟超、韓文舉、張智若、歐榭甲、梁子剛、羅伯雅等，亦為思潮感化，時在橫濱清議報吐露其反對異族之意見，致遭其師函電切責；於此可見當日留學界之趨勢矣。大抵其時留學生之革命思想，純然出於自動，絕非受何方面宣傳之影響，蓋人人皆心醉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之學說，各以盧騷、福祿特爾、華盛頓、丹頓、羅伯斯比、諸偉人相期許。故庚子七月唐才

常漢口之役，留學生參加其間者二十餘人，失敗之日，與唐同時殉難。是爲留學生爲國流血之始。

【最初之出版物】己亥庚子二年（清光緒二十五年），留學界始發刊雜誌二種，一爲譯書彙編，江蘇人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主持之；所譯西籍，如盧騷之「民約論」，孟德斯鳩之「萬法精理」，約翰穆勒之「自由原論」諸書，皆於青年思想之進步，至有關係。二爲開智錄，粵人馮自由、鄭貫一、馮斯欒，等主持之；此報爲旬刊，在橫濱出版，專發揮自由平等之學說，於南洋美洲各埠頗爲風行。鄭貫一時任清議報編輯，因發刊是報，爲梁啓超所逐；留學生之出版物，此二報實爲先河。及辛丑夏（清光緒二十七年），沈翔雲、戢翼翬、秦力山、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王寵惠、馮自由、等更發刊國民報於東京，鼓吹民族主義最早，篇末附以英文論說，由王寵惠任之。

【勵志會與廣東獨立協會】留學界之有團體的組織，以勵志爲最早，此會之目的在聯絡情感，策勵志節，對於國家無政見；惟發刊譯書彙編及參加漢口發難諸人，多屬此會份子；故於革命運動，不無關係。廣東獨立協會爲粵籍留學生鄭貫一、李自重、馮斯欒、王寵惠、馮自由、梁仲猷、等所組織，成立於辛丑（清光緒二十七年）春間，主張廣東向清政府宣告獨立

之說，留日華僑入會者頗不乏人，總理時居橫濱，贊助頗力，粵籍留學生與總理發生關係自此始。

【學生會館與亡國紀念會】辛丑壬寅之間，各省留學生漸增至數千人，組織留學生會館於神田駿河台；開幕之日，吳祿貞演說，喻該會館爲美國費城之獨立廳。壬寅三月，章炳麟、秦力山、馮自由、馬君武、等發起支那亡國紀念會，被清公使蔡鈞要求日政府禁止開會，然屆期各省學生赴上野精養軒參加者，不絕於道，莫不廢然而返。未幾，吳敬恆奉粵督陶模命帶領速成師範生胡衍鴻等東渡，是年八月，留學界因反對取締學生事件，與蔡鈞大起衝突，吳敬恆在清使館抗爭最力，蔡乃請日政府以警察逐吳返國，吳被解時，憤然躍入城濠，賴日警援救，得不死，留學生因此事頗有歸國者。是冬留學界之有志者發起一新團體，明白揭示以民族主義爲宗旨，定名曰青年會。發起人有葉瀾、秦毓鎰、董鴻禕、周宏業、張繼、馮自由、等二十餘人，留學界公然組織革命團體自此始。

【新年團拜之演說】癸卯（清光緒二十八年）元旦，各省學生在駿河台留學生會館舉行新正團拜禮，到者千餘人。清公使蔡鈞亦到，時有廣西人馬君武、湖北人劉成禺、先後演說滿洲吞滅中國之歷史，主張非排除滿族專制，恢復漢人主權，不足以救中國，慷慨激昂，滿

塵鼓掌；滿宗室長福起而駁之，爲衆呵斥而止。事後劉成禺因此被開去成城學校學籍，不許入士官學校，長福由蔡鈞力保，得充橫濱領事。

【拒俄義勇隊之成立】癸卯四月，留學界鈕永建、秦毓鎰、葉瀾、等以俄人強佔東三省，發起拒俄義勇隊，旋改稱軍國民教育會，舉藍天蔚爲隊長，報名者逾千人；每日操演不懈，竟爲日政府禁止。衆推鈕永建湯燦二人回國，謁直督袁世凱，請其出兵拒俄，留學生願作前鋒，効死力，袁不納，且有不利用於二代表之意。鈕等狼狽離天津，留學界聞之，大憤！咸痛恨滿政府之甘心賣國，主張更形激烈。

【革命軍事學校之組織】癸卯秋間，總理自南洋抵日，適上海發生蘇報案事件，陳範、陳擲芬、黃中央、等先後東渡，留學生馮自由、劉成禺、楊度、馬君武、胡毅生、李自重、黎勇錫、伍嘉杰、桂少偉、盧少岐、李錫青、程家禔、諸人，均往還京濱，絡繹不絕，一時橫濱山下町之孫寓，頓呈活氣；是年秋，李自重、黎勇錫、胡毅生等十四人，奉總理命組織軍事學校於東京青山附近，革命黨自設軍事學校，此爲第一次。

【革命書報之日盛】癸卯甲辰二年，爲留學界革命書報最盛時期，劉成禺初由陳少白介紹，識總理於橫濱永樂樓，後乃函約總理會談於東京竹枝園，並邀程家禔、李書城、時

功玖、程明超、吳炳樞等相殺，未幾遂有湖北學生界之出版，發行至第四號而止，旋改名漢聲繼續出版。於是蘇人秦毓盜、張肇桐、等發刊江蘇；浙人蔣智由、孫翼中、蔣方震、等發刊浙江潮；湘人陳天華、楊篤生、梁煥彝、樊鍾、等發刊游學譯編及新湖南；此外出版物如猛回頭、警世鐘，國民必讀，最近政見之評決，漢幟，太平天國戰史，二十世紀之支那等等，繽紛並起，盛極一時。

【湘學生與華興會】甲辰春、湘人黃軫、劉揆一、陳天華、楊篤生、等在東京發起華興會，爲湘省革命機關；湘省學生入會者，頗不乏人，旋又組織同仇會，爲聯絡會黨機關。黃劉陳楊等先後歸國、謀大舉；是年九月，以事洩失敗，再渡日本，十一月清廷令駐日公使楊樞密查學生組織同仇會內容，詳細報告。

【陳天華議請立憲】乙巳（清光緒三十一年）春間，各國忽盛傳瓜分中國之說，學界中聞之極形恐慌，陳天華提議由留學生全體選派代表歸國，向北京政府請願，立即頒布立憲，以救危亡。陳本革命黨員，至是忽萌立憲之想，聞者咸以爲異，然陳此舉固別有用意，同志多諒解之。各省同鄉會均開會討論可否問題，反對者佔大多數，陳議遂爾打消。其後陳與宋教仁、田桐、魯魚、白逾桓、劉炳燦等發刊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以排日言論過激，爲日政府禁止。

第八章 庚子李鴻章之獨立運動

劉學詢之活動 香港總督之善意 兩廣獨立之失望

【劉學詢之活動】 庚子某月、總理在日本得劉學詢書，謂粵督李鴻章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爲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總理在乙未廣州一役，早與劉發生關係，時方經營惠州義師，頗不信李鴻章能具此魄力；然此舉設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不妨一試。遂偕楊衢雲、日人宮崎、平山等乘法輪溯狄斯赴香港，抵港之日，粵吏已派安瀾兵輪來迎，邀總理及楊衢雲二人過船開會。總理得香港同志報告，知李督尙無決心，其幕僚且有設阱逮捕孫湯之計畫，故不欲冒險赴粵，僅派宮崎乘兵輪晉省，代表接洽一切；而已則轉乘法郵船赴法屬西貢。宮崎至廣州，寓劉學詢宅，與劉密談一夜，劉述李督意，謂各國聯軍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囑宮崎向總理轉達，宮崎以時機未至，遂返香港。

【香港總督之善意】 先是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啓以中國時局危急，粵省如不急圖自保，決不足以圖存；因向與中會員陳少白獻策，主張革命黨與粵督李鴻章聯合救國，由李首向北京

政府宣告兩廣自主，而總理率黨員佐之；其進行方法，則先由中國維新黨人聯名致書香港總督卜氏，請其勸告李鴻章以兩廣獨立；李如同意，即由彼電邀總理回國組織新政府。此議經與中會員全體贊成，而事前已由何啓取得港督同意，遂由孫總理、楊衢雲、鄭士良、陳少白、史堅如、諸人署名致書港督，其文曰：

中國南方志士、謹上書香港總督大人臺前：竊士等十數年來早慮滿政府庸懦失政，既害本國，延及友邦；倘仍安厥故常，呆守小節，禍恐靡既！用是不憚勞瘁，先事預籌，力謀變政，以杜後患。不期果有今日之禍！當此北方肇事，大局已搖，各省地方勢將糜爛，受其害者，不特華人也；天下安危，匹夫有責，先知先覺，義豈容辭？士等觀此時艱，亟思挽救，竊恐勢力微弱，奏效爲難，政府冥頑，轉圜不易，疆臣重吏，觀望依違，定亂蘇民，究將誰屬！深知貴國素敦友誼，保中爲心，且商務教堂，遍於內地，故士等不嫌越分，呈請助力，以襄厥成；願借殊勳，改造中國；則內無反側，外固邦交，受其利者，又不特華人已也；一害一利，相去如斯，望貴國其慎裁之！否則恐各省華人望治心切，過爲失望，勢將自謀；且禍變之來，殆難逆料；此固非士等所願，當亦非貴國之所願也。時不可失，合則有成；如謂滿政府雖失政於先，或補救於後，則請將其本

素之積弊，及現在之兇頑，略爲陳之：朝廷要務，決於滿臣，紊政弄權，惟以貴選，是謂任私人；文武兩途，專以賄進，能員循吏，轉在下僚，是謂屈俊傑；失勢則媚，得勢則驕，面從心違，交鄰慣技，是謂尙詐術；較量強弱，恩可爲仇，朝得新權，夕忘舊好，是謂瀆邦交；外和內狠，慝怨計嫌，釀禍伏機，屢思報復，是謂嫉外人；上下交征，縱情溢耗，民膏民血，疊剝應需，是謂虐民庶；鍛鍊黨罪，殺戮忠臣，杜絕新機，閉塞言路，是謂仇志士；嚴刑取供，獄多瘕斃，甯枉毋縱，多殺示威，是謂尙殘刑；此積弊也。至於現在之兇頑，此後尙無涯涘，而就現在之已見者：則如妖言惑衆，煽亂危邦，釀禍奸民，褒以忠義，是謂誨民變；東亂旣起，不卽剿平，又借元兇，命爲前導，是爲挑邊釁；教異理同，傳道何罪？唆聳民庶，屠戮違人，是謂仇教士；通商有約，保護宜周，乃種禍根，蕩其物業，是謂害洋商；睦鄰遣使，國體攸關，移砲環攻，如待強敵，是謂戕使命；書未絕交，使猶滯境，圍困使署，囚禁外臣，是謂背公法；平匪全交，乃爲至理，竟因忠諫，慘殺無辜，是謂戮忠臣；啓覺貪功，覬覦大位，不加誅伐，反授兵權，是謂用僨師；裂土瓜分，羣雄耽視，暗受調護，漠不知恩，是謂忘大德；民教失歡，原易排解，偏爲挑撥，遂啓禍端，是謂修小怨；凡此皆滿政府之的確罪狀；苟不反正，爲

禍何極！我南人求治之忱，良爲此矣。士等深知今日爲中外安危之所關，滿漢存亡之所繫，是用力陳利弊，曲慰同人；南省亂萌，藉茲稍緩；事宜借力，謀戒輕心；上國遠圖，或蒙取錄。茲謹擬平治章程六則呈覽，懇貴國轉商同志之國，極力贊成，除去禍根，聿昭新治，事無偏益，利溥不同。惟是局緊機危，時刻可慮，望早賜覆，以定人心，不勝翹企待命之至！

計開

一、遷都於適中之地。

如南京漢口等處，擇而都之，以便辦理交涉及各省往來。

二、於都內立一中央政府，以總其成；於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資分理。

所謂中央政府者，舉民望所歸之人爲之首，統轄水陸各軍，宰理交涉事務，惟其主權仍在憲法權限之內，設立議會，由各省貢士若干名，以充議員；以駐京公使爲暫時顧問局員。所謂自治政府者，由中央政府選派駐省總督一人，以爲一省之首，設立省議會，由各縣貢士若干名，以爲議員，所有該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有全權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遙制，惟於年中所入之款，按額撥解中央政府，以爲清洋

債，供軍餉，及宮中府中費用；省內之民兵隊及警察部，俱歸自治政府節制，以本省人爲本省官，然必由省議會內公舉；至於會內之代議士，本由民間選定，惟新定之始，法未大備，暫由自治政府擇之，俟至若干年，始歸民間選舉；以目前各國之總領事爲暫時顧問局員。

三、公權利於天下。

如關稅等類如有增改，必先與別國妥議而行，又如鐵路礦產船政工商各業，均宜分沾利權；教士旅店一體保護。

四、增添文武官俸。

內外各官廩祿從豐，自能廉潔持躬，公忠體國，其有及年致仕者，給以年俸，視在官之久暫，定恩額之多少，若爲國捐軀，則撫養其身後。

五、平其政刑。

大小訟務，仿歐美之法，立陪審人員，許律師代理，務爲平允，不以殘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

六、變科舉爲專門之學。

如文學科學律學等俱分門敘授，學成之後，因材器使、毋雜母盪。

書既上，復由何啓向港督代達一切，卜氏極表同情，因向李鴻章再三接洽。時清廷數電促李北上，與各國議和，李以北京未破，拳亂禍首勢焰正盛，遲遲未行。對卜氏提議，頗表示好感；斯時李果幡然變計，決心獨立，我國時局大有轉危爲安之望。

【兩廣獨立之失望】未幾總理從南洋乘日輪佐渡丸返港，同行者有宮崎、福本、摩根、諸人，抵港後，晤陳少白等，知李督因北京陷落，清帝母子出亡無恙，已決意北上，不再談據粵自主事；港督之意，欲扼之於香港，使與民黨合作；是日十一時約相會見，爲最後之勸告，倘彼能慨然應諾，則粵省可卽宣告獨立；港督可以一許。總理登岸。以便取道入粵。

總理謂李以八十老翁，本無遠大思想，今既取道北上，未必因外人之勸告，而中止其行；及李與港督會談，果不出所料。蓋李先後聞劉學詢及港督之提議，未嘗無採納之意。惟其主見，以清帝后存亡爲斷：設使清帝后一旦遇難，乃可以藉口獨立；及聞出亡無恙，君臣之見猶存，始毅然北上，總理以李事完全失望，亦卽赴日本。

第九章 正氣會及自立會

唐才常與兩黨 留學生之參加 正氣會之成立 自立會與國會

【唐才常與兩黨】 湖南瀏陽人唐才常，號佛塵，少有改革之大志，與同邑譚嗣同、長沙畢永年、相善。戊戌（清光緒二十四年）前，嘗佐湘撫陳寶箴辦時務學堂，聘上海時務報記者梁啟超任教授；八月政變，譚嗣同死之，時務學堂亦被解散；唐憤極，遂萌舉兵除奸之想。時畢永年已東渡日本，訂交于興中會首領孫中山先生，及日本志士宮崎寅藏、平川周等，總理以畢熟悉湘鄂會黨情形，亦與深相結納，且派平山隨畢赴湘，聯絡哥老會各首領，出入湘省者凡三次。唐才常至日本時，由畢介紹謁總理，籌商長江各省與閩粵合作事，然唐東渡之目的，在於會見康有為梁啟超，有所計劃；時康梁師徒方在海外大倡保皇會，建議募款起兵勤王，其眼中之徐敬業，捨唐莫屬，而唐亦欲利用保皇會款為起事之需，故不便與興中會積極合作；其間由畢永年平山周多方斡旋，始訂殊途同歸之約。然光復勤王兩名義，固根本不能相容，終不能無鴻溝之見存焉。

【留學生之參加】 己亥（清光緒二十五年）唐與梁啓超、林圭、秦鼎彝、吳祿貞、等決議在長江沿岸各省起兵，謀運動會黨及防軍，先襲取武漢爲根據地。林號述唐，湖南湘陰人，長沙時務學堂學生，居湘時，素以結納哥老會人物爲職志，因得訂交各頭目；己亥夏間赴日留學，肄業于東京牛込區東五軒町高等大同學校，同學者有湘人秦鼎彝（力山）、蔡鍾浩、蔡良寅（松波）、范源濂、田邦璇、李炳寰，李羣、陳爲瓚、唐才質、粵人馮自由、鄭貫一、馮斯欒、等二十餘人，日夕高談革命，留學界表同情者，有戢翼輩、沈翔雲、黎科、傅慈祥、吳祿貞、劉伯剛、吳念慈、鄭葆晟、蔡丞煜、諸人，其時我國留日學生總數不過七八十人而已，唐既有志於湘鄂，以林與會黨素有關係，乃約林及秦蔡田李等回國大舉；復由林邀鄂人傅慈祥、粵人黎科，閩人鄭葆晟、燕人蔡丞煜、等相助；傅等欣然從之。出發之日，梁啓超、沈翔雲、戢翼輩、等在紅葉館設筵祖餞，孫總理、陳少白、平山、宮崎、皆在座，各舉杯慶祝前途勝利，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之慨。林於行前，親詣總理請益，總理爲之介紹於漢口某俄國商行買辦與中會員容星橋，其後林在漢口大得容助，總理介紹之力也。

【正氣會之成立】 唐、林、至上海，初以日人田野橋次名義組織東文學社，陰則發起正

氣會爲運動機關，唐手訂正氣會章程二十餘條，其序文曰：

四郊多壘，卿士之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興四方之瞻，盛靡聘矣。昔者魯連下士，蹈海而接強秦；包胥繫臣，哭庭而存弱楚；藁爾小國，尙挺英豪，詎以諸夏之大，人民之衆，神明之胄，禮樂之邦，文酣武嬉，蚩蚩無覩，方領矩步，奄奄欲絕，低首羶腥，自甘奴隸，將非江表王氣終三百年乎？夫日月所照，莫不尊親；君臣之義，如何能廢？盤根所由別利器，板蕩始以識忠臣，是以甘陵黨部，范孟博志在澄清；宋室遺民，謝臯羽常聞痛哭；諸君子者，人懷偉抱，世篤忠貞，或功勛餘裔，飄纓天閣之家；或詩禮傳人，領袖清流之望；當此楚氛甚惡，越甲常鳴，詎知醅寢積薪之上，孤立巖牆之下，長蛇薦食，騎虎勢成，將軍何以得故寵，彼嘗收用其私人，有粟豈得而食，無家何以爲歸矣！束手待斃，噬臍何及！所願咸捐故態，同登正覺，卓犖爲絕，發憤爲雄，一鼓作氣，喁然嚮風，上切不共戴天之仇，下存何以爲家之思。庶竭一手一足之誠，冀收羣策羣力之效。國於天地，必有與立，非我種類，其心必異。毋誘於勢利，毋溺於奇袤，共圖實際，勿盜虛聲，俾中外繫其安危，朝野倚爲輕重。勿使新亭名士，寄感慨於山河，故宮舊臣，瞻哀思於禾黍，幸甚幸甚。嗟乎，地有

橫流之海，精衛思填；石當缺陷之天，女媧能補；任重道遠，黽勉以至，霜鐘頻警，輟筆悵然。

文中有一「非我種族，其心必異」及「君臣之義，如何能廢」之二語，實為自相矛盾。唐以周旋革命保皇兩派之間，不得不兼籌並顧，為護衍之計；因是大招畢永年，章太炎之反對，畢力勸唐斷絕康有為關係，唐利保皇會資，堅不肯從，相與辯論一日夜，失望而去。未幾畢所招致赴香港之哥老會頭目李雲彪、楊鴻鈞、張堯卿、辜天佑、李塋、師襄、諸人，以保皇會多資，亦棄與中會而投唐，畢受種種刺激，乃憤投普陀削髮為僧，自是遂不聞其踪跡；章於國會開會之後，亦以言不見納，憤然剪除辮髮，拂袖離滬。

【自立會與國會】唐旋易會名為自立會，稱其軍為自立軍，繼以會名近於激烈，未易普遍，乃於六月間，以挽救時局為辭，邀請滬上維新志士，開國會於張園，到者有容闈、嚴復、章太炎，文廷式、吳葆初、葉浩吾、宋恕、沈蕙、張通典、龍澤厚、等數百人，公推香山人容闈為會長，侯官嚴復為副會長，唐為總幹事。林圭、沈蕙、狄葆元、為幹事，成立後，聲勢日盛，大招清吏之忌，同時日人田野橘次發刊同文日報，鼓吹革命，不遺餘力，頗足為唐等之助；林圭亦在漢口設軍事機關，慘憺經營，成效漸著；復仿照會黨頒發票布辦

法，散放富有票，分地段以設旅館，爲會友往來寄宿之所，其在漢口者曰賓賢公，襄陽曰慶賢公，沙市曰制賢公，岳州曰益賢公，長沙曰招賢公。刊布會章，號稱新自立之國，其規條有不認滿洲爲國家等語，林並作一長函，託容星橋函約總理同時大舉，林遺書原文皆存民元北京稽勛局，曾由林兄某拍照多份分贈友人，今或存也。

第十章 庚子秦力山大通之

起事之籌備

大通之佔領

自立軍之失敗

【起事之籌備】 秦鼎彝、號力山、長沙人，已酉夏間東渡留學，翌年偕林述唐歸國，同任自立軍重要職務，因與安徽撫署衛隊管帶孫道毅友善，故願獨担任池州大通發難之責，由唐才常委充自立軍前軍統領；及至大通，賴孫管帶密助以軍械，籌備漸熟，水師營弁亦多受約束，又由皖省哥老會頭目符煥章在大通蕪湖太平裕溪和悅洲等處散放富有票，招人入會，大通居民附和者充塞於途，秦方與漢卜機關部約期七月十五日並舉，詎唐才常以待海外匯欸，展期數次，秦以長江沿岸戒嚴，未得軍報，仍進行不輟；至七月十三日，事為大通保甲局委員許鼎霖所聞，立督局勇拿獲黨人七名，銅陵縣魏令更電皖撫王之春告警，王先派武衛副前營傅永貴督勇一哨，附江輪前往彈壓，繼聞鹽局被據，乃續派武衛楚軍及定安軍七八百人赴援，並令沿江各地戒嚴。

【大通之佔領】

秦見事洩，遂令黨人於十五日立即起事，並張貼安民告示如下：

中國自立會會長「討賊勤王事：照得戊戌政變以來，權臣秉國，逆后當朝，禍變之生，慘無天日；至己亥十二月念四日下立嗣偽詔，幾欲蔑棄祖制，大逞私謀，更有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爲名，賊臣載漪、剛毅、榮祿、等陰助軍械，內圖篡弒，不得、則公然與中立爲難！用敢廣集同志，大會江淮，以清君側，而謝萬國。傳檄遠近，咸使聞知！

（宗旨）（一）保全中國自立之權。（二）請光緒帝復辟。（三）無論何人，凡係有心保全中國者，准其入會。（四）會中人必當禍福相依，患難相救，且當一律以待會外良民。

（法律）（一）不准傷害人民生命財產。（二）不准傷害西人生命財產。（三）不准燒燬教堂，殺害教民。（四）不准擾害通商租界。（五）不准姦淫。（六）不准酗酒逞兇。（七）不准用毒械殘待仇敵。（八）凡捉獲頑固舊黨，應照文明公法辦理，不得妄行殺戮。（九）保全善良，革除苛政，共進文明，而成一新政府。

是時水師參將張某聞變，派炮划四艘，率兵渡江防堵，詎所部多與黨通，甫至岸，即與黨人聯合一氣，張參將竟投江而死；於是水師盡入秦掌握，隨以大砲轟督銷局，據之；局員錢綬甫逃。另有黨人蜂擁至貨厘局，釋放被逮者七名，駐大通防營管帶蕭鎮江守中立。

【自立軍之失敗】 王撫初派之傅管帶永貴見黨人勢盛，不敢渡江，旋復派省城防營管帶邱顯榮及蕪湖防營管帶李本欽，率兵會攻，仍未得利，被黨軍以大砲擊沉砲艇八艘，小火輪一艘；十七日蕪湖吳道續派衡字軍三營應援，清軍勢力頓加，秦揮兵搏鬥甚力，卒以兵少不敵，餘衆遁向九龍山一路而去，秦僅以身免。仍避地日本，後與沈翔雲等發刊國民報於東京，壬寅（清光緒二十八年）與章太炎馮自由諸人組織支那亡國紀念會，翌年自緬甸入雲南，欲運動滇邊土司刀沛生等起兵反清，丙午，病死於滇。

第十一章 庚子唐常漢口之

起事之佈置 對外之文告 海外之匯款 擁張獨立之破裂 漢口機關之失敗

沈蕙新堤之失敗 湖南之黨獄 黨人之出險 保皇會之報告書 張之洞之奏摺

【起事之佈置】 唐才常、林圭、計畫分自立軍爲七軍，以大通爲前軍，秦力山統之，安慶爲後軍，田邦璿統之，常德爲左軍，陳猶龍統之，新堤爲右軍，沈蕙統之，漢口爲中軍，林自統之。另置總會親軍及先鋒軍，唐則爲諸軍督辦，分途招募兵勇數十營，上游則界四川之宜昌，下游則界江西之武穴，南則界湘之荊州，北則界漢之襄陽隨州當陽應山麻城，中路則沔陽新隄沙洋嘉魚蒲圻崇陽監利，皆其勢力所及。蓋自畢永年離鄂之後，哥老會各路頭目遂多受唐林部勒；林述唐於唐未至漢口之前，已與黎科戡元丞李炳寰蔡丞煜鄭葆丞等詳訂自立軍會章三段，題曰「自立軍現在之布置及其將來兵事」，照錄如左：

(一)軍隊編制 一起發之初集兵二萬分七軍四十營 一置總會親軍十營 一置中左右前後五軍各五營 一置自立先鋒軍五營 一各軍統領由總會派營官由統領派哨弁哨長由

營官派 一各軍皆派統領一幫統一營官准營數哨官准哨數 一以親軍統領爲總統節制各軍 一發起之始日卽出示招募健兒三十營三日成軍 一加募之兵置自立全軍營務處十營置自立全軍糧臺處衛隊五營總會所衛隊十營軍械所守兵五營 一起發之後卽選派自立各軍路湖南湖北江西等處循長江一帶 一將弁薪俸額數及兵丁餉額數須於起發之處擬定 一新募之兵卽用外國急用操法試練 一俟槍法嫻熟仍再募數十營隨時酌量策應各路

(二) 條教文牘 一國會自立檄文自立淺語傳單簡明條例 一國會自立告示及簡明斗方告示 一招募告示及其規則 一布告各國照會國書 一招納各省同志豪傑傳單 一安撫百姓告示 一國債股票 一各項委節及略地節 一扎飭保護租界教堂專節 一扎飭略地各弁收各州縣地丁征冊及各督銷稅局歷年簿據 一札委權知各州縣事撫輯流散編練團軍

(三) 行兵條理 一置兵吏司司功過置軍政司司賞罰 一議訂軍官功過賞罰條例兵丁功過賞罰簡明條例 一行軍禁約淺語牌示 一行軍賞罰淺語牌示

【對外之文告】 自立軍於六月間已合併於中國國會，以香山人容闈駐上海任外交事務。黎科駐漢口任租界交涉事務，由容闈起草英文對外宣言，大意如下。

中國自立會有鑒於端王榮祿剛毅等之頑固守舊，煽動義和團以敗國事也，決定不認滿洲

政府有統治清國之權，將欲更始以謀人民之樂利，因以伸張樂利於全世界，端在復起光緒帝，立二十世紀最文明之政治模範，以立憲自由之政治權與之人民，藉以驅除排外篡奪之妄舉，惟此事須與各國聯絡，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並教會中之生命財產等，均須力爲保護，母或侵害，又望諸君於起事時切勿驚惶，別有軍令八條如左：

第一條 勿侵害國民之生命財產。

第二條 勿侵害外人之生命財產。

第三條 勿焚燬寺院勿驚動教堂。

第四條 保護租界。

第五條 嚴禁姦淫竊盜及一切不法行爲。

第六條 待遇擒獲敵人，禁用慘酷非刑，須照文明交戰條規處治之。

第七條 對敵時用殘酷待遇及猛毒武器，均所不禁。

第八條 所有清國專制法律，建設文明政府後一概廢除。

【海外之匯款】 唐林等所發富有票，藉哥老會之力，散放於湘鄂皖贛各府州縣，爲數甚夥，勢力日漸膨漲，諸事粗定，惟軍資尙虞不足，各路待款發動，均派代表駐漢滬二組坐催，

唐乃屢電海外，促康有為梁啓超匯款接濟，僅由南洋邱菽園匯到若干，仍缺額甚鉅，以是黨人對康梁感情日惡，哥老會龍頭李雲彪楊鴻鈞等先離異，辜洪恩則發費爲票，李和生則發回天票，各自爲謀，唐因是滯留上海，待款而行。

【擁張獨立之破裂】時值北方拳亂變起，林圭認爲機不可失，促唐赴漢口謀速發難，唐至漢，以北方無政府爲辭，藉日本人爲通殷勤於鄂督張之洞，諷以自立軍將擁之挈兩湖宣布獨立，張猶疑莫決，然對於黨人之活動雖有所聞，未嘗予以發覺，似非全無好意者。唐設法促張自決多次，張無表示，唐以爲無望，乃揚言於外人曰：倘張之洞奉清廷之命以排外，吾必先殺之，以自任保護外人之事；張聞而恨之。是時唐已定期七月十五日各路同時大舉，以康梁匯款未至延期；秦力山在大通，因長江各口岸防範嚴密，未得展期軍報，及時起事，以後路不及響應，無援而潰，唐因經費不足，頻催海外保皇會款不來，於是數數展期，而二十五，而二十九，至二十七而事敗。

【漢口機關之失敗】張之洞偵知唐等所爲與己絕反對，且將佈告各國領事，據武昌獨立，決計先發制人，將黨人一網打盡，以絕禍根；適二十七日漢口泉隆巷某剃髮匠偵知同街唐姓形迹可疑，遂向都司陳士恆告變，陳跟蹤拿獲黨人四名，始悉黨人有大舉動，張之洞聞

報，卽照會租界各國領事，於二十八日清晨派兵圍搜英租界李順德堂，及寶順里自立軍機關部與輪船碼頭等處，先後逮捕唐林、及李炳寰、田邦璿、瞿河清、向聯陞、王天曙、傅慈祥、黎科、黃自福、鄭葆晟、蔡丞煜、李虎生、及日本人甲斐靖、等二十餘人；同時圍搜某俄國商店，擬捕其買辦容星橋，容喬裝工人而逃；戡元勳則避匿劉成禺家，賴姚錫光父子設法，得以出險。唐等被擒後，司道府縣在營務處會訊，唐供辭謂因中國時事日壞，故效日本覆幕舉動，以保皇上復權，今既敗露，有死而已；餘人羣呼速殺，二十八夜二更乃押至大朝街紫陽湖畔加害。一時延頸就戮者共十一人。尙有日本人甲斐、則移交駐漢口日領事訊辦。自是張之洞乃大興黨獄，湖北殺人殆無虛日，特派護軍營二百人駐漢口鐵政局，形迹稍可疑者皆不免，約死百餘人。

【沈蕙新堤之失敗】右軍統領沈蕙、長沙人，担任在新堤發難之責，聞漢上以迂緩失事，亟率所部發難，湖北之崇陽監利，湖南之湘沅州湘潭等縣，紛起響應，時因中軍已失，人心渙散，師遂潰。黨人黃南陽、李壽金、曾廣文、王昌年、皆被執，死之。沈走武昌，旋復北走燕京，欲着手於中央活動，居二年，因在報上揭發清廷與俄人私訂密約，事爲李蓮英慶寬告密，清太后那拉命以非刑立斃杖下，中外譁然。時在丁未（清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初

八日。

【湖南之黨獄】安徽人汪鎔、幼從父宦游湖南，自德據膠州，感於外患日亟，創設白話報於蕪北，以開通民智自任；及拳匪亂作，大局益危，聞唐林等將有事於湘鄂，乃銳意結合湘中會黨，以爲發難地；大會于定王臺，以掣於經濟之缺乏，不能大有所設施；復赴漢約師期，時主南路軍事者爲清泉楊暨，主西路者爲武陵何來保，均敢願謀響應；未幾漢口事洩，湘撫俞廉三承張之洞意旨，大興黨獄，全省騷然。先後被逮殉難者，有唐才中、蔡鍾浩、何來保、方成祥、徐德、姚小琴、李生芝、汪楚珍、李英、徐崑、陳保南、易瑞林、李廣順、莫海樓、仇長庚、李如海、沈竹亭、李蓮航、等百餘人，汪鎔之兄鑑以縣佐候缺長沙，執中干進，乃告密於劣紳王先謙，凡與鎔有連者悉羅列無遺；先謙上之俞撫，乃緹騎四出，鎔方自漢歸，始知爲兄所賣，仰藥死之。其次兄瑤下之獄，鑑鼓功得保知縣。

【黨人之出險】是役湘鄂黨人出險者，有陳猶龍、朱濂溪、龔超、沈薰、辜仁傑、辜洪恩、馮堯卿、楊鴻鈞、師襄、諸人，龔超逃至上海，復爲清吏逮捕，以租界會審公廨認爲國事犯得釋。秦力山、戢元丞、陳猶龍、宋濂溪、等則亡命日本。是役康有爲假勤王名義向海外華僑募款，數逾百萬，僅電報一項耗費逾十萬元，而唐才常林圭竟以經費不足，遷延失事，

因此秦力山陳猶龍（桃癡）等至日本，卽向梁啓超大開交涉，要求算賬，梁憤而有披髮入山之宣言，保皇會自此信用漸失，不復再談起兵勤王事，未幾易名帝國憲政會。

【保皇會之報告書】 保皇會向海外華僑募款函件，無遠弗屆，茲擇錄庚子六月六日康有爲致各埠公函一通如下：

各埠保皇會列位同志義兄公鑒：前致函臚列近情，並託三事，一曰有款卽用電匯而勿匯寄，一曰已捐者加捐，一曰廣聯同志，三者皆今日最急切而不可一刻緩待之要務！想經大覽。誠以大舉在卽，萬事交迫，餉械二事，尤爲浩繁，無餉不可以用人，無械不足以應敵，百函百電，日來催迫，旣已嘆大局之危亡，又深恐機緣之先喪，徘徊終夕，首疾爲加。惟諸君慷慨憂國，義憤填膺，痛此時艱，種族不續，必能相應以成大舉；明知諸君高義彌地塞天，屢電屢函，自形煩數，而以中國黃種之故，用敢流涕爲四萬萬同胞乞餉也。邱君菽園再捐十萬，共二十萬，毀家紓難，高誼可風；今請伸明前義，務祈加捐。所捐有得，務祈卽時電匯，軍務倥傯之時，彌東補西之苦，諸君諒之而勉助焉。所有近情，列於下幅：

一、僞政府始以庇拳匪爲得計，內謀篡弒，外戕西人，聲勢洶湧，一朝而橫行津沽，及

至今日，拳匪勢日張，黨日衆，盤踞日固，僞府諸賊雖欲勦辦，已養虎自爲患矣。日來所出之僞諭，文句鄙俚，胆氣震懾，不稱團匪，而稱國民，不成國體，此自取覆亡之道，所謂天奪其魄也。

一、各省督撫不奉僞諭，截糧備餉，自固疆圍，僞政府無如之何，而粵督李鴻章江督劉坤一抗拒尤甚。僞政府之傾，不待言矣！

一、僞府既倒，新黨已於上海設立國會，預開新政府，爲南方立國基礎，將來迎上南遷，先布告各國，保護西人洋行教堂等事，義軍一赴，卽與各國訂約通商，復我維新之治。

一、此次諸賊之結拳匪，此殆天亡之以興我新黨者，何以言之？僞府諸賊盤踞北京，根深蒂固，擁兵甚衆，天下無事，金甌未缺，我一旦起而與之相抗，雖有名義之正，聞者風從，彼僚賊獲罪于天，必不久全，然耗力竭智，亦需時日，乃足破之；今則天奪其魄，鬼焚其穴，結匪自踣，激外自殺；始以彼以逸我之勞，彼以整待我之亂，今也我以逸待彼之勞，我以整待彼之亂，卽論兵法，已無可勝，外結萬國之深仇，內生各督之抗拒，不成爲政府，不足爲朝廷，今幸外國之兵未能大集，苟延殘喘，再延一月，西兵既至，亡可翹足而待耳。我新黨乘斯時以起義軍，遠在南方，固成割據，而彼無如何，

卽進搗賊穴，亦以疲弊而難自救，故曰天與之會。不可失也。

一、我南方勤王義勇已分布數路，不日將起，旣成方面，可與外國訂約，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英旣相助，則我可立不敗之地，彼僞匪已倒，諸賊倉皇，斂手待斃，旣無可徵之餉，又無可調之兵，不亡何待哉？聖主確聞無恙，所有電報謠言屢傳凶問，不足信據。軍事倥偬，日夕籌畫，所有各情，未能詳書，皆據電傳，想皆知悉，故不贅焉。匆匆敬請義安。有爲再上。六月二十日。

【張之洞之奏摺】 附錄鄂督張之洞向清廷奏報嚴辦兩湖會黨摺如下：

奏爲康黨謀逆，創設自立會，勾結長江兩湖會黨，同時作亂，先期破獲，擒誅渠魁，現派營四路勦捕，飭令繳票解散，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查自北方開戰以來，各省黨徒咸思蠢動，臣等欽遵諭旨，保守疆土，欲防外侮，必須先清內黨，當卽增募營勇分路籌防；七月初間、湖北巴東長樂等縣，果有會黨糾衆豎旗起事，正在派兵勦辦，旋聞安徽大通已有大股會黨突起焚劫，其勢甚熾；湖北沔陽州之新堤，蒲圻縣之羊樓峒，湖南臨湘縣之灘頭，均有會黨接踵而起，民間大爲驚擾，荊州之沙市，以及嘉魚麻城等縣，均有會黨謀亂情事；各黨聚衆點名，打造刀械，造製號衣，儲備米糧，一似錢財甚爲充裕

者！並聞有私運外洋軍火之說。當經遴派員弁營勇分路密查勦捕，以武穴向爲下游門戶，會黨之藪，並派營勇兵輪前赴該處查拿防遏，同時各省拿獲各黨，皆係領有「富有票」，此票乃仿照哥老會散放票布之辦法，其票係上海洋紙石印，寫刻篆印，皆極精工，上橫書「富有」二字，直書「憑票發足典錢一串」，文前有編號，後有年月，背有暗口號圖章二顆，用在湖北者，又鈐「楚」字圖章，其命名蓋暗寓富有四海之意，實屬悖妄已極！凡領票者，均係勾串一氣，互爲聲援。據黨首散票者告人云，持有此票，即可向該黨首處領錢一千文，以後乘坐太古怡和輪船，不索船價，並云中國即將大亂，以後持票即可保家，以故各省黨首趨之若鶩。旋經查出，此乃大逆康有爲一人主使，調度其夥黨，分布各省，輾轉煽惑，其巢穴卽在上海，於租界內設有國會，入會者亦不盡康黨；沿江沿海各省皆有國會分會，而分會中以漢口之分會爲最大，因武漢當南北適中之地，居長江之上游，而兩湖會黨又最多，故先於武漢舉事。其會名曰自立會，其軍名曰自立軍，勾煽三江兩湖等處哥老會黨，糾衆謀逆，定期七月二十九日，武昌漢口漢陽三處同時起事；約定新隄蒲圻之黨，速起大股前來接應；岳州沙市之黨，遙爲聲援。先於二十九日訪有端倪，密飭員弁在漢口地方李慎德堂及寶順里內拿獲兩湖分會總黨首唐才常黨首林

圭李虎生等三十餘名。唐才常係督辦南部各省總會，又督辦南部各省軍務處，林圭係統帶國會中軍，李虎生係總窩戶。營時在唐才常寓所起獲軍械火藥偽黨偽札偽示及富有票多張，又入會各黨姓名簿，又購買洋槍刀械，用款雇募奸細，分往各城各營各局充當內應，月支薪水用款，招募偽黨，自稱發餉用款各項帳簿，又各省逆黨往來黨信，又洋文自立會辦事規條，皆在唐才常屋內搜獲；並同時在漢口漢陽獲拿同夥謀逆之哥老會黨首瞿河清向聯陞等，發交營務處司道武昌江夏縣公同審訊，該等供認開設自立會，勾結哥老會，散放富有票，同夥謀逆不諱。當即將該黨首唐才常等二十名正法示儆。旋在嘉魚獲拿逆黨蔣幗才，搜獲富有票黃旗，及各號名單，及正副會長康梁偽諭，暨供出各黨姓名。續據湖南獲拿會黨頭李英譚翥等供稱：康有爲在上海開富有山，正龍頭係康有爲，唐才常梁啓超李金彪楊鴻鈞師馬炳等，唐才常派爲上海總糧臺，聽說康有爲孫汝派人會合大刀會，孫汝已到山東，此事是康有爲爲總，康有爲以唐才常爲總，唐才常以辜仁傑辜鴻恩師馬炳卽師襄爲總，湘省聞拿自盡之汪銘，派爲長沙總糧臺，各糧臺之錢均是康有爲接濟等語。查蔣幗才單內係康有爲爲正龍頭，梁啓超爲副龍頭，並據唐才常供上海國會總會頭目係廣東人容榮，此外各處所獲哥老會黨供詞，供出康有爲爲唐才常爲首者，

不計其數。查獲逆信偽札及各黨供，尙有沈克誠、陳謙、林杰卽邦威、容榮、李松芝、蔡鍾浩、汪楚珍、張堯卿、戴保廷、均爲謀據兩湖之大頭目。秦俊傑卽秦立三、又名秦郵，卽大通滋事黨首。復經札密咨鄂省各省查拿，並照會各國領事在案。並准大學士直隸總督臣李鴻章咨湖南巡撫臣俞廉三咨，查出訊出康有爲唐才常容榮等勾黨作亂、私運外洋軍火情形，大略相同；暨准兩江總督臣劉坤一安徽巡撫臣王之春咨，富有票黨擾亂長江，派兵剿捕，起獲偽票偽示，私運軍火各情形，與鄂省所查，皆相符合。查此項自立會黨唐才常，以康逆死黨窟穴上海，設立總會，自爲總糧臺，往來沿江沿海各處，廣散銀錢，購誘會黨，計謀凶狡，黨夥紛繁，其亂黨往來書信，大旨因北方有警，乘此煽動沿江沿海各省各種會黨，同時作亂；其同謀勾結之人，各省皆有，其購械募黨之款，查簿內存款計洋銀一萬五千餘元，用去已將及萬元；聞康有爲詐騙斂集之款，共有洋銀六十萬元，安排以二十萬元用之長江，所散放之富有票，就兩湖地方查出供出者，已有兩萬餘張；事發後兩三日，尙有人向李慎德堂投遞黨逆信，經稅務司郵政局拿獲數起，其偽札有曰指定東南各行省爲新造自立之國，其華洋文規條，內有曰不認滿洲爲國家；其偽印文曰中國國會分會駐漢之印，又曰中國國會督辦南部各省總會之關防，又曰

中國國會督辦南部各路軍務之關防，又曰統帶中國國會自立軍中左右前後等營各關防，其逆信內有言以湖北爲中軍，以安徽爲前軍，以湖南爲後軍，其唐才常身邊小篋內，搜出偽號令告示稿，有曰焚燬各衙署，佔奪槍炮廠，劫掠局庫，佔踞城池，焚燬三日，封刀安民，派將固守，再籌征進；其逆信有曰沿途亦可劫掠，其開用偽關防札文，內有曰業經報明滬會，篆刻關防一顆，內刻中國國會督辦南部各省總會字樣，於庚子年七月初八日開用等語；唐才常到案一一供認不諱。至其造言捏誣，狂吠詆毀兩宮，悖逆兇悍，筆不忍書，令人髮指！該會黨等以自立爲名號，以焚戮劫掠爲條規，以富有票爲引誘，以哥老會紅教會及各省各種會黨爲羽翼，意欲使天下人心同時搖動，天下民生同時糜爛，實爲兇毒已極！又查偽札有云本國會深懷危亡等語，實屬狡詐膽妄。黨首倡爲國會，造此詭辭，冀以誑誘躁妄之文士，鼓動無知之愚民，尤爲可惡！惟目前時事雖棘，上下同心，力圖振作，尙可勉籌備補救之方；若該會黨各省蠶起，外人乘之，則中國真將有危亡之勢矣！今該黨既已自稱爲新造之國，公然自立，不認國家，是明言不爲我皇上之臣子矣，乃尙敢託保國之名，以逞其亂國之謀，不獨中國忠義臣民不受其欺，凡各國明理曉事之人，亦亦不受其欺也。近日鄂湘江皖各省滋事之黨，查其逆信票據供詞，皆係自

立會黨之黨，皆係領富有票之人，其合夥約期，濟械助費，分據地方，安排接應，均經查有實據。查李慎德堂前門在英租界之內，當日查各黨之時，係由英領事簽字，派巡捕協同往拿，當場跟同起獲各種謀逆作亂器械憑據，華洋人等衆目共睹，因此各國領事皆深知此輩係與哥老會合夥，必應查拿，以免擾害地方。除湖北湖南兩省隨時密查嚴拿外，此外沿江沿海各省皆有分拿，其往來於上海者尤多，應由各省自行查拿；已將先被迭次查出供緊要各黨首姓名籍貫陸續開單分咨各省，一體嚴密懸賞查拿，務獲懲辦，以懲亂逆，而安大局。至唐才常供出同謀之人甚多，凡係查無實據者，概不株連；其軍民人等誤有富有票者，准其向官司營局團紳首士繳票銷燬，即免追究，予以自新；若觀望藏匿不繳者，查獲黨票，定行重辦。自漢口黨首伏誅後，各路黨徒聞之震懾奪氣，惟富有票放出太多，其悍黨徒首尚多漏網，現已訪知仍復潛蹤往來上海長江一帶，別設狡謀，力圖糾衆報復，沙市岳州常德豐州一帶黨徒尚在煽惑窺視；新堤之黨竄擾湖南之臨湘巴陵監利朱河等處，其監利沙萍麻城嘉魚榮陽巴東長壽之黨，仍飭各營分投搜剿解散；其襄陽棗陽隨州應山等處界連豫邊，素多刀會，豫省年來旱荒，飢民頗衆，亦隨有會黨開堂放票者。自七月以來，藉鬧教爲名，嘯聚焚劫，勾結自立會黨滋事，復有某黨

首潛往孝感應山河南信陽州一帶謀劫北上諸軍軍火，並煽誘河南飢民來漢滋事，現又訊出有黨目潛往襄樊一帶煽動刀黨，已添募馬步各營，沿邊防遏，入境卽擊；八月內四川巫山縣有黨千餘人滋事，亦經派營會合川軍相機剿捕。臣等伏查康逆近年遁逃海外，布散邪說，又思煽動奸人，擾亂中國，以逞其報復之志，茲因各國遭禍，中國兵威不振，以爲有機可乘，遂敢遣其黨羽分布沿江沿海各省，勾黨作亂，而湖北尤爲該黨注意所在，值此時局危急，一經煽動，立即四路響應，兩月來武漢商民惶擾邊徙，一夕數驚，幸仰賴朝廷威福，先期破獲，擒誅渠魁巨黨多名，各處聚集援應之黨，先後擊散，陸續擒斬黨目數十人，目前人心粗定；惟有仍一面督飭各軍各州各縣嚴防密拿，解散脅從；一面照會各國領事，布其逆亂罪狀，囑其轉告外部，勿爲所惑，目前據各領事言，從前謂康梁爲志士，今已知康梁爲匪徒，各國斷不幫助庇護，此實由該逆等稔惡窮兇，天討其魄，爲悖亂盜賊之事，布悖亂盜賊之言，奸謀逆蹟，盡行敗露，從此爲各國所屏棄，誅殛之期，當不遠矣！惟有湖北數月以來，自北方有警，長江人心惶惑，各黨四起，陸續增募營勇數十營，上游則界川之宜昌，下游則界江西之武穴，南則界湘之湘州，北則界漢之襄陽隨州棗陽應山麻城，中路則沔陽新堤沙萍嘉魚蒲圻崇陽監利皆爲會

黨出沒之所，皆須派營住守，隨時相機剿捕；並派營前赴湘南之岳州，河南之信陽州，越境剿捕巡防，以固藩籬，各屬請兵請械，應接不暇，羅掘多方，增兵既多，增餉尤鉅，種種艱難急迫，晝夜不遑，惟有竭力鎮撫，相機籌辦，隨時與湖南撫臣兩江江西安徽督撫臣互相知會，合力辦理，以維大局；至此次查獲自立會黨渠魁，既分路防剿捕獲，領放富有票逆黨首要各員弁，發奸弭亂，沿江沿海各省得以周知爲備，似尙有裨大局，合無仰懇天恩，俯准臣等查明奏請優褒，以示鼓勵，出自鴻慈。所有擒誅自立會黨總頭目查拿各黨目一路剿捕沿江沿邊會黨各情形，臣等謹合詞繕摺馳奏，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第十二章 庚子惠州三洲田之役

發動之籌備 總理入惠之被阻 三洲田之根據地 第一次之大捷 新安虎門之
停頓 第二次之大捷 博羅之響應 第三次之大捷 第四次之大捷 運械計畫
之頓挫 革命軍之解散 清吏之奏摺 楊衢雲之被害

【發動之籌備】 興中會在惠州起事之計畫，在己亥庚子間已漸告成熟，楊衢雲、鄭士良、等在香港佈置既竣，而駐三洲田新安博羅等處之健兒，咸靜極思動，急欲一顯身手；楊衢雲乃於庚子（清光緒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乘阿波丸赴日本，與總理商議大舉，適是時拳匪事起，全國震動，總理認為時機可乘，遂於五月中旬偕楊及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誠原口聞一逸籐隆夫山下稻伊東正基大崎伊籐岩崎等十餘人，乘法輪烟狄斯至香港，二十一日在船旁一小舟開軍事會議，列席有孫楊及陳少白謝讚泰鄭士良史堅如鄧蔭南宮崎平山諸人，議定由鄭士良督率黃福黃耀廷黃江喜等赴惠州，準備發動；史堅如鄧蔭南赴廣州，組織起事及暗殺機關，以資策應；楊衢雲陳少白李紀堂在港担任接濟餉械事務；日本諸同志則留

港助楊陳李等辦事，自偕英人摩根乘原船赴越南西貢。宮崎則以運動孫康兩派合作往新加坡，竟被康徒控諸英警廳，謂其欲謀行刺康有爲，以是被逮下獄；總理在西貢聞耗，卽赴新加坡爲之營救省釋，事畢，同乘佐渡丸返港。

【總理入惠之被阻】總理擬至香港，卽偕日本志士入內地。親率鄭士良等發動，詎香港政府因新加坡宮崎事件，預派水警監視，不得登陸。六月二十一日總理召集中日同志在舟中開軍事會議，將惠州發難之責委之鄭士良，而以遠藤爲參謀，平山福本則助理民政事務，自折回日本，轉渡台濤，擬俟義師達相當地點，卽由台灣設法濶渡內地，蓋是時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因中國已陷於無政府狀態，頗贊成中國革命，曾令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與總理接洽，許以起事之後設法相助，故總理令鄭士良相機發動，並改原定計畫，不直逼廣州，而先佔領沿海一帶地點，俟總理來，乃大舉進取。

【三洲田之根據地】惠州歸善縣屬之三洲田稔山等處，向爲會黨嘯聚之區，鄭士良奉命運動起事，卽以其地爲根據，時有健兒六百人，而洋槍僅三百桿，子彈各三十發，雖由附近清軍防營密購鎗械若干，但仍不敷所用，總理至香港時，因上陸計畫失敗，故傳令鄭暫勿發動，以待後命，鄭及黃福林俠琴羅生曾捷夫楊發黃耀庭廖和唐皮林海山何松盧灶娘諸人靜

候數月，初設司令部於三洲田廖姓祖祠，廖氏族中耆老起而反對，乃改設於馬欄頭同志羅生元大屋中，以糧食漸缺，乃令所部分居附近鄉村，僅以八十人留守大寨，因恐風聲外洩，凡近鄉樵牧入山寨者，皆拘留之，不許外出；以是謠言大起，紛傳內有亂黨數萬人揭竿起事。庚子閏八月上旬，粵督德壽據各方警報，乃令水師提督何長清抽撥新舊靖勇及虎門防軍四千餘人，於初十日進駐深洲，陸路提督鄧萬林率惠州防軍填紮淡水鎮隆，以塞三洲田之出路，何鄧開黨軍勢大，不敢深入，鄭士良以戰機日迫，電台灣求總理速予接濟，總理初覆電，謂籌備未竣，令暫解散，然革命軍諸將領皆以爲敵軍不足慮，乃續電總理，謂當率兵向沿海岸東上，仍請設法趕速接濟。

【第一次之大捷】總理第一次覆電未達三洲田司令部，而清將何長清已派遊擊陳良傑率先鋒營二百人駐新安縣屬之沙灣，哨騎及於黃岡，將進窺三洲田；革命軍思坐以待敵之不利，乃於是月十五晚，由統將黃福率敢死士八十人襲清軍於沙灣，陣斬四十人，奪洋鎗四十桿，彈藥數箱，生擒三十餘人，皆令剪辮服役，清軍不知敵軍多寡，皆駭潰奔還，革命軍軍威爲之大振。

【新安虎門之停頓】同時新安及虎門同志黃江喜等亦集合數千人，專候三洲田大軍之

至，以其薄新安城。詎革命軍克沙灣後，方待天明乘勝進取，而鄭士良適自香港帶總理復電以至，乃集衆橫岡，改變軍令，取道東北，以向廈門，於是新安虎門之軍遂不及會合，而其勢一渙焉。

【第二次之大捷】清軍既失利，何長清仍控衆三千，陣於淡水之上。革命軍擬向鎮隆前進，而清將鄧萬林率兵千餘堵截要道，革軍人數僅六百，諳軍事者不及半數，乃於平山龍崗間號召得千餘人。廿二日趨鎮隆，清步兵已出佛子坳，扼險而陣，革軍合軍中無洋鎗者皆執戈矛在前，持鎗者分左右兩翼，乘敵軍不備，匍匐上山，薄壘大呼，敵復驚潰，殺傷甚衆。是役生擒歸善縣丞兼管帶杜鳳梧，及敵兵數十人，殺守備嚴某，奪洋槍七百餘桿，彈五萬發，馬十二頭，旗幟袍褂翎頂等物不計其數，是夜革軍宿營於鎮隆。

【博羅之響應】是時梁慕元江維善等亦率駐博羅附近之革軍別動隊，紛紛響應，廿一二等日聚衆千餘人，圍攻博羅縣城，另以一小隊進撲惠州府城，惠州知府沈傳壽預將博羅至惠州之浮橋截斷，以防偷渡，並募士勇二百名，極力守禦，粵督先後檄調提督馬維祺劉邦盛總兵黃金福鄭潤琦都司吳祥達莫善積等，各率所部馳往救援，迭在府城外白芒花平潭等處，與革軍接戰，互有勝負。革軍以衆寡不敵，遂分作多股，退駐鄉村間，城圍始解。自是清軍乃

得注全力於三洲田之革命軍。

【第三次之大捷】 革軍大隊以新安博羅兩路均未得手，而清將劉邦盛馬維騏莫善積諸軍雲集，有衆萬餘，聲勢甚盛，乃計非出奇制勝不可，率隊望永湖而進，途中歷二二三小戰，所向披靡，一路秋毫無犯，各處鄉民皆燃爆竹迎送，羣以酒食慰勞，各地同志來投者數千人，兵數大增。廿四日自永湖出發，未數里，卽遇自淡水退回及惠州派來之清軍大隊，約五六千人，革軍僅有洋槍千餘，率先進攻，戰數時，清軍大敗，向惠州城淡水白芒花等處四散逃竄，鄧萬林中鎗墮馬，復逸，奪洋鎗五六百桿，彈數萬發，馬三十餘頭，生擒敵兵數百人，皆令去髮，是晚革軍派兵躡敵至白花芒，不見清軍殘衆隻影，乃收兵回。

【第四次之大捷】 廿六日，革命軍至崩岡墟，見隔河敵軍麇至，數約七千人，乃據高地以爲守，布陣接戰；入夜出小隊以襲敵，清軍稍却；次晨遂壓敵以爲陣，苦戰數時，清軍大潰；因彈藥不繼，未便窮追，是日進至黃沙洋。獲鄉民之爲清軍間諜者，殺之。廿八日至三多祝，四鄉同志來投者日益衆，前後二萬有餘，乃編列隊伍，厚集糧餉，以備三多祝至梅林間五日之程，是晚宿營於白沙。

【運械計劃之頓挫】 總理時在台灣，以革命軍連戰俱捷，乃致電宮崎，令將前向菲律賓

獨立軍代表彭西Ponce預商借用之械，速與惠州沿海岸接濟，一面向台灣總督兒玉接洽，請其協助武器。詎日人中村彌六棍騙菲島軍械案竟因是敗露，而日本政府適於此時更換內閣，新首相伊藤博文對中國之外交政策，與前大異，禁止台灣總督，不許協助中國革命黨，又禁止武器出口，及不許日本武官投效革命軍，因是總理潛渡內地及接濟武器之計畫，完全失敗；乃派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偕同志數人，從香港經海豐而達革命軍大營，傳令鄭士良等，謂政情忽變，外援難期，卽至廈門，亦無所得，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進止云云。山田後以歸途失路，爲清兵所害。

【革命軍之解散】 革軍在白沙得 總理傳令，全軍二萬人皆慷慨激昂，呼聲振野，乃開軍事會議，解決進止，僉以廈門一路既不能行，不如沿海岸退出，渡海再返三洲田大寨，設法自香港購取彈藥，復會合新安虎門同志，以攻廣州。議定後，乃解散附從之同志，留洋鎗手千餘人，分水陸兩路回三洲田；時三洲田尙未入敵手，清將何長清已移駐深圳之軍於橫岡，衆乃謀襲橫岡以擒之，然軍中彈餉兩乏，卒致解體，鄭士良黃福黃耀廷諸人先後抵香港，旋避地海外。計是役將領陣亡者僅四人，所耗軍費，除 總理直接支付及撥發給李紀堂二萬元外，餘額多由李解囊捐助。馬欄頭羅屋村以曾駐革命軍司令部，事後爲清軍付之

【清吏之奏摺】 附錄清粵督德壽奏報惠州革命黨起事摺如下：

竊照惠州會匪肆擾，欽奉電旨垂詢，經奴才將康孫各逆勾結土匪起事，及咨飭水陸各軍剿辦情形，於閏八月十八日先行電奏；茲將該土匪勾結起事，及調營勦辦詳細情形，謹縷晰陳之：本年閏八月初間，奴才訪聞歸善屬縣三洲田地方，有孫康逆黨勾結土匪起事，並在外洋私運軍火至隱僻海汊，轉入內地，當以逆黨主謀，意圖大舉；實非尋常土匪可比；且查三洲田地方，山深林密，路徑迂迴，南抵新安，緊逼九龍租界，西北與東莞縣接壤，北通府縣二城，均可竄出東江，直達省會，東南海豐毗連，亦係會黨出沒之處，非派營勇面面顧到，離期迅速撲滅；爰咨水師提督何長清抽撥新舊靖勇及各台砲勇共足一千五百餘人，先由新安之深圳墟向北兜截，直搗三洲考巢，防擾租界、復派大小兵輪在洋面遊弋，莫善積率喜勇於閏八月初十馳抵歸善；維時匪黨未齊，猝聞兵到，遂定於十三日豎旗起事，先以數百人猛撲新安沙灣墟，欲擾租界，幸何長清靖勇已抵深圳，乃回攻橫崗，連次接戰，互有勝敗，兇焰益熾，警報日至，奴才以總兵黃金福所統信勇已撥兩營分駐東西兩路，因令再帶一營，由府城進勦，以壯聲援，此奴才密調營勇

分頭防勦之情形也。逆首孫汶伏處香港，時施詭計，而三洲田匪巢，則以鄒士良劉運榮等充僞軍師，蔡景福等充僞元帥，陳阿怡等充僞先鋒，阿崇飄黃盲福黃耀庭等充僞元帥，黃楊充僞副元帥，旗幟僞書大秦國及日月等悖逆字樣，各匪頭纏紅巾，身穿白布，鑲紅號褂，甫於閏八月初八九日聚集；既踞龍岡，四出焚搶，附脅日聚，惠州府知府沈傳義募土勇二百名，委歸善縣縣丞杜鳳梧管帶二十二日會同喜哲各軍齊赴前敵，行至距城十餘里之平潭地方，賊隊麕至，莫善積奮勇當先，陣斬僞先鋒蔡阿牛陳阿福等，斃匪數十名；正期得手，詎附近匪鄉糾約千餘人，各帶快鎗牌刀齊來助匪，分路包抄，我軍被困，陣亡勇丁數十人，縣丞杜鳳梧被擄，府縣兩城同時戒嚴；幸是日都司吳祥達帶哲字左營由海豐來，橫瀝深柏洞團練適又誘獲僞副元帥黃楊，訊明正法，兵氣稍振，此閏八月二十六日以前歸善匪勢之猖獗情形也。匪既不得竄出江面，乃折而向東，欲與海豐陸豐股匪爲一氣。匪廿六日進踞三多祝，廿七日黎明，自晨刻戰至日昃，槍砲齊施，匪不少却，吳祥達持鎗血薄，當場殺斃僞軍師劉運榮僞元帥何崇飄楊發等多名，匪勢漸覺披靡，遂揮衆掩殺，斃匪五六百名，奪獲旗幟馬匹鎗炮無算，救拔縣丞杜鳳梧及被擄婦孺百人，乘勝克復三多祝黃沙洋兩處；查驗陣斬匪屍，內有一具係服外洋衣袴，詢之

生擒各匪，均指爲僞軍師鄭士良，未知是否確實？此聞八月廿七日勦辦善會匪獲勝之實在情形也。當歸善匪勢鳴張之日，閏八月廿五夜匪攻河源縣城，經知縣唐鏡沅竭力抵禦，匪退黃沙磚瓦窰，廿七日黎明石玉山帶隊掩至，縱火圍攻，斬讎百餘，焚斃無算，和平本駐廣毅軍一哨，匪首曾金養率衆焚燒南門城樓，營勇兵團齊出力戰，陣斬匪首曾金養，生擒十數名；匪始潰散，此又惠州各屬會匪響應各營勇先後獲勝之實在情形也。奴才伏查逆首孫汝，以漏網餘兇，遊魂海外，乃敢潛回香港，勾結惠州會匪，潛謀不軌，軍伙購自外洋，煽誘徧及各屬，豎旗叛逆，先擾逼近租界之沙灣墟，意在挑起中外畔端，從中取事，其兇險詭譎，實與康梁逆黨勾結長江兩湖會匪同時作亂情形，遙遙相應；雖官軍乘其未定，先已兜截，使兩路之匪不能聯合一氣，歸善之匪未能竄越一步，然猶豕突狼奔，橫厲無比，戕殺弁勇，搃捉印官，各路會匪仍敢同時並舉，雲集響應，罪大惡極，無以逾此！幸仰仗朝廷威福，將士用命，旬日之間，羣兇授首，脅從逐漸解散，地方轉危爲安，城油租界均未擾及，不致貽外人口實，尤爲始料所不及。其僞軍師僞元帥等半已伏誅，而首逆之孫文，與謀之康梁各黨，初則伏匿港澳，繼聞竄跡外洋，前已照會港澳各洋官密拿懲辦，卽不能尅期就網，當亦不敢潛回云云。

【楊衢雲之被害】 楊衢雲自戊戌二月從南洋乘若狹丸至日本後，除與總理經營黨務之外，復在橫濱山下町設校招生，教授英文，華僑子弟得其啓導者不少；已亥歲杪由日返港，雖提出辭職書，讓會長之位於總理，然從事革命運動，益加努力；迨庚子惠州義師失敗，粵督德壽指名懸賞通緝，同志多勸其出洋暫避，楊不以爲意；遂韜光斂采，設帳於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教授英文，以贍養妻子，各友咸以利害勸之，楊慨然曰：「男兒死則死矣，何避爲？吾寧授徒以養妻子，不忍侵蝕公款，俾立一好模範，爲同人先。」其公而忘私，有如此者！是年十一月二十日，粵吏暗買兇徒陳林刺殺楊於教授室，時楊正在授課，甫見兇徒入門舉鎗，即以手中書猛擲刺客，竟罹於難！諸同志葬楊於香港英國墳場第六千三百四十八號。陳林返粵復命，德壽賞銀三萬兩，官之以千總，旋因香港政府嚴重交涉，乃令李家焯假他事殺之以滅口，港商吳瑞生以刺楊嫌疑，被港政府驅逐出境，總理時寓橫濱前田橋一百二十一番館，聞楊遇害，乃於十二月初七晚召集同志開會追悼於永樂樓。並發起募捐，以恤其遺族，茲附錄庚子十二月廿五日 總理由橫濱致謝讚泰函如左：

康如仁兄足下：啓者，先友楊君在港遇害事，弟得接電音，卽向同志週知，弟與各同志皆深爲惋惜，哀悼之情，有非筆墨所能盡者矣！是以中歷本月初七夕邀衆聚集，特爲楊

君舉哀，同志尤君起而演說，將楊君生平出處志氣大略表明衆聽，且爲之設論紀念。俾同志永遠不忘；衆皆傷悼，現於顏色，弟乘此機會，卽出捐柬，言明爲楊君善後之用，衆皆踴躍捐助，共題得銀數約一千有餘元，尤君又復當衆代楊宅道謝同志厚情，存歿均感之話。然後散衆，此則弟在橫濱境爲楊君略盡手足之義之情形也。至於捐款，不日便可收清，當卽匯港中國報館交與足下諸君爲之安置，聞說港中亦籌善後，未審捐款可得若干？念甚念甚。弟今出名爲楊君具訃音，自日本以東各處同志或戚友，經已由弟寄去，但楊君交遊甚廣，足下亦知之最深，哀悼之情，彼此自不言而喻，並將訃音付上二百份，所有楊君之友，自香港南北以及西方各路，請足下作主代寄爲望。書難盡言，伏懇惠照不宜。弟孫文謹啓。西二月十三日。

星儻兄處已由弟付伊訃音一百份。駕往言之更妥。

第十三章 庚子史堅如謀炸德壽

史堅如略歷 入黨之決心 革命之運動 暗殺之布置 被逮時情形 清吏之文告

【史堅如略歷】 史堅如，粵之番禺人，其先本居浙之紹興山陰，以曾祖游幕東粵，遂占籍焉。堅如生七歲而孤，幼多病，體極羸弱，而天性肫篤，且沈潛聰穎，遇事有思想，家人咸憐愛之。母令就外傳，輒不屑，與羣兒戲；塾本冬烘，舍高頭講章外，無他物，堅如雖穉，頗睥睨之。暇惟終日靜坐，閒取筆畫爲花鳥人物，竟工肖，且有奇氣，見者驚嘆，戲呼爲畫師。母以爲弱，不甚督令讀書，中更三四師，皆碌碌無所得；後從其戚某孝廉游，孝廉名下士，經學書法，素爲時流推重，堅如對於經籍不措意，而六書之學，極有心得，以其餘發爲篆隸，旁及金石，多古雅雄逸之致；稍長，以爲無用，一切棄去，惟好瀏覽古今史冊，講求經世之術，尤喜研究西政西藝兵法輿地等學；性最惡入股，與人談及，必痛詆之。甲午之役，中敗于日，師夷地割，堅如與人討論時局，恒憤形于色，立志欲爲世界第一等事業人物；願鋒穎太露，一日、友人與論君臣大義，堅如正色曰：「民主爲天下公理，君主專制必

不能治，卽治亦不足訓也！今日中國正如數千年來破屋，敗壞至不可收拾，非盡燬而更新之，不爲功；世之談變法者，粉飾支離，補苴罅漏，庸有濟乎！」聞者以爲狂。其兄古愚懼其觸忌，誡令斂却，堅如慨然曰：「多言固足買禍，但國家危辱如此，雖虛生世上，亦有何益耶？」然自是遂少與外人交際，惟在家兄弟相切磋。常夜坐園中大槐樹下，縱論一切，至漏下不休，曉則相與馳馬郊原，負槍獵禽以爲樂。戊戌八月清室政變，粵以初八日知之，古愚方午餐，堅如忽促自外歸曰：「天下事敗矣！此老婦可殺也！」備述其事，相與嗟嘆，決意謀權陷廓清之舉動；顧苦無同志，家財又不足召募豪傑，時粵中草野嘯聚，所在多有，堅如欲投身其中，借以爲資而起，後以此輩不足謀乃止；惟陰物色天下奇士，且每於儔輩中演說國民自立大義及中國危急情形，以冀警動。既而羊坦美國人有格致書院之設，堅如既不得志，姑就肄業焉；掌教尹士嘉以其穎異，彌愛重之，同學中亦有三數輩主張維新革命流血救世之說，互相策勵，應求漸廣；惟堅如少失怙，事母至孝，不欲以己志聞于高堂；己亥之歲，與兄古愚妹愷然奉母徙居澳門。

【入黨之決心】時有日本人在粵立東亞同文會，會長爲高橋謙，堅如往訪之，意氣極相得，力勸東游，謂大可增長見識，物色豪傑，且中國革命黨領袖亦在日本，思往訪之，遂以

高橋爲介，先晤港中同志陳少白楊衢雲諸人，并加入興中會焉；旋即東渡，路經滬上，暫作勾留，延攬人才，適遇湖南同志畢永年，遂偕往漢皋，游覽形勢，晤各會黨豪客，并湘鄂間志士，周旋之下，莫不傾結，及抵東洋，東邦人士見其少年英俊，交相引重，抵東京，訪孫總理，傾吐胸臆，指畫大計，縱談經旬，日夜不厭，既而曰：「天下多事，非吾輩安坐日也！」遂握手，慷慨相期許而別。既歸，益銳意圖大事，時督粵者爲譚鍾麟，昏瞶貪鄙，不孚民望，此時發難最有機緣，而苦無基礎，未可藉手；未幾，清政府以李鴻章來，李威望素著，兵備較完，謀事之間，難易頓判；然是時堅如已，與同志徹行山澤，聯滄會黨，經畫一切，漸有端倪。五六月間，義和團起，聯軍北上，堅如乃攘臂起，以爲時不可失，爰就同志鄧蔭南計事曰：「昔者洪楊蹙陷半中國，其成敗至不足道，而用兵之次第，不無可取，吾欲收廣東爲根據地，鼓行湘鄂，直討幽燕，有衆數萬，何慮不濟！惟發難伊始，宜多設條理，廣州、省之中堅，吾自當之；先搗庭穴，次第戡定，別約鄭士良以一偏師出循州，從間道來會，腹背夾擊，必勝之道也。」衆唯唯受部署；而費用不足。堅如自東歸，即謀盡售家中各田產，所得當約三四萬金，願其家素豐，無嗜好，又未涉商務，一旦沽產甚急，但求速，不計值，人多疑怪，反久不就；迨拳禍起，富戶咸自危，各謀挾資遁，更鮮過問；然衆勢已

合，不可離散，而應接朋輩，往來港澳，日用度支，亦每不給，惟以借貸典質濟緩急，其辦事益仍棘手矣！堅如在平昔，體貌雖羸，而精神強固，至是心力交瘁，形神銳減，恒反覆往來中夜，忽忽仰天太息。籌款之說，既無可奈何，姑謀陰說平日相識中有力者，冀其感動，有所輸助，惟中有志銳而言疏者，平日守舊迂謬，與堅如不睦之徒聞之，遂從而忖測播揚，故所得有限，而外間反籍籍私議，謂孫曰將奪據省垣，堅如實爲之前驅，省中諸父昆弟咸奔澳門，動色詬怨，謂大吏已懸千金相購，請速行，毋累宗族！

【革命之運動】初、堅如偵知廣州駐防人數，旗多於滿，而滿素抑旗，外人雖并視之，而實則平日積怨已久，遂倡聯旗滅滿之策，與旗人有勢力者稔密，因勢而利導之；旗人練達成頗具血氣，小有才，因祕授方略，令陰結羽翼，刺探機密，以供驅策；羊城各要隘，以東北爲建瓴，以西南爲犄角，潛師襲擊，分路並進，東西北三江如馬王海區新畫諸盜首，復各帥勇士數千人馳會應合，期七月某日起事，謀大定矣，會軍械逗撓弗至，事寔敗，堅如力斡旋之，改期八月某日，然鄉士良軍已先馳，不可復遏，三洲田等處義旂一出而窘，堅如思解惠州之厄，而廣州大舉初志，期緩莫濟，不得不行賄殺以盾其後，於是欲舉清吏之權位重大者，如督撫將軍輩殲之，使其餘恐怖惶恐，自顧不暇，則東江自立之勢成，而西北江之義師

又起，大局不勞而定，時適售去一產約三千金，其田畝亦有人願出價一萬餘金，已有成，將交易矣，堅如以其緩，不能因私而誤公，遂棄不顧，時省中儕輩懼禍作，早星散，卽有未散者，亦以金齋發使他適。

〔暗殺之布置〕 撫署旁有甬道曰後樓房，第宅櫛比，堅如密僦宅，以友人宋少東姓氏榜諸門；旋由鄧蔭南黎禮二人密運到外洋炸藥二百磅并藥線各件，初運交西關榮華東街辦事機關，由練達成收藏，復由練密交九仙門福音堂黃守南代貯；及稅居後樓房，乃使宋少東夫婦居之，由劉錦洲蓋章擔保，炸藥則由溫玉山乘肩輿暗運入屋，是晚爲八月初五夕，堅如偕練等四人鑿錘並施，經營徹夜，至五鼓始竣事；掘地深五尺許，以大鐵桶滿實其中。藥線透達於外，麝香置其下，臨行反扃戶，約練等各散，期於香港相會，堅如由西門出，練等由南門出，沿路不聞有動靜，比至相會舟中，彼此私議，疑怪莫名，堅如乃使其兄及練蘇等三人先發，自返後樓房覘之，啓戶察視，則香燭而藥不燃！時已近朝午，恐舉動不便，乃更留一晝夜，定於初六早再行燃放，惟時遍室中，除昨晚遺下之洋火一盒外，已一無所有，又不敢再扃戶外出，以動鄰右之疑，於是此一日一夜間，堅如乃如蟻之旋磨，周行室中，粒水不得入口，

直至天將達旦，乃復安置藥線，燃點既畢，潛行出戶，輕將門虛掩，欲出城，爲乘輪赴港計，既念一經下港，萬一輪已開行，而藥力仍如昨日之不炸發，此時已無人在省照管，豈不誤事？乃決計不復下輪，訪西關第一長老支會禮拜堂同志毛文明寓處，略爲休息，蓋堅如自運動此事後，由運藥入城，鋤掘坑坎，燃點藥線，辛苦經營，已數夕未嘗交睫矣。無何，心事忐忑，輾轉反側，不能成寐，忽聞轟然一聲，比響雷尤烈，然因堅如未深諳燃放炸彈之法，以二百磅之巨量，僅置雷管少許，故祇燒去藥之一部，收效甚微；時堅如驟然而起，詐詢諸旁人曰：此何聲也？未幾里巷閩傳督署被轟事，堅如竊喜，以爲事已成矣！又未幾，閩傳總督無恙，祇吃一驚，於夢中自牀墮地，抓出數尺以外，魄散魂飛，尙無性命之虞，祇署後圍牆等處坍塌十餘丈，附近民房坍塌數家，死傷各數人。堅如疑甚：以爲按藥力之分量，督署當可焚燬一空，而德壽臥房曾用遠視測量法推測，則距離藏藥之所，不出十五丈以外，雖下有石壁阻隔，然以如此重量之炸藥，不爆則已，爆則屋宇崩頽，德壽必無幸理，乃道路所言，皆云德壽未死，心乃大疑，遂僱肩輿，直抵炸藥爆發處所，以行其實地觀察，胆亦豪矣！

【被逮時情形】時爲九月初六日，亦爲星期日，輪船停駛，堅如深以一鑿不中爲憾，思乘機再舉，乃往油欄門鴻興客棧訪同志胡心泉兄弟，胡苦勸其勿進老城，堅如恃識面者鮮，

且無證佐，遂於次早直下輪返港，而介字營勇已伏伺要路！堅如至，爭前以肩輿舁之，前後列兵隊，沿途擁護，如臨大敵，指拿堅如者，實偵探郭堯階也。比至，德壽命押入南海縣署，搜索其身畔，得德文炸藥配製法單一紙，南令裴景福大喜，以兵勇數十日夜環守之，甘言美詞，相待極優禮，欲以言餌得情實，因羅織成大獄，堅如不受籠絡，惟嬉笑玩弄之，裴怒，且知其不可動也！遂以威力相脅，出一名單，上列四十餘人，皆新黨中有聲望者，迫令供狀，堅如悉不承，備受刑杖，慘酷無人理，始終惟怒目不答，傲睨自若，卒被定斬首之刑，死時年纔二十耳！時鍾榮光曾請美國牧師尹士嘉轉求美國領事營救，清吏以證供確鑿，拒之；就義之日，爲九月十八日，香港同志李紀堂預派同志蔡堯，于是晚三鼓，祕密將遺骸草草殮葬，碑誌暗號司馬氏云。其担保宋少東稅屋之劉錦洲亦被捕，堂訊時，口誦耶穌新約不已，官以其鸞也，釋之。堅如之供詞掌模及全案，至辛亥光復時尙存南海縣署，爲毛文明所藏。堅如有妹憬然，熱心革命，不讓乃兄，堅如奔走國事，深得其助，堅如就義之翌年，憬然亦以疫死於廣州。

【清吏之文告】 附錄粵督德壽告示如下：

頭品頂戴兵部侍郎兩廣總督部堂德，爲剴切曉諭事：照得逆匪史經如、宋少東、等在後

樓房街埋藏炸藥，轟斃多命一案，昨經將史經如拿獲，訊認聽從楊衢雲越意設立興中會，招人拜會，意圖滋事，並派伊爲城內總統，後樓房街炸藥卽係該犯與宋少東埋藏等情；當經照例捉犯正法在案。查後樓房街鄰近府縣衙門，該匪胆敢潛藏炸藥，欲將該處全行轟燬，藉端起事，實屬居心慘毒，罪大惡極！查該犯史經如出身士族，其初諒非甘心從逆，無非因康梁孫汝各匪從中惑煽，致身罹大辟，貽羞宗族；如果父兄認真拘束，何致若是！聞康梁孫汝各匪尙復四出惑煽，黨羽甚多，處處皆有，除供開省要各犯，飭屬嚴行查拿，務獲懲辦，以儆亂黨，而安地方；其餘各黨，姑念或係被脅勉從，或爲匪徒所誘，本兼署部堂概不株連。合行出示曉諭：嗣後紳民人等，務當隨時約束子弟，未與匪黨來往者，固宜潔己自愛，莫爲匪誘，其已入匪黨者，卽宜痛改前非，勉爲良善；自此示諭之後，爾等如再有不知檢束，則屬甘心從逆！本兼署部堂不時派員密查，一經獲案，不獨罪其一身，並將不能約束之父兄，一併治罪，家產充公，決不姑寬！諒之。特示。光緒二十六年九月日示。

第十四章 壬寅支那亡國紀念會

留學生與亡命客 章太炎略歷 紀念會之發起 清日當局之禁止 紀念日之各地

情形

【留學生與亡命客】 留日學界自經庚子漢口惠州兩役蹉跌之後，亡命客羣集東京，革命思潮，風起雲湧，秦力山、朱菱溪、陳猶龍、等均已抵日，章太炎時任廣智書局修纂，此外馮自由、馬君武、周宏業、諸人日倡排滿，設機關于牛込區榎本町，大爲清公使館注目；時孫總理方寓橫濱，每至東京，恒假對陽館爲會客之所，章太炎馮自由秦力山程家禔諸人常與往還，在義勇隊成立前，留學界高唱革命，以是時爲最盛。

【章太炎略歷】 章炳麟原名絳、字枚叔、又號太炎、浙江餘杭縣人也。少聰穎好學，經史子集，過目成誦，尤精研歷朝掌故及古文學，文筆高古，直逼周秦，時人稱爲顧炎武黃梨州後第一人焉。年十六，嘗一度考縣試，以病輟業。偶讀蔣良騏著東華錄，因悉雍正前滿虜虐遇漢人慘狀，民族觀念，油然而生，繼讀明季稗史，益蓄志排滿，遂絕意仕進，日從杭州

法經精舍山長俞曲園遊，專從事國學之研究，文名由是漸顯。歲甲午、中日構釁，時年二十七，開俞曲園康祖詒集公車上書，并設強學會于北京，詔爲奇士。無何、強學會章程紛投于各書院，徵求會友，章以該會宗旨在于富國強兵，乃納會費十六元，報名入會。歲丙申，夏曾佑汪康年梁啓超發起時務報于上海，耳章名，特禮聘爲記者，章梁訂交即在此時。章嘗叩梁以其師之宗旨，梁以變法維新及創立孔教對。章謂變法維新爲當世之急務，惟尊孔設教，有煽動教禍之虞，不能輕于附和，是卽章梁二人不能水乳之原因也。戊戌春間、鄂督張之洞以幕府夏曾佑錢恂二氏之推薦，專電聘章赴鄂，章應召首途，頗蒙優遇；時張所撰勸學篇甫脫稿，上篇論教忠，下篇論工藝，因舉以請益，章于上篇不置一辭，獨謂下篇最合時勢，張聞言意大不懌。兩湖書院山長梁鼎芬一日語章：謂聞康祖詒欲作皇帝，詢以有所聞否？章答以祇聞康欲作教主，未聞欲作皇帝；實則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異，惟欲作教主，則未免想入非非云云。梁大駭曰：「吾輩食毛踐土二百餘年，何可出此狂語？」佛然不悅；遂語張之洞，謂章某心術不正，時有欺君犯上之辭，不宜重用，張乃饋章以程儀五百兩，使夏曾佑錢恂諷其離鄂。章返滬數月，適汪康年與梁啓超爭管時務報，梁被擯，時務報遂由汪改稱爲昌言報，仍聘章主持筆政。嗣是年八月政變，獄獄大起，凡在時務報任筆政者均不免，汪康年

至江甯，被清吏下令逮捕，狼狽逃滬，章亦自危，賴日本詩人山根虎雄介紹，赴台灣充台北日報記者，并爲台灣學務官館森鴻修訂文字。嘗著一文忠告康梁，勸其脫離清室，謂以少通洋務之孫某，尙知辨別種族，高談革命，君等列身士林，乃不辨順逆，甘事虜朝，殊爲可惜等語。己亥夏間，錢恂任留日學生監督，梁啓超時辦清議報，均有書約章赴日，章應其請，先後寄寓橫濱清議報及東京錢寓梁寓，由梁介紹，始識孫總理于橫濱旅次，相與談論排滿方略，極爲相符。庚子六月，唐才常邀請旅滬名流開國會於張園，蒞會者有容闈、嚴復、文廷式、吳葆初、葉浩吾、狄葆元、宋恕、等數百，章亦與焉。旋以唐于革命保皇二途趨向不明，且國會所撰對外宣言，既主張創造新國，復宣示勤王靖難，前後矛盾，尤爲不合，乃再三勸告，令唐勿爲康黨所用，唐不能從；章乃憤然剪除辮髮，以示決絕，拂袖歸鄉。未幾，唐失敗于漢口，死之；清吏對於列名國會者，一律懸賞通緝，章名亦在列；遂潛居上海租界，匿不敢出。旋由江標眷往蘇州東吳大學，充漢文教授，該校爲耶穌教會所設立，章蓋欲借耶穌爲護符，藉以避免清吏搜索也。掌教將一載，時以種族大義訓迪諸生，收効甚巨，有一次所出論文題目爲「李白成胡林翼論」，聞者咸以爲異。事聞于蘇撫恩銘，乃派員謁該校西入校長，謂有亂黨章某借該校煽惑學生作亂，要求許予逮捕，章聞警，卽再避地日本；時梁啓超

方集華僑資本，創設廣智書局，延請留學生翻譯東文書籍，至是遂聘章藻飾譯文焉。留學生之有志者，以章爲革命先進，一代文豪，咸推重之。

【紀念會之發起】壬寅（清光緒二十八年）三月，章太炎等爲鼓吹種族革命，振起歷史觀念起見，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于東京，署名發起者，有章炳麟、秦鼎彝、馮自由、朱菱溪、馬同、周宏業、王家駒、陳桃癡、李羣、王思誠、等十人，由章氏手撰宣言書，其文曰：

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啓

夫建官命民，帝者所以類族；因不失親，天室由其無遠；故玄黃于野者，戰之疑也，異物來萃者，去之占也。維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載，雖窮髮異族，或時干紀，而孝慈幹蠱，未墮厥宗；自永歷建元，窮于辛丑，明祚旣移，則炎黃姬漢之邦族，亦因以澌滅！迴望曩澗，雲物如故；維茲元首，不知誰氏，支那之亡，旣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寐而占夢，非我族類，而憂其不祀。覺寤思之：毀我室者，甯待歐美！自頃邪人諸友，怒然自謀，作書告哀，持之有故，有言君主立憲者矣，有言市府分治者矣，有言專制警保者矣，有言法治持護者矣，豈不以訐謔定命，國有與立，抑其第次，

母乃陵躡，衡陽王而農有言：民之初生，統建維君，義以自制其倫，仁以自愛其類，彊幹善輔，所以凝貫中之烟燿也，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云云？悲夫！言罔可以若是，故知一于化者，亦無往而不化也，貞夫觀者，非貞則無以觀也，且曼珠八部，不當數郡之衆，雕弓服矢，未若飛丸之烈，而薊丘大同，鞠爲茂草，江都番禺，屠割幾盡，端冕淪爲辮髮，坐論易以長跽，直茲犬羊，安宅是處，哀我漢民，宜臺宜隸，鞭箠之不免，而欲參與政權，小醜之不制，而期扞禦哲族，不其悞乎！夫力不制，則役我者衆矣，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豈無峻雄，憤發其所？而視聽素移，民無同德，恬爲胡豢，相隨倒戈，故會朝清明者鮮觀，而乘馬班如者多有也。吾鳩子遺，越在東海，念延平之所生長，瞻梨州之所乞師，穎然不怡，永懷疇昔，蓋望神叢喬木者，則興懷土之情，睹狐裘臺笠者，亦隆思古之痛，於是無所發舒，則春秋思王父之義息矣。昔希臘隕宗，卒用光復，波蘭分裂，民會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廣，生齒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遠是偏國寡民乎？是用昭告於穆，頽聚同氣，雪涕來會，以志亡國，凡百君子，嬋媯相屬，同茲恫瘝：願吾滇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桂人，無忘瞿式耜，願吾楚人，無忘何騰蛟，願吾遼人，無忘李成梁，別生類以箴大

同，察種源以簡蒙古，齊民德以哀同胤，鼓芳風以扇遊塵，庶幾陸沈之禍，不遠而復，王道清夷，威及無外，然則休戚之藪，悲欣之府，其在是矣！莊生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丘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耶？嗟乎！我生以來，華髮未艾，上念陽九之運，去茲已遠，復逾數稔，逝者日往，焚巢餘痛，誰能撫摩！每念及此，彌以腐心流涕者也！

章等發起斯會後，即將宣言書四處散佈，復郵寄橫濱清議報，託梁啓超代派送華僑，以廣宣傳；并徵求孫總理梁啓超二人同意，孫梁均復書願署名爲贊成人，惟梁則另函要求勿將其名公佈，是會定期是年三月十九明崇禎帝殉國忌日，在上野精養軒舉行紀念式，留學生報名赴會者達數百人，學界爲之振動。

【清日當局之禁止】清公使蔡鈞聞留學界有此舉動，極形恐慌，乃親訪日外務省，要求將此會解散，以全清日兩國友誼，日政府徇其請，特令警視總監制止章等開會，故署名發起之十人，於開會前一日，各接到牛込區警察署通知書，謂有要事待商，請於是日某時往該署一談，章等屆時偕行，既至神樂坂警署，警長首問章等爲清國何省人？章答曰：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國人。警長大訝。繼問屬何階級，士族乎，抑平民乎？章答曰：遺民。警長搖首者再。於

是發言曰：諸君近在此創設支那亡國紀念會，大傷帝國與清國之邦交，余奉東京警視總監命，制止君等開會，明日精養軒之會著即停止云云。章等以爭之無益，無言而退。

【紀念日之各地情形】及期，上野精養軒門前有無數日警監視，並禁止中國人開會，惟留學界多未知開會被阻事，是日不約而赴會者，有程家樾等數百人，均被日警勸告而散。孫總理亦自橫濱帶領華僑十餘人來會，及詢知情事，乃在精養軒聚餐，以避日警耳目，是日歸抵橫濱，即召集同志多人及章太炎等在永樂樓補行紀念式。香港中國日報得宣言書，即登載報端，以期普遍。及期，陳少白鄭貫公等舉行紀念式於永樂街報社，同志到者極形踴躍，香港及廣州澳門各地人士聞之，頗爲感奮云。

第十五章 壬寅洪全福廣州之役

洪全福略歷 謝讚泰與容闈 李紀堂之資助 外人之同情 起事之籌備 起事之
策略 事洩之原因 黨人之生死

【洪全福略歷】 洪和原名春魁、一字梅生，後改名全福，太平天王洪秀全之從姪也。幼隨秀全於廣西，起義後，轉戰湘鄂皖浙諸省，晉封左天將、瑛王、三千歲，天國敗，逃香港，僱洋船爲庖丁，掛名于香港義和堂行船館，附籍東莞縣洪屋圍村，立室家焉。航行四十載，春秋已高，不克任勞，隱居香港，懸壺自贍。有謝日昌者，開平縣人，在澳洲經商數十年，三合會之前輩也；素抱種族思想，與洪爲舊友，昕夕往還。洪由是與謝之子續泰相識，續泰爲輿中會員，少有奇志，自乙未失敗，久興撫髀之嘆，及辛丑十月十七日，偶聞洪述太平天國遺事，及其在洪門會黨之潛勢力，油然而往，遂商諸其父，擬請洪担任第二次攻取廣州事，謝父極爲許可，惟以缺乏軍資，無從著手，囑令靜候時機，自是洪與謝父子三人常密商發難計畫。至壬寅八月，得李紀堂允助軍資，始定進行方針。

【謝讚泰與容閔】 續泰子聖安、號康如、生長澳洲，長於英國文學。嘗于興中會成立前六年，與楊衢雲發起輔仁文社，爲吾國人組織新學團體之先河，與楊衢雲交最密，丁酉戊戌年間與康廣仁同倡各黨聯合救國之說，以康有爲師徒卑視他黨，運動無效；庚子正月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因與蔡元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聯名通電反對清太后廢止光緒，爲清廷下令通緝，經逃至澳門，復爲清吏控以捲逃公帑之罪，下諸葡國監獄；謝與經素不相識，因聞其事于興中會員徐善亭，遂力托香港天足會長英婦黎脫爾夫人 Mrs. Archibald Li fle 設法營救，黎復請香港總督卜力夫人 Mrs. Henry Blake 相助，澳門葡督得港督電，立將經釋放。獄，經得免于引渡清吏者，謝斡旋之力也。謝素推重老博士容閔，己亥庚子間興中會發生會長辭職問題，同時提倡各黨聯合之舉，永年日人宮崎平山等亦發生新黨會長人選問題，謝于兩方均提出容閔會長之議，謂以老成碩望如容者，出而領導羣倫，可免各種糾紛，惟其說卒不見納。庚子六月唐才常嚴復等開國會于張園，公推容爲會長，似與謝之建議，不無關係；容爲吾國提倡新學之先進，嘗上書太平天王洪秀全，請與各國通商，舉行新政，洪不能用，擬封以王爵，容拂袖而去，後復上書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條陳新政，清當局頗納其議，而不能盡用；今之江南製造局及招商局，即容於乙亥至庚辰（清光緒元年至六年）七年間之建議。

也。丙子間容受清廷命，派充駐美代理公使，與陳蘭彬聯袂渡美，後以清廷外交懦弱，憤而辭職。己亥自美歸國，頗有志于改革，旋被上海志士舉充國會會長，及庚子七月唐才常失敗，張 洞指名通緝，遂偕其姪星橋至香港；謝于己亥冬已介紹楊衢雲與容會晤，嗣楊爲清吏所害，遂有擁容爲首領之意，蓋謝於己亥楊衢雲勢迫辭職事件，意極不滿，至是乃向容歷陳與洪全福李紀堂謀在廣州發難之種種計畫，容極首肯，允至美後盡力相助，旋于是年十一月渡美。

【李紀堂之資助】李柏號紀堂、新會縣人、香港富商李陞之第三子也。庚子二月初五日，偶訪謝纘泰暢談時政，謝勸其入革命黨同任國事，李極贊同，遂于三月廿三日，由楊衢雲主盟，加入興中會；時惠州義師之籌備，將次成熟，孫總理于六月間偕楊衢雲至港，聞李已入會，大喜，乃給以二萬元，令充駐港會計主任，李于是役前後所耗不貲；中國報歷年經費尤賴其挹注。丙午以前，幾由李以獨力一負之也。李自其父逝世，分得遺產百萬，乃欲再圖大舉，一雪惠州失敗之恥，適洪全福謝纘泰父子方有所謀，特向李徵求同意，李欣然贊成，遂于壬寅（清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十四日會商進行方法，洪提議籌餉五十萬元，召集省港洪門兄弟尅期大舉，謝提議推舉容閱老博士爲臨時政府大總統，李于二項提案均無異議，且

允以個人之力担负軍餉全額。議既定，洪謝李諸人遂積極進行，尅期大舉，惟此次計畫，與中會幹部概未與聞，總理時在越南，僅由港友函告，略知大概。

【外人之同情】外人贊助此舉者，有西報記者黎德及克銀漢 Alfred Cunningham 馬禮遜博士 Dr. G. E. Morrison 諸人，皆謝續泰之友也。謝嘗持所草英文革命宣言書就正於馬博士，馬極稱許；復由克銀漢親自點石印刷，以守秘密；克嘗與英國武官格斯幹 Gascoigne 將軍及海軍司令接洽，請求相助，二氏口頭上均允盡力；及是役失敗，在港同志被英警逮捕者多人，賴克銀漢在西報提倡公道，并運動駐倫敦友人向殖民部設法，港督得殖民部保護國事犯之電，始將被拘黨人全數省釋。

【起事之籌備】洪謝李等旋設總機關于香港德忌笠街二十號頂樓，顏曰和記棧，洪並改名全福，以示藉洪秀全福蔭之意，所有購械輸運佈置一切，多由謝李等在港策畫。是秋，洪委任梁慕光李植生在廣州組織機關，又遣宋居仁馮通明在北方一帶聯絡會黨，以資響應；時李植生在下芳村德國教堂爲漢文總教習，在該堂側建築繼業公司製造肥料廠一所，李既受洪委任，遂將工人盡行辭退，以爲運動機關，貯積軍械軍服彈藥餅乾旗幟刀斧諸軍用品，備發難之需，梁慕光則在同興街開設信義洋貨店，又在河南開設繼業公司和記公司，均爲本部重

要機關，此外城內尚有分機關二十餘所。

【起事之策略】籌備既竣，遂定期十二月三十晚舉事，約以俟全城文武官吏齊到萬壽宮行禮時，放火爲號，卽各路並起，炸萬壽宮，據軍裝庫，焚火藥局，然後佔領各衙署，宣佈共和政治。又遣人預約惠州同志同時起義，以牽制陸路提標；香山東莞同志則担任牽制水師提標；著名盜魁劉大燾則統其鄰衆，握省城北路；分本部爲五軍，一軍守東北門，以堵禦清兵，一軍奪增步製造廠，而攻西門，一軍扼惠愛五約等處，以堵旗兵，一軍攻萬壽宮，殺清吏，一軍在新城爲各軍策應，并預備安民告示多種，多出香港中外新報記者洪孝聰手筆，其上均橫書「公理既明漢裔可與」八字，其辭曰：

大明順天國南粵興漢大將軍天賜爲安民告示：爾等宜知清朝無道，官吏貪私，荼毒天下，加稅加釐，抽捐重疊，竭盡民脂，爰動公憤，特舉義旗，除滿興漢，大公無私，保商保教，立太平基，弔民伐罪，順天應時，凡爾士庶，相安勿疑！

【事洩之原因】十二月中旬，黨人紛紛入城準備發難，二十六日洪全福僱小火輪，從香港往澳門，入香山佈置一切，留三人守和記棧，以便交通，詎有奸人周某向香港警廳告密，引警察至和記棧查搜，連童僕五人悉被拘留，周某并將搜出之文件抄報粵督德壽，請派兵

查搜各機關及輪船，同時李紀堂定購大批槍枝之沙面曹法洋行預收去定洋數萬元，屆期不能交貨，亦向捷字營管帶楊植生告密，於是事情暴露；洪全福等仍思用他法補救，特由澳門用舢板二艘，滿載槍械，覆以煤炭運省，詎駛至香山百口村，騎船人賴某竟通報該鄉人攔截，以致失敗。梁慕光復向沙面洋行密購快槍二百桿，欲以小艇載往花埭大通烟雨涌內，不意事洩，駐沙面捷字營勇追至涌口截緝，梁拔鎗立斃一人，泗水而遁，槍械盡失。

【黨人之生死】 三十日，清吏既偵悉黨人機關地點，遂由楊植生會同南海緝捕及安勇等圍捕芳村河南兩繼業公司花埭信義公司同興街信義行等處，獲旗幟號衣刀斧食品無算，各黨人住宅悉被查封，并于省港澳輪船拿獲梁慕義等十餘人，由南海番禺兩縣捷字營管帶楊植生會同德國領事，將被拘之人逐一提訊，德商某洋行管棧員沈子銘以行賄三千元得釋，判死刑者爲梁慕義、陳學靈、葉昌、劉玉岐、何萌、蘇居、李秋帆、等七人，監禁二十年者爲李偉慈卽李順、龔超卽蘇子山、梁綸初卽梁平、等三人，在獄斃命者葉木容一人，其在香港被拘之黨人，雖經粵督派委員楊樞沈毓岱赴港要求引渡，港督乃電倫敦殖民部請示辦法，旋接覆電，謂此乃國事犯，不應拘留，於是被留諸人立得省釋；洪全福與謝子修喬裝出險，由澳門返香港。無何、假屍案發現，英清二國偵探尋洪者履趾相接。先是粵督德壽懸重賞購洪，生獲賞

二萬元，官守備，死致賞一萬元，官千總，遂有張某在港鴆殺其義父，向清吏冒領賞格，此案發覺，港政府以清吏妨害港地治安，大爲不滿，李紀堂謝纘泰乃力助港官追兇嚴辦，至清吏不敢再行其主使暗殺之手段，洪因是改名浮萍，避地於新加坡，旋以病回港就醫，死於香港國家醫院，年六十有九；葬於香港英國墳場第六千七百八十一號墓。李植生梁慕光先後避地橫濱，李以教留學生製造炸彈火藥等法爲生活。梁則從事船上食品營業，至辛亥革命始聯袂歸國，謝日昌憤極成疾，癸卯二月逝於香港。年七十二。謝纘泰與克銀漢同發刊英文南華早報，專在言論上鼓吹改革，不再預聞軍事。民十三嘗追述其革命見聞，筆之於書，題曰「中華民國革命祕史」，刊諸南華早報，惟無中文譯本。

第十六章 上海志士及蘇報案

新學書報之先河 經元善與唐才常 龔超之獄 作新社與大陸報 張園之拒俄大會 反對王之春之通電 教育會與愛國學社 四民公會與國民議政會 鄒容之革命軍 章太炎之駁康書 蘇報之歷史 清吏捕人之運動 蘇報案發生情形 會審公廨之審訊 章鄒案之原告問題 章鄒案之判決 各地學界之繼起 出版物與宣傳家 國民日報與警鐘報

【新學書報之先河】 上海為吾國之交通孔道，西歐之文化東漸，以此為集合點，故獨得風氣之先；海禁開後，新譯東西書籍，汗牛充棟，英人李提摩太氏之廣學會，譯本最多，厥功尤偉！國人之談新學者，大都得力於譯本；甲午戰後，士大夫漸知維新變法之急務，多以發刊書報為救時之良藥；丁酉間汪康年、梁啟超、夏曾佑、章炳麟、等創時務報於上海，提倡變法，轟動一世，吾國雜誌之唱道改革者，該報實為嚆矢。未幾康廣仁、徐勤、吳介石、等亦設知新報於澳門，與時務取聞一論調；嗣戊戌八月政變禍作，黨獄大起，時務報雖已改

組爲昌言報，亦不免於停版。是年冬，梁啓超發刊清議報於橫濱，高唱勤王之論，大抵自甲午以至戊戌之五年間，國中言新學者殆無革命保皇之分；及戊戌政變後，康梁師徒稱奉衣帶詔以勤王除奸爲標幟，於是持民族主義者始漸闢其非，思有以救正之，尋而議論日激，界限日嚴，兩派主張終互相背馳而不可復合焉。

【經元善與唐才常】 己亥庚子間，滬上言愛國者多齟齬於清帝光緒之存廢問題，尙不知革命爲何物，故己亥十二月清廷有廢立之議，上海紳商學各界蔡元培黃炎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人推電報局總辦經元善領銜，聯電抗爭，清廷令捕元善，元善走澳門；庚子春，唐才常在滬設東文學社爲運動機關，其友日人田野橋次發刊同文滬報，日鼓吹改革，頗稱得力。唐旋發起正氣會，招集同志，計劃起兵於兩湖，後復改名自立會，至六月，以長江各省運動漸臻成熟，假保國救時名義，邀請在滬各省之維新志士，開國會於張園，蒞會者有當代名流容闈、嚴復、章炳麟、宋恕、吳葆初、張通典、馬湘伯、戢元丞、文廷式、沈蕪、龍澤厚、狄葆元、等數百人，滬人之召集愛國會議，此爲第一次。惟預會分子至爲複雜，其得參與自立軍祕密者，實極少數，除唐才常密友數人外，餘多震於國會民權之新說，乘興來會，非有如何確定之宗旨也。及八月漢口自立軍頓挫，黨禍大興，江督劉坤一憑張之洞通緝富有票會黨

咨文，指名查拿，國會要人姓名，多掛黨籍，由是人人自危，即租界以內，亦風聲鶴唳，一日數驚，其因黨案避地海外，期免於禍者，實繁有徒。

【龔超之獄】 通緝唐才常黨羽一案，富有要會黨在上海被拿獲者數人，以龔也一案爲最令人注意。龔，湖南人，與唐才中何來保等謀在湘發難，失敗後由湘逃滬，欲赴日本留學，是年十一月初一日爲清總兵顏某派其兵弁驅往華界，即被拘禁營中；二十二日龔之友探悉其事，即密函報告租界工部局及英國領事，英官以清吏擅自誘拿租界內居民，於租界治安關係甚巨，遂在會審公廨提出抗議，由公廨要求將龔超提回租界審訊；是日會訊時，承審者爲清同知張某，陪審員爲英官梅爾斯，且有英解檢審官雷蒙賽及總包探機爾在座，研訊數次，清吏均諉其過於顏部下之兵弁，謂顏總兵並無捕龔之意，此乃顏部欲得千金賞格，故貪利爲之，顏絕不知情云云；英官以此舉關係租界主權，頗咎清吏之失當，結果遂將龔超釋放，龔旋赴香港，壬寅十二月除夕，因與洪全福梁慕光等謀在廣州起義，在粵港輪船被捕繫獄，即洪案改名蘇子山者是也。

【作新社與大陸報】 戡元丞於東京國民報停刊後，旋回日人下田歌子等募集股本，創設作新社於上海，專以譯著新學書籍及販賣科學儀器爲宗旨，辛丑年復發刊大陸報月刊，鼓吹

改革，排斥保皇，秦力山、楊廷棟、楊蔭杭、雷奮、陳冷、等均任筆政，是時上海新學志士雖不乏人，而主張激烈論者，殆以作新社及大陸報諸人爲首屈一指。

【張園之拒俄大會】 癸卯四月，寓滬各省紳商志士因俄人要求改訂退兵條約事件，集議於張園，公議全國人民當拒而不認，并議決致電各國外交部，申明國民不認俄約之由，其致北京外務部電云：聞俄人立約數款，迫我簽允，此約如允，內失主權，外召大衅，我全國人民萬難承認。又致各國外交部電云：聞俄人強敵國立滿洲退兵新約數款，逼我簽允，現我國全國人民爲之震憤，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國國民萬不承認！倘從此民心激變，徧國之中，無論何地再見仇洋之事，皆係俄國所致，與我國無涉，幸垂意焉。同時留日學生亦組織拒俄義勇隊，派遣鈕永建湯燾二代表回國，請袁世凱出師，學生願担任前敵，上海志士聞之，亦有編練義勇隊之議；時同文滬報等皆傳鈕湯在天津被殺之說，聞者異常激昂，嗣經鈕湯親屬電津探問，始知鈕湯往見袁世凱數次，均被閹人拒而不納，而鈕湯旋亦以消息極惡返滬。蓋是時袁世凱魏光燾端方均接駐日公使蔡鈞電，有「東京留學生結義勇隊，計有二百餘人，名爲拒俄，實則革命，現已奔赴內地，務飭各州縣嚴密查拿」之語，故袁魏端遂據爲義勇隊之鐵案，鈕湯倖早逃脫，否則恐不免先沈蕪而流血也。時蘇報對於鈕湯之北上運動，譏爲不識時

務，無端欲運動官場，是可見滬人議論之漸趨激烈矣。

【反對王之春之通電】癸卯春，桂撫王之春有借法款假法兵以平亂之議，兩廣寓滬紳商學各界開大會於張園，到者四五百人，由龍積之提議致電政府抗爭，并請免王職以謝國人，衆贊成之；次日復在廣肇公所集議，公決通電各地請求協助，并主張罷市罷工，以阻止此約，務期達到驅逐王之春目的而後已。

【教育會與愛國學社】上海中國教育會爲寓滬志士章炳麟蔡元培黃宗仰（烏目山僧）黃炎培等所創，地址在泥城橋福源里卽今跑馬廳對面，發起於壬寅春，至秋冬之際始組織完備；初擬編輯教科書及刊行叢報，正進行間，而蔡鈞阻遏留學之風潮以起，於是乃謀自立學校，培植人才，適是時南洋公學學生不勝教習之虐待，相率出學，求濟於教育會，章蔡黃等允爲設法；復得羅迦陵女士等募捐巨款，而愛國學社始得成立。繼復容納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聲勢益張。南洋公學學生退學之原因，由於教員之禁壓言論自由，及不許學生高談革命，故愛國學社成立後，一反其所爲，校內師生皆議論時政，放言無忌；南京退學生之有力者爲貝壽同穆湘瑤何靡旒敖夢姜胡敦復曹梁廈俞子夷計烈公何震生等，而陸師退學生之有力者則爲章士釗林蠺等，持論皆甚激烈，於是東南各省學界遂漸爲此種革命高潮所激盪，學生之趨向激

烈論者，所在多有，其魔力不可謂不巨也！癸卯五月，愛國學社忽因微小意見，向教育會宣告分立，初由愛國學社社員以「敬謝教育會」之意見書登諸二十四日蘇報，雖經黃宗仰多方調停，因章太炎等主張對於退學生加以制裁，而吳敬恆則左袒學生，意見各殊，卒難復合。至閏五月初一日遂由宗仰以教育會會長名義，揭「賀愛國學社之獨立」一文於蘇報以答之，而教育會會員任教職者遂多謝去。是時女士陳攝芬等亦有愛國女學校及女蘇報之設，愛國女校附屬中國教育會，女學報則爲言女子革命者之大營壘，其功力不在愛國學社下也。

【四民公會與國民議政會】 寓滬各界人士自於張園發起拒俄大會後，即組織四民公會以資號召，繼復易名國民公會，初發起其事者爲馮鏡如、龍澤厚、吳敬恆、鄒容、陳範諸人，凡維新志士多列名焉，初無所謂派別也；至五月間，康徒龍澤厚再易名曰國民議政會，漸傾向請願清廷立憲之主張，於是馮鏡如首陳意見脫會，鄒容吳敬恆及愛國學社諸人皆表示不肯加入，而議政會遂成無形的解散。然是時清吏對於發起諸人，固一律目爲革命黨，並無急激平和之分，未幾遂有蘇報一案出現。

【鄒容之革命軍】 鄒容字尉丹，四川巴縣人也。壬寅之東京留學，肄業於同文學校，嘗持剪刀強剪學生監督姚某辮髮，懸諸留學生會館正樑；癸卯春以事返滬，適愛國學校成立，

遂奔走其間，極爲盡力。因俄人強逼改約，而清政府甘心賣國，遂發憤草革命軍一書。凡七章，首緒論，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種，次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次革命獨立之大義，次結論，約二萬言。章炳麟爲之序，由金天蔡蔡寅陶廣熊等之資助，於是年五月在滬大同書局出版，五月十四日蘇報作『讀革命軍』一文，以闡揚之，並爲新書介紹一則，是章鄒與蘇報案牽合之點。章序云：

革命軍序

蜀鄒容爲革命軍方二萬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辭多恣肆，無所回避，然得無惡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敗，在有其唱者，而莫與爲和，其攻擊者且千百輩，故仇敵之空言足以墮吾實事。夫中國吞噬於逆胡，已二百六十二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尙有呂留良曾靜周華等，持正議以振蠻俗；自爾遂寂泊無所聞。吾觀洪氏之舉義師，起而與爲敵者，曾李則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樂戰事，徒欲爲人策使，願勿問其是非枉直，斯固無足論者！乃如羅彭邵劉之倫，皆篤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閩而金縢餘姚，衡陽之黃書日在几閣，孝弟之行，華戎之辨，仇國之痛，作亂犯上之戒，宜一切習聞之，卒其行事，乃相繆戾如

彼一材者張其角牙，以覆宗國，其次卽以身家殉滿洲，樂文采者則相與鼓吹之，無佗，悖德逆倫，并爲一談，牢不可破，故雖有衡陽家書，而視之若無見也。然則洪氏之敗，不盡由計畫失所，正以空言足與爲難耳！今者風俗臭味，少變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懇懇必以逐滿爲職志者，慮不數人。數人有文墨議論，又往往務爲溫藉，不欲以跳踉搏躍言之，雖余亦不免是也。嗟乎！世皆嚮味，而不知話言，主文諷切，勿爲動容，不震以雷霆之聲，其能化者幾何？異時義師再舉，其必墮於衆口之不俚，概可知矣！今容爲是書，壹以叫咷恣言，發其慚恚，雖器味若雜彭諸子，誦之猶當流汗祇悔，以是爲義師先聲，庶幾民無異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負販之徒，利其徑直易知，而能俛發智識，則其所化遠矣。藉非不文，何以致是也？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旣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畫，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餘杭章炳麟序。

【章太炎之駁康書】 康有爲遊歐洲十七國後，歸而著書，額曰「南海先生最近政見書

「，抨擊革命排滿之說，無所不用其極，香港中國日報首先駁之，尋章太炎亦有一駁康有為政見書」之作；出版未久，與革命軍同受社會熱烈之歡迎，鄒著文字顯淺，利於華僑，章著下筆高古，利於士紳，同為革命時代最有價值之著作。

【蘇報之歷史】蘇報初為日本人所創辦，後湖南衡山人陳範號夢坡者，以江西知縣因教案落職，移居上海，憤官場之腐敗，思以清議救天下，遂承辦是報；主持四載，其主張日追潮流而進步。陳善聽人言，由變法而保皇，由保皇而革命，其女公子攝芬亦擅文學，倡辦愛國女校及女報，與父齊名。蘇報所延聘記者，有章行嚴、汪文溥、吳敬恆諸人，均論壇健將，有聲於時，其所以大張旗鼓，實始于壬寅之冬。蓋增入「學界風潮」一門，大為東南學界所注目也。癸卯春，報務日益發達，而立論亦漸急激，大為清吏所嫉視，至五月初旬，租界內已有照會拿人之風說，然蘇報不為少屈，仍逐日高談殺滿仇滿，有加無已，未幾，遂有閏五月初六日封報捕人之事。

【清吏捕人之運動】四五月間，清商約大臣呂海寰已函告蘇撫恩壽，謂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眾議事，名為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即將為首之人密拿嚴辦等語；蘇撫立飭上海道向各國領事照會拿人，各領事業經簽名許可，而工部局獨不贊成；上海

泰晤士報特著論嘉許工部局之能主持公道焉。查呂海寰第一次指名逮捕者，爲蔡元培吳敬恆鈕永建湯燦四人，第二次爲蔡元培陳範馮鏡如章炳麟吳敬恆黃宗仰六人，其所以甘冒大不韙而爲之者，蓋受王之春之囑托，而王則痛恨屢次在張園開會反對王借兵法款之愛國志士，藉此以爲報復也。字林西報對於此事，記載頗詳，因此被查拿者聞之，多向工部局報明姓名居址，工部局允予特別保護。

【蘇報案發生情形】工部局初時對於清吏請求，雖不贊成，後以蘇撫上海道爲稱奉清帝諭旨辦理，交涉甚力，卒徇其請；至閏五月初六日，遂由租界分派中西警探多名，赴愛國學社拘拿章炳麟鄒容蔡元培吳敬恆四人，祇捕去章一人，鄒蔡吳均不在校，復有警探一隊到蘇報館拘拿陳範，值陳出外不獲，祇將司賬員程吉甫捕去，復到漢克路第七百零二號女報館查探，又捕去陳範之子仲彝及女報辦事員錢允生二名，同時復在四馬路捕去龍積之一名，鄒容聞訊，自往租界捕房投到，陳範黃宗仰汪文溥走日本，蔡元培走青島，吳敬恆走英倫，同時蘇報被封禁，愛國學社亦解散，當事人紛紛逃匿。

【會審公廨之審訊】案發後數日，英租界會審公廨始將章鄒錢陳諸六人提往審訊，承審員爲清知府孫建臣上海縣汪瑤廷及英國副領事迪比南，清政府所延律師爲古柏及哈華托

二人，章鄒等親友亦延律師博易及瓊司二人代爲抗辯，先由古律師聲稱蘇報館主陳範卽陳錫嘯，爲現到案之陳仲彝生父，實主持該館筆政，程吉甫係司賬人，該報污衊朝廷，大逆不道，其中有與滿人九世深仇，及保護中國不保護滿人之語，甚至本月初五日報中直呼清帝之名，指爲小醜，初十日論說有四萬萬同胞不共戴天，仇殺滿人及殺盡胡人方罷手等悖逆之詞，某日更謂以四萬萬人殺一人，其餘排滿滅清賊清胡牝之類，種種逆說，不可枚舉，茲陳範未到，應卽補提；鄒容係革命軍作者，該書主張革命排滿，煽動作亂，無所不至；章炳麟代革命軍作序，又著駁康有爲政見書，詆毀清帝聖諱，呼爲小醜，立心犯上，罪無可道；龍積之係漢口富有票案中要犯，應另案辦理云云。遂由清英職員一一向各人問供，程吉甫供原籍蘇州，向在蘇報館專管告白，並不與聞編輯事務；陳仲彝供蘇報乃公司，由其父陳範經理，總主筆爲吳稚暉，其父於事發之前，避赴東洋；職員問曰：爾能代父受罪否？答曰：不能。錢允生供本名寶仁，在新馬路女學報館被獲；龍積之供年四十四歲，廣西桂林人，某科優貢，以知縣分發四川，曾領憑到省當差，漢口富口票一案並不知情；鄒容供四川巴縣人，年十九歲，初來滬入廣方言館，後至日本東京留學，因憤滿人專制，故有革命軍之作，今年四五月間請假來滬，聞人言公堂出票拘我，故自到捕房投到；章供杭州人，先曾讀書，後在報

館充主筆，戊戌後赴台灣，後由日本赴上海，在亞東時報任筆政，復至誠正學堂當漢文教習，未及數月，又至蘇州東吳大學堂，前年再赴日本，去年回國，今年二月在愛國學社任教習，因見康有爲著書反對革命，祖護滿人，故我作書駁之，此書係托廣東人沙耳公帶往香港轉寄新加坡，未得其回信，所指書中載恬小醜四字觸犯清帝聖諱一語，我祇知清帝乃滿人，不知所謂聖諱，小醜兩字，本作類字或作小孩子解云云。清官因章爲名士，以爲必曾中式，聞得自何科，章頗鄙微笑曰：「我本滿天飛，何窺之有？」蓋故意誤科名爲鳥窺也。會審公廨開訊此案多次，以章鄒二人問題太大，一時未易判決，乃先將無關緊要之陳仲彝程吉甫錢允生三人開釋，其餘龍積之一名，初擬解往湖北訊辦，後以拘押數月，英領事主張從寬辦理，遂准其交保具結釋放。

【章鄒案之原告問題】當此案之起也：清政府初要求各國領事將章鄒等六人提歸內地辦理，將得而甘心焉，上海工部局力持反對，謂此租界事，當於租界治之，爲保障租界內居民之生命自由起見，決不可不維持吾外人之治外法權。清政府以交涉無效，乃轉求駐京各國公使，各公使謂此事領事主之，吾人不能侵其權限，亦却其請；於是此案遂歸會審公廨訊理。初訊時，清政府律師古柏因此案原告人名義問題未解決，聲稱現有交涉事件未妥，請求延

期，章鄒等律師博易反對之，謂古律師所求，不應照准，所云交涉事件，究與何人交涉？不妨指明；况公共租界章程，界內之事，應歸公廨訊理，現在原告究係何人？其為北京政府耶？抑江蘇巡撫耶？上海道台耶？請明白宣示。識員孫建臣謂章鄒等犯係奉旨著江蘇巡撫飭令拘拿，本分府惟有遵奉上憲扎諭行事而已，遂將扎文出示，博律師乃得意言曰：「以堂堂中國政府，乃認私人於屬下之低級法庭，而受其裁判乎？」孫識員不能答。博律師又稱政府律師如不能指出章鄒等人所犯何罪，又不能指明交涉之事，應請將此案立即註銷。古律師稱此案案由最為明白，仍俟政府將交涉事件議妥，然後訂期會訊可也。中西官乃准其請。按此案之特點有二：一清帝為此案原告人，實為朝廷與人民涉訟之始；二則政府降尊向所屬之下級法廷控告平民，均清朝以來所未有也。然工部局之能力拒清廷所求，則以租界事權操諸英人，英律保護政治犯最嚴，故為維持其治外法權計，當然有此結果。否則雖有千百章鄒，恐皆不免齎於清吏斧鉞之下也。

【章鄒案之判決】此案研訊多次，經雙方律師種種辯駁，遷延數月，中西識員均以關係重大，不敢判決，因將一切案由移交北京，由外務部與各國公使直接辦理。以區區一租界內之政治犯事件，竟成國際上最重要之問題，亦異聞也！惟外務部與使館間亦延擱多日，迄未

解決；於是被告方面乃聲稱章鄒等不得罪名，久繫囹圄，在法律及人道均屬不合，要求立將控案註銷，故是時滬上忽有釋放章鄒之風說；因是外務部深恐此案有勞無功，遂允採納英使館意見，從寬辦結，卒判決章監禁西牢三年，鄒監禁二年，由上海會審公廨宣告結果，此驚天動地一大案遂告一結束焉。鄒於出獄前一月病死，意在獄中常為香港中國日報撰著論文，世人閱之如獲拱璧，至丙午年期滿出獄，同盟會派代表龔鍊百等迎至東京，為民報主任。

【各地學界之繼起】當中國教育會盛時，江蘇常熟及吳江之同里，均設有支部，常熟支部即辦塔後小學，主持者為丁初我徐覺我殷次伊等，同里支部創辦自治學社，主持者為金天翮等，及蘇報獄起，殷次伊憤懣自殺，塔後小學即停頓，自治學社則延林螭教授兵操，柳棄疾陶廣熊等皆參與其事，猶支持至三年之久然後改組焉。同時金天翮復組織明華女校，略仿愛國女校，成績頗著，愛國學社既解散，中國教育會乃遷其機關都於碩果僅存之愛國女學校，由四明鍾憲鬯、吳縣王季烈、武進蔣維喬諸人維持之，然後此亦不能有所活動，海上革命運動至是遂受一大頓挫。繼愛國學社而起者有麗澤學校，主持者為上海劉季平（後更名劉三）、劉東海（季平從兄）、吳江費公熙、無錫秦毓澐諸人，校址在上海華涇鄉，即劉季平所居宅也，尋以事解散。其殘留之學生一部改組為青年學社，校址在上海新開路，此甲辰年

春間事也。此外異軍特起者，蘇州有吳中公學社，杭州有兩浙公學社，規模悉仿愛國，願命運不長，旋起旋蹶，青年學社於萬福華行刺王之春一案橫被牽涉，卒被封閉。

【出版物及宣傳家】癸卯甲辰乙巳三年間，留日學界之革命出版物風起雲湧，如江蘇、浙江潮、漢聲、直言、遊學譯篇、鵠聲、醒獅、二十世紀之支那等等，皆以上海爲尾閭，有志者競設書局，如鏡今書局、東大陸圖書局、國學社等均是也，而其中搖旗吶喊之宣傳家，則首推徐敬吾，與其女寶姒。時人以徐嘗撰野雞花榜揭曉小報，遂錫以野雞大王之徽號焉。徐專以出售革命書報爲業，每星期日常假味蕪園開會演說革命，海上耳目爲之震駭；章太炎嘗戲爲梁山點將錄，以鼓上蚤時遷目之。寶姒亦有辯才，徐之得力助手也。南洋公學退學生之組織愛國公學，亦以徐奔走之力爲多，以是大爲清吏所忌，卒被誘致江甯，欲藉以羅織黨獄，結果徐以立功自贖之名義釋放返滬，諸同志對之頗有戒心焉。然徐自後亦無如何特殊舉動也。其時上海各書局除代售留學界出版物外，頗多自行編印之著作，如黃帝魂、蘇報案紀事、國民日日報彙編，以及章士釗之薄虜叢書（有孫逸仙沈蕙等書假名爲黃中黃作）、劉光漢之攘書、中國民族志、陳去病之清祕史、陸沈叢書、金天翹之女界鐘、自由血、三十年落花夢、蘇元瑛之慘世界等，不下百數十種。其以創辦書局而破產者，則有鏡今書局主

人泰州陳競全，後抑鬱以死，與鄒容同葬華涇鄉，卽劉季平所捐地也。

【國民日報與警鐘報】蘇報被封後，上海志士章行嚴、何應施、張繼、盧和生等旋於癸卯年十月有國民日日報之組織，其宗旨與蘇報同，而規模則尤過之，出版未久，風行一時；旋以內部發生問題，竟致涉訟，該報遂亦停刊。香港中國日報總理陳少白因同黨內閥，有礙大局，特親至上海設法和解；復有葉瀾、馮鏡如、王慕陶、連壽書諸人奔走調處，卒由雙方各允息事而止，然國民日日報自是竟無復版之望。次年冬，俄滿風潮甚亟，時蔡元培已歸國，因與同志發起俄事警聞，旋改爲警鐘日報，實繼承蘇報與國民日日報之統系，主筆政者爲儀徵劉師培（光漢）、侯官林獬（白水）、吳江陳去病（佩忍）、及林獬女弟宗素等。林獬別創中國白話報，去病別創二十世紀大舞台雜誌，咸以鼓吹革命爲己任。至乙巳正月，警鐘報復被清吏封禁，青年學社大舞台雜誌中國白話報均先後不免，海上革命運動此爲第二頓挫。

第十七章 癸卯周雲祥臨安之役

保滇會與周雲祥

清吏之激變

臨安之佔領

雲祥之抱負

【保滇會與周雲祥】雲南五金諸礦，遍地皆是，西通緬甸，隣於英，南接越南，逼于法，自清政府與法立約，許不將雲南讓與他人，於是滇省遂爲法蘭西之勢力範圍，滇人之有志者恥之。恨清政府以土地許人，因而有逐漸自立，以保土地主權之志，一切預備已有年矣；自保滇會設立後，講求實學，士氣日昌，自立黨首領周雲祥，年二十有四，深通韜略，尤講求體育，身軀雄偉，膂力過人，其先世以礦業起家，甚業既富，雲祥復善于經業，豪俠好義，有志之士多歸之；其所營錫礦，平時多購軍械，設義勇，以爲捍衛，雲祥陰蓄天志，夙思利用之，故防衛頗稱鞏固。

【清吏之激變】蒙自縣令孫某者，貪殘之民賊也；前曾擡富商楊士元，勒贖不遂，殺之。繼又欲逮捕周雲祥，以填其慾壑；癸卯（清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會同防營督帶麥四率隊三百餘人赴錫廠，以繳軍械爲名，思得雲祥而甘心，詎雲祥預得消息，設伏以待，

孫麥甫到，義勇四起，盡斃清兵二百餘名、哨弁二名；麥凶爲飛彈所中，受傷甚重，雲祥獲其快鎗百餘桿，孫兇勢不佳，急命軍士焚燒良民廬舍，乘勢鼠竄回縣，閉城堅守，旋電請贛耗續備左翼軍黃鳳圖移兵赴援，復被義勇中途邀擊，斃清兵數十名，孫羞怒、乃電建水縣羈押雲祥之母以洩憤。

【臨安之佔領】雲祥矢志復仇，更號召志士，共圖大舉，本擬先取蒙自，以其地多外人居留，恐傷之，乃率所部義勇，用聲東擊西之法，名攻蒙自，暗襲臨安，陷之；知府黨蒙倉皇失措，自戕以徇；該府爲著名白銅礦地，黨軍與礦工聯絡一氣，卽以礦山爲大營，以礦產爲餉源，雲祥令其戚黃顯忠環石屏州，清吏無備，垂手而得，卽分兵攻取阿迷州寧州各城，皆下之；黨軍乃向東進直達廣西邊境，所過秋毫無犯，四民樂業，商旅不驚，以故有某清軍開隊往攻，沿路良民數萬爲之呼冤，清軍竟不得行。時滇督丁振鐸有電清廷，謂臨安府最佔地利，曩日苗匪首領馬如倫率衆二十萬人圍攻，猶未被陷，今竟爲土匪渠魁周雲祥率衆攻陷，其勢之猖獗，從可推知等語，然義軍究因勢力薄弱，又孤立無援，以致終敗于清軍，城池次第收復，雲祥遂匿跡鄉城，韜晦以終。

【雲祥之抱負】

雲祥少有奇志，不求仕進，是年四月初旬，有革命黨員某到錫廠演說獨

立自強之說，贈雲祥以革命新書多種，囑以外交歐美，內逐滿人，故其舉兵發難，一依文明軍律，聞雲祥嘗讀新廣東一書畢，啞然笑曰：兩廣人羊質虎皮，焉能幹此偉大事業？揭獨立旗，擊自由鐘，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云云。其自負如此。戊申河口一役，駐越南革命黨機關部專前派員與之聯絡，約以在臨安附近響應，雲祥極力贊成，後以義師失敗，遂不克如期發動云。

第十八章 癸卯東京革命軍事學校

孫總理與留學界 日野與軍事學校 校內之規制及學科 解散之原因

【孫總理與留學界】 癸卯年上海蘇報案發生後，總理自越南河內至日本橫濱，與商人廖翼朋同居，時馮自由任香港中國日報駐東記者，往還至密；湘人陳範、陳攝芬、蘇人黃中央（烏目山僧），均因蘇報案逃日，此外留學生馬君武、劉成禺、楊度、程家樑、李自重、桂少偉、盧少岐、李錫青、伍嘉杰、楊守仁、胡毅生、葉瀾，及僑商黎煥堉、張果、陳才等常來往東京橫濱間，日訪總理，高談革命；馮自由等更募資合印章炳麟駁康有為政見書鄒容革命軍十萬冊，分寄海內外各處，以廣宣傳。

【日野與軍事學校】 是時留學界有一至困難之問題，蓋駐日清公使曾向日政府交涉，凡留學生有抱革命排滿思想者，即革其官費，禁止學習陸軍；中國學生肄業兵事者，僅一振武學校，入校資格以官費學生為限，因是私費學生之有志兵事者，皆無從問津，各懷失望，以總理於日本軍界交遊至廣，因就商焉。總理有日友日野熊藏少佐者，有名之軍事學家

也，於最新式之南非洲波亞人戰術，素有研究，曾發明日本式之盒子砲及木砲，極爲日本軍界所推重，因與總理同研究波亞散兵戰術，遂成知己；總理乃與籌劃訓練中國同志以軍事教育之法，日野願悉力以助，且允約友人担任教師，總理大喜，遂組織革命軍事學校于東京青山附近，因防日政府干涉，一切規制，概取秘密主義。

【校內之規制及學科】第一期報名入校者，得李錫青、桂少偉、李自重、胡毅生、伍嘉杰、黎勇錫（仲實）、郭健霄、盧少岐、盧牟泰、區金鈞、劉維燾、饒景華、雍浩、鄭憲成等十四人，除雍鄭屬閩籍外，皆粵人也；諸生皆自費，獨桂胡二生由衆供給之。校長爲日野熊藏少佐，教務長爲小室健次郎上尉，卽後來專教留學生製造炸彈炸藥之小室也。規定學期八個月，學科有普通兵事學及製造盒子砲木砲各種火藥等門。尤注重波亞式散兵戰法，及以寡敵衆之夜襲法；入校時，諸生須宣誓服從革命黨首領及本校規則，尤須保守秘密，儀式異常鄭重，然不久漸爲外界所知，咸稱該校爲東京之梁山泊焉。

【解散之原因】開校一月，總理旋有美洲之遊，校外事務概付託馮自由管理，諸生勤學好問，頗爲日教員所嘉許；及五月後，學生等各樹派別，風潮迭起，翁浩、鄭憲成率先自行退學，無何，劉維燾、饒景華亦退學，於是內鬩益甚；經中立者多方斡旋，卒無效

果，不得已宣布解散。翁鄭歸閩，劉饒設法改入振武學校，盧少岐留學英倫，盧牟泰、李自重、郭健霄、李錫青、伍嘉杰、桂少偉返粵，錫青嘉杰少偉先後去世，留日者惟劉饒及胡毅生、區金鈞、黎勇錫四人而已。時總理方遊美國，得馮自由詳報該校解散始末，爲之慨嘆不置。

第十九章 甲辰孫總理歐美之遊

檀島黨報之創辦 大同日報之改組 洪門總註冊之成績 總理之對外宣言

【檀島黨報之創辦】 甲辰春 總理作第二次歐美之遊，溯行以駐日黨務托馮自由，家事托橫濱山下町九番法國郵船公司買辦黎煥瑋。初抵檀香山正埠，該處本屬與中會之發源地，惟其時保皇會勢力方盛，康徒陳繼儼在其機關之新中國報，排斥革命，異常劇烈，革命黨無如之何；時有舊式報館名檀山新報者，又號隆記日報，原為 總理戚屬程蔚南所辦，以筆政乏人，毫無精彩， 總理乃使改組黨報，親為撰著論文，向保皇報大加撻伐，革黨陣壘為之一新。同時復函托馮自由，使代聘香港中國日報記者陳詩仲赴檀主持筆政，由程蔚南匯給陳旅費四百元，陳以被阻於駐香港美國領事，卒不果行；其後檀山新報改組為民生日報，聘張澤黎為記者，與保皇報主筆陳繼儼梁文興大開筆戰，檀島之有革命黨機關報，蓋自此始。

【大同日報之改組】 總理鑒於保皇黨勢之日盛，自覺非聯絡洪門，不足以增加勢力，乃從其舅氏楊文納之勸告，毅然加入致公堂團體。及抵舊金山，保皇會果勾結清領事，并嗾使同

黨之稅關譯員阻 總理登岸，被留壽關木屋者數日。賴幸美國致公總堂總理黃三德大同日報總理唐瓊昌中西日報社長伍盤照之助，以五百元保出候訊。時主持大同日報筆政者爲康徒歐渠甲，因有反對 總理之文字，爲致公堂所逐。 總理乃薦馮自由任該報駐東記者，并托馮代物色主筆，馮初薦桂林人馬君武，馬以事辭；繼聘鄂人劉成禺，劉瀕行，恐登岸時見阻於保皇會，乃求上海時報主人翟楚青向保皇會介紹接待，保皇會以劉持學生護照赴美，不之疑，劉遂得以安然上陸，大同日報自劉到後，革命橫議，鼓盪全美，華僑受其感化者日衆。

【洪門總註冊之成績】 當劉成禺至舊金山時， 總理已偕黃三德出遊各埠，鼓吹洪門總註冊事；蓋美州華僑屬致公堂黨籍者佔十之九，除舊金山總堂外，各埠設立分堂者，尙有百數十處，惟各分堂對於總堂，向少聯絡，團體日渙，威信漸失，加以洪門重要職員多染康梁餘毒，渾忘却反清復明之本來面目， 總理有鑒於此，以爲固結團體，非重新舉行登記不可，乃提倡洪門總註冊之議，并手訂致公堂新章規程八十條如左：

致公堂重訂新章要義

原夫致公堂之設，由來已久，本愛國保種之心，立興漢復仇之志，聯盟結義，聲應氣求，民族主義賴之而昌，祕密社會因之日盛，早已遍布於十八省與及五洲各國，凡華人

所到之地，莫不有之，而尤以美國爲隆盛；蓋居於平等自由之域，共和民政之邦，結會聯盟，皆無所禁，此洪門之發達，固其宜矣。惟是向章太舊，每多不合時宜，維持乏人，間有未愜衆意，故有散漫四方，未能聯絡一氣，以成一極強極大之團體，誠爲憾事！近且有背盟負義，趨入歧途，倒戈相向者，則更爲痛恨也！若不亟圖振作，發奮有爲，則洪門大義必將淪墮矣！有心人憂之；於是謀議改良，力圖進步，重訂新章，選舉賢能，以整頓堂務，而維擊人心；夫力分則弱，力合則強，衆志可以成城，此合羣團體之可貴也。我堂同人之在美國者，不下數萬餘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爲謀，無所統一；故在平時則消息少通，有事則呼應不靈，以此之故，爲外人所輕藐所欺凌者，所在多有；此改良章程維持堂務所宜急也。且同人之旅居是邦，或工或商，各執其業，本可相安無事；但常以異鄉作客，人地生疎，言語不通，風俗不同，入國不知其禁，無心而偶干法紀者有之矣；又或天災橫禍，疾病顛連，無朋友親屬之可依，而流離失所者，亦有之矣；其餘種種意外危虞，筆難盡述，語有之曰：「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若無同志來相維護，以相調恤，一旦遇事，孤掌難鳴，束手無策，此時此境，情何以堪？此聯合大羣，團集大力，以捍禦禍害，調恤同人，實爲本堂義務之不可缺者一也。本堂

人數既爲美洲華人社會之冠，則本堂之功業，亦當駕於羣衆，方足副本堂之名譽也，乃向皆泄泄沓沓，無大可爲，此又何也？以徒有可爲之資，而未有可爲之法，故雖欲振作而無由也。今幸遇夢國志士孫逸仙先生來遊美洲，本堂請同黃三德大佬往遊各埠，演說洪門宗旨，發揮中國時事，各埠同人始如大夢初覺，因知中國前途，吾黨實有其責，先生更代訂立章程，指示辦法，以爲津導，我旅美同人可以乘時而興矣。况當今爲爭競生存之時代，天下列強高倡帝國主義，莫不以開疆闢土爲心，五洲土地已盡爲白種所併吞，今所存者，僅亞東之日本與清國耳，而清國則世人已目之爲病夫矣，其國勢積弱，疆宇日蹙，今滿洲爲其祖宗發祥之地，陵寢所在之鄉，猶不能自保，而謂其能長有我中國乎？此必無之理也！我漢族四萬萬人豈甘長受滿人之羈軛乎？今之時代，不競爭則無以生存，此安南印度之所以滅也；惟競爭獨立，此美國日本之所以興也；當此清運已終之時，正漢人光復之候，近來各省風潮日漲，革命志士日多，則天意人心之所向，吾黨以順天行道爲念，今當應時而作，不可失此千載一時之機也！此聯合大羣，團集大力，以圖光復祖國，拯救同胞，實爲本堂義務之不可缺者二也。中國之見滅于滿清，二百六十餘年，而莫能恢復者，初非滿人能滅之能有之也，因有漢奸以作虎張，殘同胞而媚異

種，始有吳三桂洪承疇以作俑，繼有曾國藩左宗棠以爲厲，今又有所謂倡維新談立憲之漢奸，以推波助瀾，專尊滿人而抑漢族，假公濟私，騙財肥己，官爵也、銀行也、鐵路也、礦務也、商務也、學堂也、皆所以餌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本堂洞悉其隱，不肯附和，遂大觸彼黨之忌，今值本堂舉行聯絡之初，彼便百端誣謗，含血噴人，蓋恐本堂聯絡一成，則彼黨自然瓦解，而其所奉爲君父之滿賊，亦必然覆滅，則彼漢奸滿奴之職，無主可供也；其喪心病狂，罪大惡極，可勝誅哉！凡吾漢族同胞，非食其肉、寢其皮，何以伸此公憤，而挫茲敗類也？本堂雖疲驚，亦必常仁不讓，不使此謬種流傳，潰害於漢族也；此聯合大羣，圍集大力，以先清內奸而後除異種，實爲本堂義舉之不可缺者三也。今特聯絡團體，舉行新章，必當先行註冊，統計本堂人數之多少，以便公舉人員，接理堂務，必註冊者然後有公舉之權，有應享之利，此乃本堂苦心爲大衆謀公益起見，法至良、意至美，凡我同人，幸勿爲謠言所惑，遲疑觀望，自失其權利可也。今特將重訂新章，先行刊布，俾各埠週知參酌妥善，待至註冊告竣之日，然後隨各埠公舉議員，擇期在本大埠會議，決奪施行，望各埠堂友同心協力，踴躍向前，以成此舉。同人幸甚！漢人幸甚！

謹將重訂新章條款詳列呈覽

第一章綱領

一、本堂名曰致公堂，總堂設在金山大埠，支堂分設各埠，前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劃一。

二、本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

三、本堂以協力助成祖國同志施行宗旨爲目的。

四、凡國人所立各會黨，其宗旨與本堂相同者，本堂當認作益友，互相提攜；其宗旨與本堂相反者，本堂當視爲公敵，不得附和。

五、凡各埠堂友，須一律註冊報名於大埠總堂，方能享受總堂一切之權利。

六、凡新進堂友，須遵守洪門香主陳近南遺訓，行禮入闈。

七、所有堂友無論新舊，其有才德出衆者，皆能受衆公舉，以當本堂各職。

八、本堂公舉總理一名，協理一名，管銀一名，核數一名，議員若干名。（以上百人公舉一名）

九、本堂設立華文書記若干名，西文書記若干名，委員若干名，幹事若干名，以上各

人，皆由總理委任，悉歸總理節制。

十、本堂設立公正判事員三名，公正陪審員廿名，皆由總理委任，但不受總理節制。

十一、總理協理以四年爲一任，管銀核數一年爲一任，議員由初舉時執籌，分作三班，第一班一年爲一任，滿期照數選人補充，或再舉留任；第二班兩年爲一任，滿期選補；第三班三年爲一任，滿期補充；如是議員之中常有三分之二爲熟手之人。

十二、判事員爲長久之任，若非失職及自行告退，不能易人；判事陪員分兩班，第一班一年爲一任，任滿由總理擇人充補；第二班兩年爲一任，滿期擇人充補如之。

十三、各埠支堂當舉總理一名，書記一名，管銀一名，核數一名，值理若干名，皆由堂友公舉，呈名於總堂總理批准，方能任事。如所舉非人，總理有權廢之，堂友當另行再舉妥人。

十四、各埠支堂堂友可隨地所宜議立專規，以維持堂務，然必當先呈總堂議員鑒定，總理批准，方得施行。

十五、各埠新立香主，必經總堂議員議決，總理批准，方能領牌受職，該埠叔父職員等必先查明該新香主品行端正，堪爲表率者，方可聯保；至領牌受職之後，凡放新

丁一名，須繳回本堂底票銀二元，如未經議准領牌，竟欲開檯，該處叔父職員等切勿徇庇，并帶新丁入闈；如有不守堂規，或不領牌，或不繳交底銀，一經查出，定將名號革除，并追回票牌等件。

十六、凡公鑿人員之期，皆以每年新正爲定。

十七、議員議事必要人數若干，方爲足額，乃能決事。

(下略)

總理預計此新章如能實行，則凡洪門會員皆須一繳納註冊費，全美致公堂會友逾十萬人，此項收入爲數不貲，大可供給內地革命軍之用，此議經舊金山總堂贊成，并推舉總理及黃三德遍遊南北東西百數十埠，到處勸告洪門人士，實行反清復明之宗旨，并提倡總註冊之利益，然當時保皇分會林立于各埠，致公堂職員誤入歧途者，實繁有徒，總理雖苦心孤詣，舌敝唇焦，而各分堂對於總註冊事，大都陽奉陰違，延不舉辦，總理奔走數月，收效絕少，遂委其事于黃三德，而有歐洲之行。

◎【總理之對外宣言】 總理至紐約時，與留美學學生王寵惠、陳錦濤、薛仲瀛等數相過從，嘗自撰一告歐美人書，題曰中國「問題之眞解決」(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此文之成，頗得王寵惠之助，東京日文革命評論及香港中國日報嘗譯載之，革命黨對外宣言之公佈，此爲第一次。

第二十章 革命黨與洪門會黨之關係

洪門之源流及派別 洪門之祕密記號 致公堂與保皇黨 革命黨與哥老會
致公堂與孫總理 橫濱之三點會 加拿大致公堂之殊勛 與革命無關之洪
門團體

【洪門之源流及派別】 洪門卽天地會，三合哥老兩會皆其支派，三合會又稱三點會，在海外或稱洪順堂及義興會，在美洲則通稱致公堂，檀香山菲律賓澳洲亦有稱致公堂者；是會始創於清初康熙時代，其時而明亡未久，明之忠臣烈士再三力圖匡復，誓不臣清，前仆後興，卒難挽回世運，二三遺老以清祚已固，興復大業，非一時所能收效，乃欲以種族思想流傳後人，特創設一種祕密團體，爲傳播此種思想之導線，是卽洪門團體之所由起也。其宗旨爲反清復明，洪門人士將清字減去頭上之主字寫作洞，滿洲之滿字亦作滿，卽爲廢滅清主之表示。據洪門祕冊所載，始創天地會者，爲朱洪竺、陳近南、萬大洪諸人，疑卽鄭成功張煌言等之假托，其發源地爲福建少林寺，所稱五祖之第一祖亦產於福建，則鄭張假托之說，

當有可信。又祕冊所載少林寺僧奉清帝康熙命掛帥出征，戰勝回朝，爲奸臣所害，清帝復派兵燬少林寺，僧衆逃生者寥寥，遂由軍師陳近南創設天地會，潛植勢力，以謀復仇，分五路組織支會，是爲五祖云，似皆喻言也。

【洪門之祕密記號】三合哥老雖同出一系，然其口號暗語各不相同，本書與哥老會關係尙淺，故所述僅以三合會爲限。三合會之口號暗語，多以鄙俚粗俗之言表之，如會長曰大佬（猶哥老會之稱龍頭），主盟人曰老母，介紹人曰舅父，首領曰洪棍，參謀曰紙扇，幹事曰草鞋，祕冊曰衫仔（哥老會謂之海底），殺人曰洗身，洗澡曰冲涼，割耳曰取順風，發誓曰斬雞頭，偵探曰風仔，作奸細曰穿花紅鞋，（此與哥老會同）吃飯曰耕沙，皆最普通者也。其所以故作鄙俚之原因，實由于創設此種祕密團體之本意，專注重於中等以下之社會，蓋上等社會所謂士大夫之類，多與官吏接近，而官吏固無一不充滿族爪牙，而不利於漢人者；因是故作下流粗俗之口語，使一般士大夫聞而生厭，避之若俛，而後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潛滋暗長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也。又拜會結盟號曰演戲，戲劇分桃園結義、橋邊相會、中堂教子、斬奸定國四幕，祕冊所載戲劇及七言詩，一一由大佬先鋒等背誦無遺，琅琅可聽，斬奸又稱斬七，蓋少林寺之慘遭滿虜毒手，乃由奸人馬七之告密，故洪門最惡七字，凡遇七字

皆以吉字代之。斬奸時預製一馬吉人形，各口出毒誓，以刀斬之，儀式莊嚴，令人不寒而慄。又其團體異常團結，會章以手足相顧，患難相扶爲要旨，凡屬同志皆稱手足，遇路人有相鬥者，每遇暗號，莫不爭先協助，惟恐不力，二百年來，種族思想之表現，漸漸有名無實，獨於患難相扶之義，則久而益彰，而海外華僑之加盟者，且較內地尤盛，殆亦團體觀念使然。

【致公堂與保皇黨】 旅美華僑之洪門團體號致公堂，總部設於舊金山大埠，他如紐約、芝加哥、波士頓、聖雷士、羅省、費城、休侖、舍路等百數十埠，皆設分堂，凡有華僑駐在之地，無處不有之，咸隸屬於舊金山，華僑列籍堂內者，佔十分之八九，其在大埠者，未入洪門尙可謀生，若在小埠，則非屬致公堂會員，輒受排擠，故勢力偉大，爲各團體冠；致其歷史，最初由廣東三合會首領因避清廷摧殘，亡命海外，遂組織致公堂以資聯絡，其後太平天國失敗，洪秀全陳金剛諸部將亦多遠托美洲，重張旗鼓，然久而久之，故老凋謝，面目漸非，洪門人士能了解宗旨者，百不得一；此 總理丙申年初次遊美，所以不能收寸效也。戊戌政變後，康有爲挾其衣帶詔之聲威，於己亥歲渡美，初發起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於英屬加拿大，華僑以其身受清帝之殊寵，多豔羨之；由是保皇會所遍設於北美各埠，康徒徐勤、梁

啓田、歐槩甲、陳繼儼等知洪門大可利用，乃先後投身致公堂黨籍，以聯絡彼中之有力者，洪門中人不知其詐，多爲所愚，因此而跨入保皇會籍者，比比然也。其後歐槩甲更運動致公堂幹事唐瓊昌創設大同報於舊金山，爲洪門黨報出版之嚆矢，歐初自號太平洋客，大倡廣東獨立及排滿之說，頗受世人歡迎，及爲康有爲痛責，乃論調一變，轉而歌頌天王聖明，排斥民族主義，以反清復明之洪門黨報，而作此矛盾之論調，亦異聞也。

【革命黨與哥老會】 興中會員與哥老會關係最深者爲湖南人畢永年，庚子漢口之役，哥老會諸頭目多爲唐才常林圭所用，畢介紹之力也；畢於己亥年嘗偕日人平山周漫遊漢口長沙瀏陽衡州各地，結識哥老會頭目李雲彪、楊鴻鈞、張堯卿、李堃山、辜天佑、師襄諸人，發揮興中會之宗旨，及孫總理之生平，欲使哥老會與興中會聯合倒滿，李楊等頗爲所動。是年冬，畢偕哥老會頭目七人抵香港，實行興中三會哥老三會合併事，仍稱興中會，公推孫總理爲總會長，與議者有陳少白、楊衢雲、史堅如、畢永年、宮崎、李雲彪、楊鴻鈞、辜鴻恩、張堯卿、李堃山、鄭士良等十餘人，議定綱領三則，歃血爲盟，鑄印章上諸總理；無何，李雲彪等以興中會供給不周，未滿所欲，適康有爲自南洋至港，欲因以爲用，贈李等各百金，李等以康富有，遂與發生關係，畢責以大義，無效；乃憤然作厭世想，竟投浙江普陀

，削髮爲僧，李等後助唐才常經營漢口發難事件，未幾，亦以索資不遂，宣告分裂，此哥老會參加近年中國革命歷史之大略也。及甲辰年，黃興、劉揆一在湘運動革命，以哥老會龍頭馬福益之力爲多；馬爲人忠誠好義，遠非李楊諸人所及，甲辰敗後，次年祕密回湘，圖再舉，卒爲端方所害；哥老會員之能始終貫徹其宗旨者，馬可謂當之無愧！

【致公堂與 孫總理】 洪門向稱黨外人爲風仔，凡非黨員，概以風馬牛視之；乙未以前，與中會要人屬洪門黨籍者，僅鄭士良尤烈等二一人，己亥庚子間，三合哥老兩會首領雖有推尊 總理爲總會長之舉，然僅屬洪門一部之特殊動作，究仍有涇渭之分；丙申 總理初次渡美，洪門人士無助之者，卽以其非同盟手足也。甲辰冬 總理至檀香山，知非列籍洪門，不足以聯絡多數之同志，始毅然加入致公堂，是日拜盟者六十餘人，由主盟員封 總理爲洪棍焉。同年 總理自檀渡美，清領事預得消息，先向美移民局照會反對 總理入境，舊金山稅關華人譯員多隸保皇會籍，銜黨首命亦向美國稅關長搖舌，謂 總理所持護照爲僞做，於是 總理被阻於船上者一夜，次日移送移民局候審所，復被困於木屋者數日；先是舊金山致公堂大佬黃三德及大同日報司理唐瓊昌等得中西日報社長伍盤照通知，知 總理於入美境時被清領事及保皇黨暗算，乃延律師那文，以五百元向稅關保出候訊，并致電華盛頓政府抗爭； 總理

既出木屋，大受洪門歡迎，蓋洪門例稱會起兵抗滿者爲大哥，總理既入其黨籍，則爲大哥者當然受此殊禮，與內申年初次到美時情形大異矣！致公堂以保皇黨勾結關員，阻總理登岸，大爲憤激，適康策甲方主大同報筆政，亦有排總理言論，黃三德唐瓊昌乃免除歐職，請總理薦同志承乏，總理薦馮自由爲該報駐日記者，并托馮物色總編輯一人，馮初薦馮君武，馮以事辭，乃改薦劉成禺，及劉抵美，而該報之旌旗一變，自是洪門之宗旨始得發揚於北美，大同報之力也。總理以旅美致公堂會員至衆，惟團體散渙，主張分歧，不能爲祖國革命之助，乃提出舉行洪門會員總註冊之議，并代撰致公堂新章規程八十條，此新章如能實行，則於革命實力之增加，非常偉大；蓋旅美華僑掛名致公堂者逾十萬人，以每人須繳納註冊費美金二元之數算之。總額可得華銀數十萬，革命黨得此巨資，則滿政府運命之危險，不待言矣。致公總堂職員對總理提議，極表贊成，遂推舉總理及黃三德二人遊埠演說，提倡註冊，于是總理等周遊美國南北百數十埠，歷時數閱月，各埠致公堂職員出而贊助者，有紐約之雷月池黃溪記，波士頓之梅宗炯，羅省之楊延光呂統積，山的古之譚淦明，紐柯連之陳秋譜，美疏勒之黃媛家諸人，然是時保皇會所遍佈各地，洪門人士入其圈套者，實居多數，總理雖慘憺經營，煞費唇舌，而報名註冊者，寥寥無幾，僅爲他日再來時闢一新

途徑而已。

【橫濱之三點會】此外革命黨員之列籍洪門者，亦不乏人。陳少白在香港入三點會，被封爲紙扇，林述唐黃克強在湘鄂入哥老會，被封爲龍頭，此其尤著者；甲辰某月，略觀明、梁慕光、張續等在日本橫濱發起三合會，留日學生加入者，絡繹不絕，第一次拜盟者，有馮自由、胡毅生、李自平、陳湘芬、廖翼朋、五人，第二次有劉道一、秋瑾、劉復權、彭春陽、仇亮、王時澤、曾貞等二十餘人，蓋當時留學生多認聯絡會黨爲運動革命之捷徑也。

【加拿大致公堂之殊勛】庚戌廣州新軍一役失敗後，馮自由應英屬加拿大雲高華埠大漢日報之聘，主持筆政。革命黨到加拿大者，馮爲第一人；該報爲加屬致公堂之言論機關，馮以洪門黨員之資格，大受各埠華僑歡迎。是年冬，馮得總理電，令急籌餉備廣州舉事之需，乃周遊各埠演說募款，捐資者異常踴躍，域多利及都朗度兩埠致公堂慨然變產助餉，爲洪門空前之創舉！計是次捐款約七八萬元，估黃花崗一役用款之半數，倘馮非隸洪門黨籍，決難收此良好之效果；蓋洪門人士門戶之見極嚴，其排滿之宗旨雖與同盟會相同，然常卑視洪門以外之革命黨爲後輩，馮深知彼中情形，故到加拿大後，絕不談同盟會組織事，以避猜忌。加屬各埠有致公堂數十處，域多利爲名義上總部，雲高華爲事實上總部，兩埠發生職權

上之糾紛已久，賴馮從中排解，卒能消弭于無形，域埠致公堂後儘變產助餉，實以此故。馮於將離加拿大時，始在雲高華域多利等處發起同盟會支部。

【與革命無關之洪門團體】除美國及加拿大外，各地洪門團體曾爲革命盡力者，有檀香山墨西哥澳洲等處之致公堂，澳洲雪梨金山致公堂有機關報曰民國報，提倡革命，頗著勞績；菲律賓亦有致公堂，但與革命黨向無關係；南洋英荷兩屬及越南暹羅緬甸等處之義興會團體，星羅棋布，會員較南北美尤盛，惟以地方政府取締過嚴，遂致全失本來面目；同盟會歷年運動，向以南洋爲大本營，獨不能得義興會之助，故謂南洋洪門團體與革命無關，亦無不可。

第二十一章 甲辰馬福益長沙之役

禁止愛國之反感 黃軫與劉揆一 最初之籌備 華興會與同仇會 起事之策
略 黨人之出險

【禁止愛國之反感】 癸卯（清光緒二十九年）四月，留日學生爲反抗俄人侵佔東三省事，組織軍國民教育會于東京，以清政府懦弱無能，甘心賣國，乃派鈕永建湯標 人回國，謁直督袁世凱，請願出師拒俄，留學生願爲前驅，袁不納，且將不利于二代表；鈕等狼狽回日復命，留學生聞之，非常憤慨！前此希望清廷維新變法者，至是多萌革命之想，獨軍國民教育會幹事滿洲人長福湖北人王璟芳，竟搦該會會員名冊詣北京向清政府告密，各得厚賞，由是凡列籍該會者，咸慄慄自危，革命思潮遂駭駭乎有一日千里之勢。

【黃軫與劉揆一】 是時留學界中有湖南善化人黃軫，號近午，後改名興，別字克強，湖北兩湖書院學生，而梁鼎芬之高足弟子也；少有大志，以官費渡日，在宏文書院肄業速成師範，軍國民教育會成立時，爲會中發起人之一；聞清廷媚俄事敵，義憤填膺，遂聯絡同志回

國大舉革命，初與同鄉劉揆一楊篤生徐佛蘇諸人，于甲辰春發起華興會，爲革命機關，湘籍留學生加入者頗不乏人；其對於革命運動方法，仍取法唐才常林圭，擬專從聯絡哥老會入手，以劉揆一昔年在鄉，曾由哥老會行堂謝壽祺之介紹，獲交于大龍頭馬福益，故力邀劉回湘協同進行，劉、衡山人，係宏文書院第二屆速成師範生，畢業後，遂與黃聯袂返國開始活動。

【最初之籌備】 當唐才常運動哥老會時代，哥老會最有力之大龍頭爲王四脚豬，又號王四爵主，其勢力由兩湖達于鎮江；王死于庚子一役，馬福益襲其位，劉揆一于東渡前曾一度解其危困，故與發生關係。黃劉返湘後，運動益力，同志陳天華、章行嚴、譚人鳳、劉道一、蕭堃、柳繼貞、宋教仁、胡瑛、柳聘儀、諸人各分途進行，黃設明德學堂于長沙北門正街，聘直隸人張繼、福建人翁鞏、江蘇人秦毓塗爲教員，皆同志也；又設東文講習所于小吳門正街，爲運動總機關，定期每日上午九時諸同志齊到講集所，討論進行方法，劉揆一在醴陵縣充涿江學堂監督，經理各地發難事，楊篤生則駐上海，策應一切。

【華興會與同仇會】 華興會員先後加盟者四五百人，多屬學界分子；於聯絡秘密會黨，極不便利，黃劉等乃於華興會外，另設同仇會，專爲聯絡會黨機關，仿日本將佐尉軍制，編

列各項組織，黃自任大將，兼會長職權，劉揆一任中將，掌理陸軍事務。馬福益任少將，掌理會黨事務，瀏陽普集市于每月某某等日，例開牛馬大會，屆期各鄉村羣以牛馬豕各各種獸類赴賽，蒞會者凡數萬人，爲湖南全省有名之墟集，與會羣衆泰半隸哥老會籍，故哥老會亦規定是日爲拜盟宣誓之佳節，同仇會卽于同日舉行馬福益之少將授與式，由劉揆一代表會長黃軫，親給馬以長槍二十挺，手槍四十挺，馬四十四，並監督宣誓，儀式莊嚴，觀者如堵，自是哥老會員相繼入會者不下十萬人，聲勢在庚子唐才常一役之上。

【起事之策略】 黃劉馬等之大計劃，預定于甲辰九月清太后萬壽節日，在長沙岳州衡州寶慶常德等處，分五路起事，先期在省城萬壽宮之皇殿下，預藏大炸彈一具，候全省文武官吏屆時到場行禮，卽行燃放，以期一網盡之，然後各路同時發動，一切布置，略已竣緒，詎于萬壽節前十餘日，有會黨何少卿郭鶴卿二人以機事不密，在湘潭縣城被縣吏逮捕，其大體計劃亦被探悉，湘潭縣令卽飛報湘撫俞廉三告變，駐湘潭之哥老會行堂有號飛毛腿者，知事已洩，乃走報馬福益，馬時駐湘潭屬之茶園鋪礦場，距縣城五十里，得訊後，卽令飛毛腿馳赴省城，告黃劉使速戒備，省城距茶園鋪一百四十里，飛毛腿于一晝夜間竟能奔馳一百九十里，洵屬名不虛傳。

【黨人之出險】黃近午寓明德學堂對門，劉揆一寓保甲局巷彭希民宅，得警後，以各處準備未竣，不得已匿跡他所，以避清吏搜索，未幾湘撫派兵查緝各黨人寓所，全城騷擾，黃乃避居吉祥巷耶教聖公會，由牧師黃吉廷同志曹亞伯保護出險，劉亦繞道赴漢口，得免于難；馬福益則由湘潭逃往廣西，次年春由桂返湘，欲謀再舉，卒爲湘撫端方所擒殺；留東學界特開追悼大會以紀念之。計是役用費在五萬元以上，概由黃劉二人籌措，二人卽因此舉破家云。

第二十二章 甲辰萬福華鎗擊王之春

萬福華略歷 鎗擊王之春情形 黃興等之被逮 審訊與判決

【萬福華略歷】萬福華，安徽壽州人也，性豪俠，少慕朱家郭解爲人，慨然有剪除奸佞之志；與同鄉吳春陽交最密，吳爲革命黨之急進者，萬日與遊，故亦醉心革命，居恆惟吳馬首是瞻。甲辰某月隨吳自皖蒞滬，由同鄉薦充某學校教員，是時黃克強劉揆一方自長沙脫險，先後行抵上海，遂與同志陳天華、郭人漳、張繼、徐佛蘇、章行嚴、蘇鳳初、夏時、林萬里諸人組織秘密機關于新開路新馬路餘慶里，旅滬各省革命黨員常假該處爲議事所焉。萬因吳春陽之介紹，結識黃劉陳等，知彼等皆革命實行家，極致欽崇，亟欲立功以自見，未幾而有鎗擊王之春之事。

【鎗擊王之春情形】桂撫王之春自癸卯年欲借法兵平亂，大受兩廣人士及京官之反對，卽已失職居滬，旋復有勾結俄人侵略東三省之舉動，國內志士聞警，異常悲憤，咸欲得其肉而甘心焉。萬，其一人也。以此種國賊不速剷除，國將不國；遂決計行荊軻聶政之事；先向

友人假得手鎗一挺，并探悉王住跑馬廳新馬路昌壽里，於是日伏王宅左右，謀伺隙誅之；詎王深居簡出，卽有時外出，亦以侍從頗衆，無從下手；乃于十月十三日冒王友趙某名義，派人持請客單邀王會飲于四馬路金谷香西菜館，王不之疑，是日午後七句鐘乘馬車應招，至金谷香，卽登樓，以主人未到，匆匆下，萬預在梯旁相候，見王下，急舉鎗擊之，同時大罵王之春賣國賊，吾代四萬萬同胞行誅，聲震四鄰，觀者如堵，時一彈掠王頭上過，王並未受創，迨萬再舉鎗時，則已爲王之差弁王清泉所擒，手鎗卽被奪去，一時巡捕大集，而萬遂被拘入獄矣。

【黃興等被逮】住居餘慶里之同志，聞萬入獄，乃派章行嚴赴西牢慰問，時捕房正多方偵萬之同黨及居址，因章探問，遂得跟蹤至新開路餘慶里，大事搜索，并將寓所居人全數逮捕，押至捕房候審所，計被捕者有黃克強、陳天華、張繼、郭人漳、章行嚴、徐佛蘇、夏時、林萬里、蘇鳳初、朱啓陶等，十餘人，獨劉揆一適以事外出得免，郭人漳爲現任道台，所交官紳，多屬政界權要，故郭等被繫未久，卽有泰興縣令龍璋向會審公廨保釋，上海道袁海觀亦親訪英總領事要求釋放，故郭等十餘人遂得不問事由，全數開釋。就中黃克強一人自長沙蒞滬，未及一月，湘省方懸巨賞緝之，此次被逮，乃用僞名虛報，故中西官吏無有

知其爲著名革命黨者。黃及劉揆一陳天華張繼徐佛蘇諸人經此役後，遂皆避地日本；黃烈、張等先後發起同盟會，徐佛蘇則與立憲派發生關係，日爲新民叢報作文。

【審訊與判決】萬福華被捕後，旋在會審公廨開訊，承審員爲清同知黃耀宿及英國副領事德爲門，律師雷滿代表原告王之春出庭主控，萬之親友亦延愛禮司代爲聲辯，時有王之差弁王清泉出而作證，謂十月十三日晚，王大人因有友邀往金谷香西菜館宴敘，即偕差弁及馬夫同至金谷香樓上十六號房，見祇有一東洋裝束之華人在座，不見主人，因卽下樓，其人追至樓下，卽將手舉一六門手鎗，向王大人欲擊，幸鎗爲衣袖所絆，彈未放出，差弁卽上前擒住萬手，後經馬夫幫同拿獲，喚到華捕，拘入捕房，由捕頭在鎗內取出彈子五枚，當萬舉手欲擊時，口中大呼要打死賣國賊云云。復有華捕聲稱，萬被拘入捕房時，曾問以持鎗作何用？萬言欲擊王之春，因王前在桂撫內欲借法兵平亂，故擬將伊處死等語。被告律師乃起言原告王之春不肯到堂，殊不合律，原告不到，則證人所言應作無效，原告律師駁之。此案開訊多次，卒由承審員宣告審判終結，隨下判辭曰：萬福華謀殺未成，自應照律懲辦，今當發往西牢監禁十年，並罰作苦工。萬聞之遽大呼曰：「我之爲此，實爲國家大局起見，何罪我爲？求仁得仁，我得其所矣！」於是昂然隨巡捕而去。萬居獄中，嘗與囚犯數人陰謀越獄不

不成，傷印度巡捕一名，會審公廨乃更增加監禁期限爲十五年；民國建元後，皖省革命黨員聯名請袁世凱向上海租界當局交涉釋萬，因萬曾越獄傷捕，租界當局引爲口實，久未開釋，後經交涉多次，萬始獲重見天日。

第二十三章 香港中國報及同盟會

革命報之元祖 鄭貫一與新聞界 陶模與洪全福 兩黨報之筆戰 粵路風潮與禁報 同盟會之組織 黃克強與吳崑 康同壁之涉訟 三民主義之來源 同盟會之活動 丁戊兩年之軍務 天討案與二辰丸案 民生書報社之發展 南方支部與新軍之役 時事畫報之復活 馮自由之遊美 辛亥一年之活動 革命之三時期

【革命報之元祖】 香港中國日報爲革命黨機關報之元祖，自己亥（清光緒二十五年）迄辛亥，此十三年中，凡與中會及同盟會所經歷之黨務軍務，皆藉此報爲惟一之喉舌；中間遭遇無數之風潮及重大之阻力，均能獨立不撓，奮鬥不懈；清英二國政府終無如之何。考與中會最初宣傳品，祇有揚州十日記一種，己亥間嘗用中國合衆政府社會名義，頒發傳單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屬華僑，請其協助革命，此外見諸文字者，殊不多觀；自乙未廣州一役失敗後，孫總理久在日本規畫粵事，重圖大舉，知創設宣傳機關之必要，始于己亥秋間派陳少白至香港籌辦黨報，兼爲一切黨務軍務之進行機關，是年冬，此報遂發刊于香港士丹利街門

牌二十七號，即中國日報是也。出版後，陳自任總編輯，楊少歐、洪孝充、陸伯周等輔之；除日刊外，另發行中國旬報，卷末附以諷刺時事之歌謠諧文等類，曰鼓吹錄；其後海內外報章多增設諧部一欄，蓋濫觴于此。是報出版之初，所有經費皆仰給於總理，己亥庚子間，黨人及日英志士奔走香港惠州日本南洋之間，至爲忙碌，大都由中國報招待供應，嗣惠州義師瓦解，報館之經濟能力亦受影響，殆有不支之勢，其賴以維持不墜者，則同志富商李紀堂之力爲多。

【鄭貫一與新聞界】香山人鄭貫一向任橫濱清議報編輯，因與馮自由馮斯燮等創辦開智錄，鼓吹革命，遂爲梁啓超所逐；總理乃函薦鄭於中國報，辛丑（光緒二十七年）鄭歸自日本，發揮其新穎思想於陳舊之文字堆中，極受社會歡迎，實爲粵中報界放一異彩。鄭爲人豪邁不羈，任中國報筆政數月，即辭職另創世界公益報，繼又棄公益報而另創廣東報，均無所憑藉而以獨力成之。兩報皆鼓吹革命，而投資者皆非革命黨人，特表同情於革命而已。是年中國報移於上環永樂街，總理於十二月初九日由日本乘日輪八幡丸至香港，寓報館三樓，旋於十五日赴越南參觀河內博覽會，自乙未廣州一役後，港政府即有禁止總理五年入境之令，期滿後，總理嘗於庚子年過港，仍禁止登陸，此次到港，雖未受港吏干涉，然離港

未久，港政府又復重申禁令，至辛亥反正始行撤消。

【陶模與洪全福】中國報雖發刊於香港，而消場之暢旺，則有賴於廣州；蓋港中商人多缺乏政治思想，於偏重政治之報紙，絕不措意，故中國報出版數年，港人購閱者不滿千數，惟廣州之政學兩界，則已漸趨改革一途，其所持政見多視中國報為正鵠，而尤以陶模督粵時代為特盛。陶雅重新學，任吳敬恆鈕永建為幕僚，其黜陟屬吏，恆以中國報之評判為標準，故中國報在粵消場，以是時為最佳，僅督署一處消售至二百餘份；清季督撫在粵政績，以陶為差強人意，中國報與有力焉。陶去粵數月，即有黨人洪全福、李紀堂、謝纘泰、梁慕光、李植生等謀於壬寅（光緒二十八年）除夕在廣州發難，是役出資者為李紀堂一人，總理及少白均未預聞，事後廣州嶺海報記者胡衍鵠大放厥辭，痛斥排滿革命為大逆不道，中國報記者陳詩仲黃世仲乃嚴辭闢之，雙方筆戰逾月，於民族主義之闡發，收效非鮮。

【兩黨報之筆戰】壬寅夏間，中國報以留日學界之革命思潮異常蓬勃，特聘馮自由為駐東通信員，故留學界消息，以中國報記載為最詳；甲辰年（清光緒三十年），康有為命徐勳發刊商報于香港，大倡保皇扶滿主義，中國報乃向之痛下攻擊，康徒氣為之懣。是時世界公益報、廣東報、有所謂報、東方報、少年報等先後出版，民黨在言論界遂漸佔勢力，惟中國

辦以維持困難，乃由容星橋介紹與文裕堂印務公司合併，遷于荷理活道，公司設總理三人，以李紀堂陳少白容星橋三人分任之，及乙巳抵制美約事起，廣州香港等處總商會各舉派代表磋商與美商會參訂修約問題，各代表乃公聘何啓陳少白二人為顧問，遇事輒就報館請益焉，是為革命黨與商界機關接近之嚆矢。

【粵路風潮與禁報】 乙巳冬，中國報復由荷理活道遷至上環德輔道，翌年春，粵督岑春萱決將粵漢鐵路收歸官辦，為粵路股東黎國康等所反對，遂捕黎繫獄，并禁止粵中各報登載反對言論，於是大股東陳席儒、陳廣虞、楊西岩等乃在香港組織粵路股東維護權會，函電各方極力抗爭，中國報及港中各報均力助股東，攻擊岑春萱之違法佔權，異常激烈，岑于蒞粵之初，頗重調中國報，對於行政用人之批評，間有採納，及為港報反對，遂下令禁止各報入境，中國報在粵之銷場，遂為之大受打擊焉；雖其後多方設法，有時或可秘密運粵，然直至辛亥年反正以前，終未公然取消禁令，其關於主義上之損失，殊非淺鮮！陳楊等設會爭路數年，為之謀主者即為中國報總理陳少白，粵路經此次風潮後，因官商衝突，爭端不息，路事卒無所成，岑春萱實尸其咎。

【同盟會之組織】 乙巳七月，同盟東會京本部成立，總理以庚子後內外黨務久已停頓

不振，遂于八月初十日特派馮自由李自重二人至香港，組織香港廣州澳門等處同盟分會，馮至港，卽與陳少白等籌備成立，雖與中會員亦須一律填寫誓書，衆舉陳少白爲會長，鄭貫一爲庶務，馮自由爲書記，是年先後加盟者有陳少白、李紀堂、容星橋、鄭貫一、李自重、李樹芬、黃世仲、梁擴凡、溫少雄、盧信、廖平庵、陳樹人、李孟哲、鄧馨亞、李伯海諸人，時李自重與史古愚、伍漢持、陳典方、崔通約等設光漢學校于九龍，提倡軍事教育，屢招港吏干涉；是年冬，總理偕蔡仲實胡毅生鄧嘉韓等赴西貢，舟過香港，假法郵船，約諸同志開會討論黨務，適是時中國報與有所謂報因抵制美約事意見不合，互相攻擊，馮自由調處無效，總理乃約陳少白鄭貫一至法輪，勸令和解，陳鄭從之；未幾鄭死于疫，香港各界人士開追悼會于杏花樓，蒞會者千數百人，鄭之深得人望，可見一斑。

【黃克強與吳崑】 乙巳十一月，黃克強自日本至港，寓中國報，旋取道赴桂林，易名張守正，號愚臣，時郭人漳方任桂林巡防營統領，黃與彼爲舊盟，故欲說其舉兵反正，郭頗有意，以與陸軍小學監督蔡鏗不睦，慮爲所乘，卒不敢動。黃於蔡亦屬故交，嘗居間調處，令其合作，均不見聽，遂快快歸香港；尋赴新加坡，與總理籌商進行方法，及丙午夏間，鄂同志吳崑奉日知會劉貞一獨特民命至港，欲訪黃協議鄂省軍事，因黃未返，乃在中國報守

候兩月，黃回，以餉項不足，令吳返鄂，傳語各同志靜候；復有同志梅霓仙自桂林來，謂郭人璋部待款而動，請黃接濟，黃亦遣其返桂，囑令聽候時機。

【康同璧之涉訟】 丙午七月，文裕堂以營業不佳，宣告破產。先是保皇會龔葉惠伯代表康有爲之女同璧，在香港法院控中國報以誣謗名譽之罪，要求賠償損失五千元，此案涉訟經年，迄未解決；中國報搜羅康有爲師徒棍騙證據，極爲充足，頗有勝訴之望，惟英律凡被告無能力延律師抗辯，卽等于敗訴，訟費須由被告負擔，故文裕堂如破產，則所附屬之中國報亦須拍賣，以供訟費之需；馮自由以此舉于民黨名譽關係至巨，乃求助于其岳翁李煜堂，得其助力，事前以五千元向裕堂購取中國報，始得免于拍賣。新股東爲李絕堂、李煜堂、李亦愚、潘子東、伍耀廷、吳東啓、伍于魯、麥禮廷諸人，八月中國報遷于上環德輔道三〇一號，馮自由任社長兼總編輯。時總理對於康同璧訟案，主張續繼抗訴，特由南洋匯款三千元于陳少白，使延律師力爭，陳以訟事牽纏，費時失事，不欲再事興訟，故此案結果遂爲無形之失敗。

【三民主義之來源】 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始見于總理所撰之民報發刊詞，惟從來未有簡稱爲三民主義者，有之、自馮自由始。丙午春，香港各界人士以陳天華爲反抗日本取締

學生規則憤而投海自殺，特開追悼會于杏花樓，馮自由撰聯輓之曰：「生平得愛友二人，星台（天華字）殉國，近午（克強字）何之，可嘆吾黨英才，又弱一個。靈爽憑健兒五百，公武（南洋同志通函向諱稱孫文二字曰公武）鳴鐘，自由不死，誓覆虜會政府。實踐三民。」聯爲陳少白手書。自是三民主義四字遂常見于中國報論說及代理民報之廣告，海內外各報亦漸有採用之者；惟乙己冬馮自由有論文曰「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文長二萬餘言，其時尙未有三民二字出世也。胡漢民至己酉冬，尙語馮自由，譏三民二字之名詞爲不通，然今日已爲舉世所沿用矣。

【同盟會之活動】 丙午冬同盟會改選幹事，馮自由當選會長，黨務日漸發達，至丁未年而尤盛！是年爲同盟會在粵桂閩三省最活動時期。由香港派出代理主盟員多名，分赴各府縣收攬黨員，推廣勢力，許雪秋、詹承波、郭公接、等赴潮汕，設通信處于汕頭至安瀝街路公同；鄧子瑜、陳佐平、溫子純、周毅軍等赴惠州，設通信處于歸善水東街廣榮號；姚雨平、張伯喬、朱執信、趙聲、等赴廣州，設通信處于制台前張大夫第；張谷山、蕭惠長等赴嘉應，設通信處于興寧城興民學堂；黃旭昇、何克夫、莫偉軍等赴北江，設通信處于連州三江墟兩等小學；劉古香、張鐵臣、章立權、劉培嶽等赴廣西，設通信處于潯州大黃江埠廣亨

號及柳州弓箭街富貴陞旅館，梧州大南門外文明閣等處；此外赴澳門者爲劉樹杭，赴福建者爲黃乃棠、林菊秋，就中尤以姚雨平、張谷山之運動附城軍隊，及許雪秋、鄧之瑜之運動惠潮會黨，爲成效最著。是時會所尙未設置，一切黨務皆在中國報處理之；及戊申正月改選幹事，馮自由仍任會長，黃世仲庶務，謝心華書記，乃新設會所于皇后大道馬伯良藥肆四樓。河口失敗一役，黨員黎仲實、梁恩、高德亮、麥香泉、饒章甫、陳義華、關人甫等先後被越南政府遞解至港，均由會所招待一切。計丁戊兩年在香港加盟者，有張靜江、黃伯淑、倪映典、方紫栢、謝英伯、林伍、余丑、余通、盧岳生、李是男、李海雲、周覺、葛謙、譚馥、嚴國豐、等二百餘人，獨張靜江宣誓時，要求減去誓約內「當天」二字，謂其篤信無政府主義，不信有天，因破格准之。

【丁戊兩年之軍務】總理自庚子惠州一役失敗，從辛丑至丙午之六年間，革命軍務殆完全停頓；至同盟會成立，始復着手進行。丙午間，雷克強親入廣西，說郭人漳反正；劉道一、孫毓筠、楊卓林、胡瑛等先後赴湘鄂蘇揚各地，有所活動；均無所成。至丁未春，各地同志受萍瀏革命軍之感應，皆躍躍思動，適郭人漳奉粵督命，從桂林調駐廣東羅定，總理克強得馮自由電，認爲絕好時機，卽偕胡漢民、汪精衛、日人萱野長知、池亨吉等南遊，

二月初一日抵香港，克強精衛蒼野留港，擬入肇慶，促郭人漳率兵反正；池亨吉則偕留學生方瑞麟、方漢成、喬義生等赴潮汕，助許雪秋起事；克強居松原旅館數日，張伯喬自廣州來，謂郭又調駐欽州，粵吏探悉克強由日抵港，已備文向港督要求引渡等語；而松原旅館亦忽有粵吏派來偵探窺伺其間，克強以郭已他調，留港無用，乃命胡毅生隨郭赴欽相機行事，自返日本；精衛則移居普慶坊機關部，與劉師復廖平子同寓，於是許雪秋、鄧子瑜、劉師復、王和順諸人，先後分赴廣州汕頭歸善欽州各地極力進行；計丁未一年，許雪秋陳芸生等所經營者有三月潮州城之役，四月黃岡之役，九月汕尾之役；鄧子瑜所經營者，有五月七女湖之役；王和順所經營者，有八月防城之役；而劉師復則以謀炸李準牽制清軍之故，于五月初一日因製彈失慎，炸去一臂，被逮繫獄。此外大事之可紀者，則有黃岡義師首領余紀成被清吏以強盜罪名控之香港法院一事，此案涉訟七月之久，至戊申正月始獲勝訴出獄；又十月田桐何克夫等自香港攜帶革命軍債券一箱赴越南，在海防被法人扣留，後由總理向越南總督交涉，始獲發還；時克強方計畫在欽州發動，其彈藥多由香港密購，運赴海防供應之，故自香港同盟會成立以來，是年實爲軍事上最活動之時期。及戊申四月河口義師失敗，黨人被逐至新加坡香港者至衆，新加坡河內香港三處機關部收容撫養之不暇，更無餘力爲再整旗鼓

之計劃，故河口一役以後，黨中元氣大傷，對內軍務幾于完全停頓焉。

【天討案與二辰丸案】 丁未六月，香港華民政務司以中國報經售民報特刊天討，附有清帝破頭插畫，謂爲煽動暗殺，欲提出控訴；馮自由力抗，卒以沒收所存天討了事。至八月，香港議政局通過禁止報章登載煽惑友邦作亂文字專律，然中國報言論不爲少屈，蓋英人祇禁談排滿革命，若易以民族主義及光復等名詞，非彼等所能了解也。戊申二月，澳門華商柯某租借日輪二辰丸私運軍械圖利，船至澳門海面卸械，被清軍艦捕獲，日葡二政府以清艦越界捕艦，各提出嚴重抗議，卒由粵督向日領謝罪釋船了結。粵中各界以外交失敗，大憤；羣主抵制日貨以懲之，獨中國報力排衆議，謂會於日本可以抵制之理由極多，不當借運械助黨一事爲口實，并詳舉國際公法以相質證，由是輿論漸爲轉移，蓋中國報認軍械能否入境爲革命黨之生死問題，凡有妨礙革命黨進行者，不得不悉力以排除之也。

【民生書報社之發展】 戊申以前，香港同盟會忙于軍事，不欲在港內大張旗鼓，招收黨員，以避偵探耳目；自河口失敗，軍事停頓一年有餘，遂得專心黨務，改取開放主義，以廣收同志爲務。至己酉（清宣統元年）二月，乃遷會所于德輔道先施公司對門，仍因避免偵伺起見，榜其名曰民生書報社；黨員日常開會討論進行，不復如前之祕密。在粵分棧關，則由高

劍父、徐忠漢、梁煥真、潘達微等籌備成立，會務亦頗發達。是年香港兩地加盟者，有劉一偉、黃軒霄、關非一、陳元英、胡津林、巴澤憲、馬達臣、譚民三、何劍士、陳逸川、何輯民、陳自覺、陸覺生、梁藻如、莫紀彭、劉守初、李文甫、林直勉、梁煥真、潘達微、羅道膺、杜藥漢、陳瑞雲、朱述唐、黃俠毅、張志林、陳哲梅、李以衡、馬小進、黎德榮、廖俠、李昌漢、陳俊朋、李少穆、洪承點、陳炯明、孫武等二千餘人，就中以倪映典所招致新軍兵士居大多數，惟無冊籍可考；至十一月書報社以會所過狹，復易名少年書報社，遷于中環德輔道提發四樓。

【南方支部與新軍之役】 己亥九月，香港同志以各地黨勢日盛，建議于香港分會外，添設南方支部，以擴大組織；遂推舉胡漢民爲支部長，汪精衛書記，林直勉會計，會所設於黃泥涌道。未幾，倪映典自廣州來，報告運動新軍成績，約期反正；支部乃電邀黃克強譚人鳳趙聲等來港，共圖大舉，總理亦自美匯款接濟。籌備既竣，而新軍忽因口角小故，與警察鬧事，竟釀大變，倪映典以制止不及，遂臨時舉旗發難，事敗，死之。港同志乃開追悼會於黃泥涌道，以表哀思。是役同志傷亡頗衆，犧牲至巨，敗後七八月始復從事軍事上之活動。此一年中，各省同志來往香港者，陸續不絕。洪承點於安慶失敗後逃港，寓書報社；孫武自

鄂赴汕頭，有所經營，過港時，馮自由宴之於陶陶仙館，始加盟於同盟會；河南人程克在日本謀殺滿清偵探，王金發在上海手誅勾結清吏陷害同志之變黨節員汪公權，均避匿至港，同寓灣仔東海旁機關部。

【時事畫報之復活】廣州時事畫報爲鼓吹民族主義雜誌之一，創於乙巳年，出版一年而停刊。己酉秋間，謝英伯潘遠徵等以林直勉之助，重組該報於香港；林，東莞人，與莫紀彭李文甫等於己酉三四月入黨，因與其叔父爭產與訟，卽以所得資助時事畫報復活，并於中國日報股金及南方支部開辦費均有所資助，時事畫報刊至十餘號而止。

【馮自由之遊美】中國報自丙午以後，純屬商人資本，從未受黨部津貼，而於同志之接待供應，尤形繁劇，大有竭蹶之勢；馮自由乃遷報館於荷理活道二百三十一號，以圖節省；繼以支持不易，於庚戌春提出辭職。旋改就北美雲高華埠大漢日報之聘。自後中國報遂由南方支部以公款接辦，另派李以衡爲司理。香港分會亦改選謝英伯爲會長。馮於離港前，始將歷年所藏入黨盟書千數百紙繳存南方支部；然已破裂不全。蓋馮爲避免港探搜查，密將各盟書藏於睡枕之內，枕爲綠豆壳製，幾經磨擦，遂成片段。此項盟書於辛亥反正後尙存貯廣東國民黨支部，至民二八月龍濟光入粵，始付一炬；今馮自由尙有副本存也。又馮於丁戊二年

料理軍務收支賬目，計收入四萬八千六百九十二元一角七分，支出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元六角九分，除付壹野軍械發旅費一萬二千元、許雪秋兩次起事費約七千元、余紀成案訟費約六千元、余紹卿起事費一千五百元、黃耀廷起事費一千二百元、鄧子瑜起事費三千一百元、曾儀興等起事費六百元、鄧蔭南五百元、電匯黃克強一千元、匯宮崎寅藏三百元、池亨吉取九百五十元、電匯總理四千三百元、代購運赴海防毛瑟槍彈及製彈機九百五十元等項之外，其餘皆屬諸同志舟車旅館租金給養撫恤郵電購物各種費用之需。比對收支兩項，不足五百四十二元五角二分，係由中國報墊付，此項總賬細目，亦於馮離港前列表向總理呈報。

【辛亥一年之活動】庚戌新軍一役敗後，黃克強趙百先等頗形懊喪，南方軍務停頓者幾及一年。黃趙同赴南洋，擬乘輿而圖滇，總理及謝逸橋良牧兄弟乃約黃趙會於檳榔嶼，決議再集巨款，經營粵事，黃趙乃先後返香港，重圖大舉，即辛亥三月廿九之役是也。是役耗款十七八萬元，革命軍統籌部迭接華僑匯款，異常活動，海外各埠及內地各省同志來港效力者，絡繹於道，港中設招待機關數十處，投效人數之充斥，及運械事件之忙迫，自有革命史以來所未有也！及義師失敗，人心奮，香港居民心理對於革命黨向不重視，至是亦為大義所感，同情於革命黨者，比比皆是；而中國報銷場亦大為增加。時保皇黨之商報復乘機排斥

革命，鼓吹立憲，中國報乃根據法理事實嚴詞闢之；文多出朱執信手筆。是年五月，盧信歸自檀島，南方支部以管理報務諸形棘手，乃委中國報於盧，令集資接辦；及九月廣州光復，盧始移報館於廣州。

【革命之三時期】按香港革命黨及中國報之歷史，可類別爲三時期：從己亥至乙巳之七年，與中會及中國報事務由陳少白主持之，是爲第一期；在此期間，中國報經費多由李紀堂担任。從丙午至己酉之四年，同盟會及中國報事務由馮自由主持之，是爲第二期；中國報經費則多由李煜堂補充。從庚戌辛亥之二年，爲第三期，時同盟會已分爲南方支部及香港分會之二機關，支部專理軍務，由黃克強趙百先胡漢民管理，分會專辦地方黨務，由謝英伯，陳逸川等先後主持，中國報則自馮自由退後，卽由南方支部以公款維持，然仍有賴於李煜堂之贊助也。至辛亥五月，復由盧信黃時初等措資接辦，九月移於廣州。及癸卯八月，陳炯明以粵省獨立失敗，中國報遂被龍濟光封禁出版。

第二十四章 歐洲同盟會

湖北學界與留歐學生 留歐學生與孫總理 北京革命團體之組織 德法二國之革命團體 總理之外交活動 王發科等之叛盟 新革命團體與公民黨 新世紀與無政府黨

【湖北學界與留歐學生】

吾國留歐學生以鄂籍佔大多數，蓋湖北與學最早，學生多富於

感情衝動性，第一二批留日學生戡翼輩、傅良弼、吳祿貞、劉成禺、等首先主張革命，又值三十三年落花夢、新民叢報、（壬寅以前）、中國魂、諸書暢銷內地，一時學者靡然從風。會俄人逼改新約，留東學生藍天蔚等有拒俄義勇隊之組織，武昌學界大憤，乘機集會於曾公祠，爲極激烈之演說，武漢人心大震，尋爲當道禁阻，然自是湖北學生界遂暗中成一革命團體矣！其中堅分子爲李書城、時功玖、賀之才、胡秉柯、朱和中、孔庚、史青、曹亞伯、魏宸組、耿觀文、馮特民、時功璧、陳同如諸人，李書城祕密聯絡軍隊，孔庚密爲代派新民叢報，曹亞伯藉教會爲護符，以日知會爲宣傳機關，時鄒容以革命軍案被錮西獄，賀之才乃

鄂道赴上海，密攜革命軍數百冊回鄂，散布鼓吹，幾罹不測，鄂當道以學界趨向革命，時思有以遠之，乃於癸卯冬擇其中好事者數十人，遣派東西洋留學，於是朱和中等被派赴德，賀之才、史青、魏宸組、胡秉柯、等被派赴比，未幾，李書城、耿觀文、時功玖、孔庚、等亦被派赴日，計湖北學生先後被派赴德法比各國者百數十人，留歐學生十九屬鄂籍者以此。

【留歐學生與 孫總理】 賀之才等赴歐前，適劉成禺自日本至上海取遊美護照，語賀等曰：孫先生方由美赴英，兄等此行，可與之會晤，共商大計；因作函爲賀史胡魏四人介紹。賀等抵比後，被清使楊某禁之一室，如待小學生然，抗爭數月，始獲自由，因以劉之介紹函寄倫敦荷蘭公園英人摩根家，約 總理來歐；時 總理尙未離美，賀等數月後始得覆音，云正欲赴比一遊，惟缺少川資云云。而劉成禺亦有函賀等，告以 總理困狀，囑爲設法，賀等乃召集同學釀資援助；是時比國留學生不過三十餘人，德國二十餘人，法國二十餘人，於是盡力湊集，比國得四千餘佛郎，德國二千餘馬克，法國得千餘佛郎，卽由賀電匯總理，并電邀朱和中赴比。 總理得款，遂兼程渡歐，賀之才與胡秉柯親至比國東海岸之哦斯丹埠相送。

【北京革命團體之組織】

總理既至北京，寓史青家中，與賀魏朱胡等暢談數日夜，所言

皆革命進行方略及建設事業，朱和中以向新軍運動爲入手之方，并歷述吳祿貞等歷年在鄂運動之成績，總理則以改良會黨爲入手之方，并列舉事實爲證；辯論多次，雙方漸接近，認爲有雙管齊下之必要。賀等旋又介紹喻毓西、孔慶叟、陳寬沆、劉蔭荊、李潘昌、李仁炳、胡錚、王治輝、程光鑫等相見，彼此極爲融洽，總理因提議組織革命團體，衆皆贊同；惟朱和中對於總理所擬誓約稿之天運紀年，魏宸組對於當天發誓一層，略有詰辯，總理多方解釋，認宣誓手續爲非常重要，衆始無異議；遂次第親書筆據，其文曰：

具願書人○○○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衆處罰

天運 年 月 日

某某押（指印）

主盟人孫文

誓畢，總理乃與在場十餘人一一攜手，欣然道喜曰：「爲君道喜！君已非清朝人矣。」同時總理亦親書同式誓文一紙交賀等收執，（按此紙至今尚存史青處）並授與同黨晤面時各種秘密手式口號，如問君從何處來，答從南方來；問向何處去，答向北方去；問貴友爲誰，答陸皓東史堅如二人云云。是時會名尙未確定，但通稱革命黨三字；直至乙巳年冬，得東京同

盟會本部來函，謂已確定會名爲中國同盟會，於是德法比三處始一律通用同盟會名號。

【德法二國之革命團體】 總理旋偕朱和中赴俄國，由朱介紹入黨者，有劉家佺、陳匡時、周澤春、馬德潤、王發科、王相楚、諸人、（一說謂德潤始終不肯發誓立據）由德返英，入黨者僅有孫鴻哲一人；轉道赴法，由陳寬沅先期介紹唐多，復由唐介紹湯薌銘、向國華，等加盟；由是德法二京均有革命團體之繼起，而黨人之氣勢爲之一振。

【總理之外交活動】 總理在巴黎時，欲與法國軍政當局有所接洽，以旅囊空空，不得已再求助於留歐同志。於是各黨員乃再發起籌款，供 總理國際酬酢之需；計巴黎得千餘佛郎，柏林千餘馬克，比京二千餘佛郎；於是 總理始得專心辦理外交，尤以對法國參謀部之交涉爲最得手。丙午年法國參謀部嘗派武官多人，偕中國革命黨員視察各省，欲對中國革命有所協助，卽 總理是時駐法交際之力也。

【王發科等之叛盟】 總理以留歐革命團體已告成立，而駐日同志頗函促歸，遂擬由巴黎取道日本；行有日矣，會新任安南總督韜美（Doumer）與 總理有舊，素贊助中國革命，總理因與法國殖民大臣有所接洽，尙未得要領，乃暫寓利倭尼街之瓦克拉旅館，坐待好音。一日外出歸寓，忽發覺被盜，其貯藏物事之小革囊被刀割一大洞，所有黨員入會誓書，與安南有

關之重要文件均被竊去，總理大驚，急電北京告賀等以狀，賀等乃公推胡秉柯赴法，謀善後策，始查悉爲留德學生王發科、王相楚等所爲。發科爲人最怕事，而又最好名，因是時學生風氣以加入革命黨爲榮，故亦毅然隨衆受盟；既入黨，又恐將來不能歸國出任清朝，因是萬分懊悔，時思設計擺脫；適是時相楚與同省人周澤春不睦，互以匿名函相攻擊，輒以盟事爲題，因問計於發科，發科素懼禍，乃與相楚陳康時同謀叛盟，遂相偕赴法，巧言說唐多，唐不爲動；繼乃與湯薌銘向國華合謀訪總理，其本意擬向總理哀求發還誓書，值總理外出不遇，而見其惟一小革囊在焉，遂萌祛箠之念，以小刀割之，盡攫所有急攜赴清使孫寶琦處，叩頭哭訴，備言悔狀；寶琦不欲遽興大獄，命吳宗濂及二王將各盟書發還本人。或云寶琦之所以不加追究者，蓋張人傑夏循培二人進言之力，夏與寶琦爲戚屬，而張則方爲使署商務隨員也。時寶琦且斥發科等曰：「爾等加入革命黨，是叛清朝也；又來首告，是又叛革命黨也；且陷害同學，人格何在？良心何存？」隨令侍役將二王逐出。寶琦於查察此項文件時，發現總理與法政府交涉關於安南之重要函牘，大爲驚異，遂急赴法外部破壞其事，并據以入奏，清廷以寶琦爲能，而慶王且與聯姻焉。是則二王之盜案，固大有造於寶琦也。事後總理語賀胡等，謂被竊後惶急之狀，爲倫敦使署被困以來所未有，一則數十同志之生命

之生命攸關，二則恐因此遂失却聯絡知識階級之機會，三則安南事件爲所破壞，深爲可惜云云。方二王盜得盟書以歸柏林，轉以迫挾朱和中諸人，時朱已得法比二國學生報告，正開會討論，而二王突至，朱乃暗令衆人歸功於二人，而轉爲二王危，謂上不得信用於清朝，下又結怨於革命黨，將來必難免禍。二王大懼，轉問計焉。朱乃令交出盟書，而願以一身代爲負責，二王從之。乃共繕一函致總理，誣罪於朱一人，以不知總理住所，仍挽朱代表，朱火之；陰結未叛之同志補寫誓約，此事始告終結。其後王相楚陳康時二人回國後，卽已匿跡銷聲，惟發科後更名王翥，在四川某軍爲將官云。

【新革命團體與公民黨】當盟書被竊之消息傳至北京，賀之才史青等急召集同志，提議重書誓文事；與會者一致贊同。惟此後選擇黨員，異常鄭重，品行有虧及信仰不堅者，概從淘汰。計在北京重具願書者，初僅有史青、賀才、魏宸組、胡秉柯、喻毓西、劉蔭莠、李藩昌、李仁炳、程光鑫、陳寬沅、十人，在法者僅有唐多一人，在德之朱和中、周澤春、錢隨春，三人，於事後特至比國，與賀史等協商重組團體，遂亦加入。改組既定，衆以總理東歸在即，遂三次籌款爲總理旅費之需。其後規定革命工作數事，一、黨員每月各捐其學費十分之二，存儲生息，以備革命之用；總理以後復渡歐二次，卽賴此款爲供給。二

、每月聚會二次，研究革命方法及建設事業；三、設編譯部，專司報紙上之宣傳，使外人漸明瞭中國革命之宗旨。及總理抵日，同盟會東京本部宣告成立，賀之才、史青等鑒於王發科事件，乃於同盟會外，更另發起一公民黨，爲同盟會之過渡機關，其宗旨爲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三項，而平均地權不與焉。此黨專爲訓練及聯絡同學中之有志者，以爲加入同盟會之預備。公民黨之中堅分子，爲王鴻猷、高魯、石瑛、黃大偉、石鴻壽、諸人，其餘黨員則湖北四川籍之學生佔多數。厥後王鴻猷、石瑛、黃大偉、楊循祖、卽均由公民黨而轉入同盟會者。

【新世紀與無政府黨】丙午丁未間留法學生李石曾、褚民誼，及留英學生吳敬恆等，有新世紀報之發刊，專提倡廢政府、廢宗教、廢家庭，之學說，爲近代吾國人提倡無政府主義之鼻祖，奇談快論，震動一世，而此報經濟上之惟一供給者，則巴黎清使館商務隨員張人傑也。張與李褚吳等均無政府主義信徒。李褚吳三人在歐入同盟會，張則至丁未秋間，始在香港加入，張於乙巳年嘗隨孫寶琦參觀比國烈日城大博覽會，逢人必談革命，駐比黨員以其供職使署，頗有疑之者；丙午冬間，總理時方從南洋至東京，以經濟困乏，與黃克強等束手無策，一日語克強曰：吾昔在巴黎邂逅一張姓友人，其人乃供職清使館，而兼營古董業

者，嘗謂倘余至急需款時，可隨時至彼一電，彼當悉力以應，今姑發電一試；克強聞爲使館人員，頗滋疑慮，然總理去電不過數日，而日金約九千元之匯款卽由巴黎電來（似是三萬佛郎），一時東京本部爲之頓呈活氣，是卽張人傑第一次助餉革命之歷史也。新世紀報內附設華文印刷所，出版品有世界大事、世界六十名人、鳴不平、夜未央、新世紀叢書、等等，均屬開發民智，提倡人道之作，六十名人之印刷，尤極精美，滬上至今無此佳品。

校勘者：魯宗海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渝一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滬一版

中國國民黨叢書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卷

本書（上卷）每冊定價國幣二元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	者	馮	自	由								
發	行	人	劉	百	閱							
發	行	所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印	刷	所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印	刷	廠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2594B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審查證安圖字第一三一號